

纪念《共产党宣言》 发表一百五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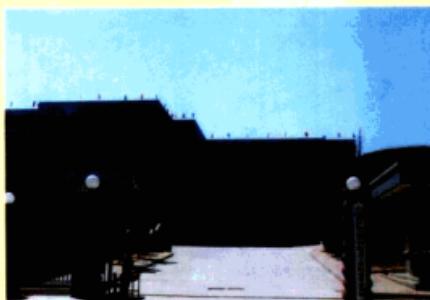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共山东电力局党校

中共山东电力局党校，同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山东电力职工大学实行一体化办学，一个领导班子，一支教职工队伍，师资共用，资源共享。但又独门独院，相对自成体系。

我局党校（亦是山东电力干部培训中心），位于济南市二环南路东段，背依青山，环境幽美。校园同山东电专、职大以及山东鲁能足球俱乐部浑然联为一体构成一片欧洲西洋古典式建筑群，但又洋溢着浓厚的现代化气息。党校培训大楼计6层，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设有功能齐全的大中小教室6个，语音室1个，图书阅览室1个；学员用标准客房180套，可容纳360人住宿；有大中小餐厅5个，可同时接待400余人就餐。另有560个座位的大型会议厅1个，多功能厅1个，以及专用球类活动场（室）等。

培训大楼已于1998年元月正式启用，现在已经或正在举办的有厂处级干部理论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强化培训班等6种类型的长短班。我们已于去年同中央党校实行联合办学，有10位知名学者被聘为我校兼职教授，党校班的教学计划由他们协助制定，主干课程也全部由他们担任。今年秋季，中央党校还将在我校为我局干部举办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培训中心实行宾馆化服务，按三星级管理。但学员宿舍不装电话（设有公用电话），不配电视（设有公共电视室），只设一人一床一桌一椅一灯，目的是为学员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浓化学习气氛。我们决心办出山东电力党校自己的特色，进而争创全国一流行业基层党校。



党校大门和培训中心大楼



电专校园一角



培训中心大楼

定价：11.00 元

期管字(1998)第049号

纪念《共产党宣言》 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研讨会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郑必坚同志在研讨会上



研讨会现场



部分在京的著名专家学者与会

中共山东电力局党校剪影



会议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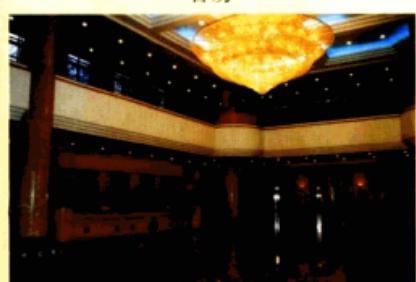
学员餐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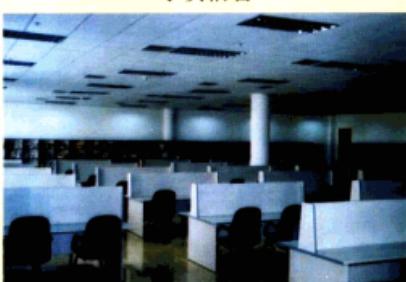
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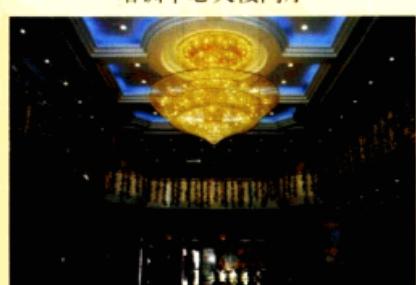
学员宿舍



培训中心大楼大厅



学员阅览室



培训中心大厅



学员在教室上课



国防大学 2 085 5903 1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特刊

目 录

序言： (2)

《共产党宣言》著作与导读

新版《共产党宣言》序言、正文和注释 (5)
《共产党宣言》介评 (45)
《共产党宣言》导读 (57)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70)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8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我党领导人论《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党宣言》 (104)
列宁论《共产党宣言》 (115)
我党领导人论《共产党宣言》 (127)

《共产党宣言》研究成果选介与摘要

国际共运人物论《共产党宣言》 (133)
前苏联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 (138)
近年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界专家学者论《共产党宣言》 (143)
后记： (163)



序　　言

江　锐

我们开会纪念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一百八十周年，是很有意义的。一百五十年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一百五年后的今天，正当我们全党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新高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纪念《共产党宣言》、纪念马克思，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丢马克思，没有忘记老祖宗，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科学，具有无限的力量，颠扑不破，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新的证实和新的胜利。这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一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把马克思的思想事业在中国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一脉相承地发展，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宣言》问世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在各个时期、在许多方面，经受了考验，得到了证明。首先是来自反对方面的。马克思的学说，正如列宁所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要经过战斗。”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派别，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但是，他们至今还在继续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这不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不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吗？其次，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一百五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的许多变化，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宣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仍然在继续发生作用。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和发展，甚至它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复辟，都没有、也不可能逆转《宣言》所揭示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所以，《宣言》所提出的社会理想，用一位德国教授的话说，也不会失去其“历史现实性”。再从实践的检验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观察社会和国家命运的工具，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反复验证了它的正确性和伟大作用。《宣言》的思想，直到今天，仍如作者所讲的那样，虽然其应用要因时因地制宜，有些具体的论述已经过时，但它所阐发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还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宣言》透彻而鲜明描述的整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宣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两个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宣言》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创造者的历史使命的学说；《宣言》关于共产党的建设、以及关于党的基本策略的原理等等。作为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的行动指南，《宣言》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活在现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实践之中。

《宣言》思想的正确性，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证明，而且在其不断发展中得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也不会否定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而只会在新的条件下更进一步肯定其正确性。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它的奠基之作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不是僵化不变、停滞不前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其不断的发展中，越来越深入地、越来越全面地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例如，《宣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总的趋势，两个不可避免的原理，是奠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两大科学发现的基础之上的，它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找到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力量，这些科学分析至今还是正确的，已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所肯定。党的十五大刚刚修改通过的党章的总纲再次重申，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已为《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而这一基本原理又确实在不断总结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历史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叶，总结帝国主义时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强调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① 列宁对十月革命的论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是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出发，来预测和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突破、在一国发生并取得胜利的。而在这篇被人们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的精辟论述，则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层面上来总结和论证的。可以说，这是对十月革命历史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是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肯定和丰富了《宣言》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半个多世纪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6页。

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篇《邓小平文选》的结卷之作中，根据新的经验，又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上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在《宣言》揭示两个不可避免的科学原理时，世界上还只有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还只能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已经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所做的规律性的概括，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揭示了两个不可避免原理一些更为丰富的方面，为这一基本原理增添了新的内容。可见，《宣言》的思想正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的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中证明其正确性和生命力的。

《宣言》是作为共产党的纲领而问世的，是“每个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创业的一代人，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都是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多少年来，党中央都把它规定为干部必读。现在，我们的党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新一代、接班的一代是不是还要“必读”呢？邓小平同志在 1985 年党的代表会议上谈到新老交替、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时，充分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教导人们怎样学习马列主义，他说，《共产党宣言》就是他的入门老师。今天，党中央要求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这首先要学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但若同时结合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必将有助于掌握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贯穿始终的精神实质，必将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据我所知，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这么做了，收到了好的效果。

为了我们今天的事业，学习《共产党宣言》，坚定信念，努力实践党的十五大的精神和战略部署，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宣言》的最好纪念。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原题为《学习〈宣言〉，坚定信念，努力实践十五大的战略部署》）

新版《共产党宣言》¹序言、正文和注释

1872年德文版序言²

共产主义者同盟³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个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⁴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十二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⁵杂志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⁶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⁷上发表；现在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版。俄译本是60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作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⁸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48—307页。标题为选编者所加。

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 1847 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 1847 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 年 6 月 24 日于伦敦

载于 1872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共产
党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一
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48—249 页

1882 年俄文版序言⁹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 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¹⁰。当时西方只能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 年 12 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对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报；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累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¹¹，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 年 1 月 21 日于伦敦

载于 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文
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50—251 页

1883年德文版序言¹²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再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本身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52—253页

^①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言向我说明了。”——编者注

1888 年英文版序言¹³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³ 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 1848 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 年 11 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 1848 年 1 月用德文写成，并在 2 月 24 日的法国革命⁴ 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 1848 年六月起义⁶ 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 1850 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⁵ 杂志上。还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中等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 18 个月监禁之后于 1852 年 10 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¹⁴ 从 10 月 4 日一直继续到 11 月 12 日；被捕者中有 7 人被判处 3—6 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¹⁵。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¹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¹⁷ 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18} 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 1874 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 1864 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¹⁹ 的确，《宣言》的

① 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 1862—1864 年期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²⁰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⁷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出版¹⁰;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²¹,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²²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²³。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²⁴。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12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作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²⁵,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²⁶。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²⁷,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问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家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

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言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 1872 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 1848 年以来大工业已经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⁸ 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伦敦 1871 年特鲁洛夫版第 15 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 1847 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们共同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 年 1 月 30 日于伦敦

载于 1888 年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54—259 页

^① 《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弗雷德里克·凯利—威士理威茨基夫人译，1888 年纽约—伦敦拉弗尔出版社出版，威·里夫斯发行。

1890 年德文版序言²⁸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①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²¹，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²⁹，所以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 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¹⁰。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最多只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 年 1 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对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¹¹，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

① 指 1883 年德文版序言，见本书第 38—39 页。——编者注

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党宣言》。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²³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²⁴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驱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⁶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¹⁴，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⁴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¹⁵。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¹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

西班牙的蒲鲁东派¹⁷ 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¹⁸ 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族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87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代表大会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¹⁹ 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²⁵，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²⁶。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²⁷，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择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9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坚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

^① 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国家帮助派和自助派。

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 1889 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³⁰。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

弗·恩格斯
1890 年 5 月 1 日于伦敦

载于 1890 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
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60—265 页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³¹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党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渴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 10 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³²，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海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 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 1792 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 1863 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 年 2 月 10 日于伦敦

载于 1892 年 2 月 27 日《黎明》杂志
第 35 期和 1892 年在伦敦出版的波
兰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66—267 页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³³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 1848 年 3 月 18 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³⁴，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受得到的压迫。1848 年 3 月 18 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 1848—1871 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 1848 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遭囑执行人³⁵。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 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 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 45 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一——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

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法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68—270页

共 产 党 宣 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①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③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①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编者注

③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编者注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①。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②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③，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④；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⑤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

① “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作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作‘公社’。”——编者注

③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

④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⑤ “等级君主国”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国”。——编者注

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³⁶ 和十字军片讨³⁷ 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① “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著作。——编者注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般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

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³⁸，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①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式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②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

^① “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编者注

^② 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

样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①；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②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③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④。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

^② “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遍教育的因素”。——编者注

^③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编者注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①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②；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③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① “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亲源的”。——编者注

② “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

③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①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编者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灭了。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①，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① “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 18 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①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态，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

① “信仰领域”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知识领域”。——编者注

会超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②逐步消灭^③

10.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④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⑤，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 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 1830 年七月革命^⑥ 和英国的改革运动^⑦ 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

② “对立”在 1872 年、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

③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编者注

④ “联合起来的个人”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

⑤ “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①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激怒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诗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臂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②和“青年英国”^③，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的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④，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⑤。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恨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市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

^① 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指的不是 1660—1689 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 1814—1830 年法国的复辟时期。”——编者注

^② “金苹果”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

^③ 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一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面粉厂和土豆加工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成为可敬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编者注

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民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实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累、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①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残酷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破灭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歌。”——编者注

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漫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五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①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

^① 原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谎言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谎言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编者注

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长篇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

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的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①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②，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③，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④，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⑤。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⑥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

^① 这段话在1872、1883和1890年英文版中是：“这种对未来的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② “城乡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编者注

^③ 埃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伦斯泰尔是欧文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理想的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

恩格斯在1890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新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图。”——编者注

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①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②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写于 1847 年 12 月—
1848 年 1 月
1848 年 2 月第一次以单
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71—307 页

^① 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穆勒 - 塔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

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在德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穆勒 - 塔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编者注

注　　释

1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0页）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3）起草的纲领。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大会经过辩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底用德文写成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底在伦敦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共23页。《宣言》还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在1848年的各种版本中作者没有署名。1850年英国宪章派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杂志（见注5）登载《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时，杂志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2 1872年《共产党宣言》出了新的德文版，这是由《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在莱比锡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版合写了一篇序言，并对正文作了某些改动。

3 共产主义者同盟 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一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 1849—1850 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 年 9 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 年 5 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 年 11 月 17 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4 二月革命 是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 年 2 月 22 日至 24 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

5 《红色共和党人》 是 1850 年 6—11 月由乔·哈尼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周刊。该刊在 1850 年 11 月第 21—24 期曾以《德国共产党宣言》为题首次登载《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

6 指 1848 年 6 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 月 22 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 月 23 日至 26 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 月 25 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398 页）

国家工场是 1848 年二月革命结束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政府就采取减少工人人数，派他们去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曾经利用了国家工场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 1848 年 7 月 3 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

7 《社会主义者报》 是 1871 年 10 月至 1873 年 5 月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1872 年 1—2 月该报以《卡尔·马克思的宣言》为题发表了根据《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见注 20）发表的英译文转译的《共产党宣言》法译文。

8 巴黎公社 是 1871 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无产者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28 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打

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废除官僚制度代之以民主选举产生的、对选民负责的、受群众监督的公职人员。公社没收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并颁布一系列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令。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没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没有及时实行坚决的进攻，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5月28日公社终于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打击下遭到失败。公社总共只存在了72天。

9 1882年《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译本在日本瓦出版，由普列汉诺夫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个译本合写了这篇序言。它于1882年2月5日在俄国民意党的杂志《民意》上用俄文发表，1882年4月13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用德文发表。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宣言》所写的序言里收进了这篇序言。

10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俄译本是在1869年出版的。出版该书的《钟声》印刷所实际上是赫尔岑创办的“自由俄国印刷所”。1857年至1867年这个印刷所承印由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主办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报纸《钟声》。

《钟声》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本瓦出版。

11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人再采取恐怖行动，躲进了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纳行宫。

12 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三个德文本，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校阅的第一个版本。这篇简短的序言就是恩格斯为该版写的。

13 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是赛·穆尔翻译的。恩格斯为这个版本写了这篇序言，并且亲自校订了译文，加了一些注释。

14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伙挑衅性的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3）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察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7名被告3年至6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63—570、471—545页）。

15 国际工人协会 简称国际，后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性革命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是它的创始人和领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加强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支持了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

16 英国工联 即英国工会。1824年英国工人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工联就在英国普遍建立起来。工联是按行业组织的。加入工联的必须是满师的技术工人，要缴纳很高的会费。工联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工联的任务是维护本行业的熟练工人的经济利益。许多工联组

织曾经加入国际。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鼓吹阶级调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同工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即工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7 蒲鲁东派 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信徒。蒲鲁东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他们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他们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对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第一国际布鲁塞尔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上的激烈斗争，蒲鲁东派被彻底挫败了。

18 拉萨尔派 是19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1863年5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地主资本家的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75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改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19 斯旺西代表大会是1887年9月5—12日在英国斯旺西举行的工联年度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单独的工人政党等项决议。恩格斯提到的这句话引自担任这次代表大会主席的斯旺西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载于1887年9月17日伦敦《公益》周刊。

20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是一家美国周刊。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和田纳西·克拉夫林于1870年至1876年在纽约出版。该刊1871年12月30日发表《共产党宣言》英译文，曾作了删节。

21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文本的译者不是维拉·查苏利奇。后来恩格斯于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43页。）

22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丹麦文译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删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因而不够完备；有些译文也不大确切。恩格斯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点（见本书第47页。）

23 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是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以后又作为附录转载于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典》。

《社会主义者报》是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19世纪80至90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撰稿。

24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过单行本。

《社会主义者报》是西班牙的一家周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885年

一起在马德里出版。

25 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类最严重的错误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他在1840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宣传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26 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发表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他的学说是一种粗俗的平均共产主义，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

27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里的提法参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609页）。

28 1890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是这部著作的第四个德文本，也是经作者校阅过的最后一个版本。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这一版除了收入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序言外，还发表了恩格斯为该版写的这篇新序言。1890年8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在题为《〈共产党宣言〉的新版》的社论中摘要发表了恩格斯的这篇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也摘要刊登了这篇序言。

29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序言是从俄文翻译成德文的，个别地方同德文原稿有细微差别。

30 日内瓦代表大会 是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代表会。出席大会的有总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60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例。马克思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213—223页）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几乎逐点加以反对，经过辩论，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 是1889年7月14日至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3名代表。大会主席是前巴黎公社委员瓦扬和德国共产党人李卜克内西。这次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一些重要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

31 1892年波兰文版《共产党宣言》由波兰社会党人《黎明》出版社在伦敦出版。恩格斯为这个版本写了序言。这篇序言还登载在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上。

恩格斯把序言寄给《黎明》出版社后，在1892年2月11日给斯·门德尔森的信中说，他希望将来能掌握波兰文，以便能深入地研究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到那时可为下一版波兰文《宣言》写一篇比较充实的序言。

32 会议桌上的波兰 是指沙皇俄国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所吞并的波兰

领土。维也纳会议后，波兰再度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沙皇俄国并吞了大部分波兰国土，成立波兰王国，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国王。会议桌上的波兰或俄罗斯的波兰，就是指这部分波兰领土。

33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请求，为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意大利文版《宣言》由贝蒂尼翻译，序言由屠拉梯翻译。该单行本于 1893 年在米兰由社会党的理论刊物《社会评论》杂志社出版。

34 1848 年 3 月 18 日米兰人民举行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

同一天柏林人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迫使国王宣布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撤出城内驻军、改组政府。这次起义打击了沙皇俄国支持的封建势力。

35 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13 卷第 462—465 页）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 1848 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遭殃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

36 民族大迁徙 指公元 3—7 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及其他部落向罗马帝国的大规模迁徙。4 世纪末日耳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因遭到匈奴人的进攻侵入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西哥特人于 5 世纪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也相继在欧洲和北非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民族大迁徙对摧毁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和推动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37 十字军征讨 指 11—13 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二百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到惨重的牺牲，但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8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曾经使用“出卖劳动”、“劳动价格”这些概念，马克思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工人出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导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322—323 页）。

39 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 10 小时工作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英国工人利用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矛盾，迫使议会在 1847 年 6 月 8 日通过了新的工厂法，即 10 小时工作日法案，规定从 1847 年 7 月 11 日起童工（13—18 岁）和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 11 小时，从 1848 年 5 月 1 日起，再限制为 10 小时。但是许多工厂主没有遵守这项法案。

恩格斯在《10 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7 卷第 269—275、276—287 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8 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3 卷第 258—335 页）中作了详细考察。

40 七月革命 指 1830 年 7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 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 年 7 月 27 日

至 29 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41 改革运动 指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议会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同土地贵族争夺政治权力，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提出改革议会选举的要求，经过几年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英国议会于 1832 年 6 月通过了选举法改革法案。这次改革削弱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

42 正统派 指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 年和 1814—1830 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 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派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作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是指那些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

43 “青年英国”是由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虚幻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托利党 是英国的政党，于 17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形成。1679 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反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徒。托利党一直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 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 年度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44 宪章派 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 19 世纪 30—50 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 50 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712 页）。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6 卷第 292 页）。

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 年由下院 6 名议员和 6 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 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 6 项要求：普选权（年满 21 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造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 和 1849 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

45 改革派 指法国《改革报》的支持者，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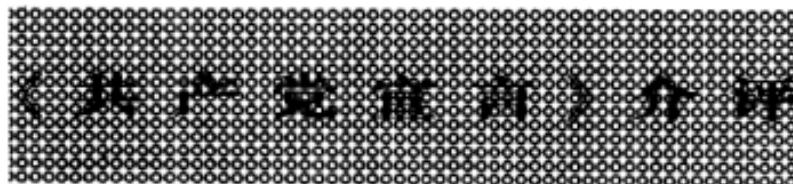
者。主要代表人物有赖布律—格兰、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改革报》是一家法国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报纸，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

46 全美土地改革派 即北美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10小时工作日、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

47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有在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

·已故名人讲《宣言》·



范若愚

一、《宣言》的几篇序言不可不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先后共写了七篇序文，现在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宣言》里——都有。学习《宣言》的时候，这几篇序文也是不可不读的。

我们且不从一般意义上讲述这几篇序文如何重要，而只从有助于我们学习《宣言》的意义上，略说一说读这几篇序文有什么好处：

第一，在这些序文里，《宣言》的作者们指出了《宣言》这一文献的特点。在《宣言》的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和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序里都曾指出，《宣言》是当时国际工人组织的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如果我们注意到序文所指出的《宣言》的这种特点，就可以知道《宣言》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地位。《宣言》是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是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有系统地阐述。注意到《宣言》的这些特点，也就可以知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开宗明义”的著作，对于想著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是如何的必要。

第二，在这些序文里，《宣言》的作者们指出了《宣言》的任务。在《宣言》的一八八二年俄文版序里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行将灭亡”。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胜利的意思，正如《宣言》的第一章结尾所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宣言》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那么，我们学习《宣言》的主要要求，也就在于要弄明白为什么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

第三，在这些序文里，《宣言》的作者指出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在《宣言》的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和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中都曾指出：“宣言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从此发生的社会结构，便是该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是（从原始公共土地占有制解体时起）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阶段上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被支配阶级与统治阶级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斗争现今所达到的阶段上，被

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为要摆脱剥削它压迫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已非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以及阶级斗争不可了。”序文所指出的《宣言》的基本思想，正如人们常说的“像一条红线一样”的贯穿在《宣言》全书里。这条“红线”不是别人在书里的什么地方画出来的，而是《宣言》的作者自己用了二百多个字概括出来的。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宣言》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那么，《宣言》就是用这个思想来完成《宣言》的任务的，读了序文指出的《宣言》的基本思想，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去理解《宣言》所说的一切。

第四，在这些序文里，《宣言》的作者们指出了正确对待《宣言》的态度。在《宣言》的一八七二年英文版序里，《宣言》的作者们一方面指出“虽然最近二十五年来的实际情形已有过重大的变更，但本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至今还是完全正确。”同时，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基本原理在实际方面的运用，正如宣言本身所说，是随时随地都要依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现在，《宣言》虽然已经历了将近一百一十年的时间，实际情形已有了更重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有理由说：“宣言中所发挥的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至今是完全正确”。而且，这句话的确实性将可以保持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世界历史的斗争完结的时候。

《宣言》的作者们要求人们对《宣言》所必须有的这种正确态度，也正是我们学习《宣言》所必须有的正确态度。可是，现在却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和当前的情况“对不上号”了，认为有必要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了。让我们想想，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世界历史斗争还没有完结的时候，就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完全正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只能是意味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何况，就是在阶级斗争结束之后，如果不是就个别结论而是就基本原理来说，只要人们在实际运用这些基本原理的时候，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要求的那样，“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又怎么会“对不上号”呢？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运用方面随时随地都要从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最要紧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条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

二、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说明了什么

在《宣言》开头的几行短短的引言里，霹雳一声地说：“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这句在当时甚至现今还有人觉得是一句“骇人听闻”的话，其实是形象化地说明了《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宣言》发表的前夕，共产主义的思想已开始传播起来，在旧社会的统治者看来，以前的一切什么“主义”，都没有这个共产主义更可怕。还在一八四三年恩格斯就写道：“德国君主和执政者就在认为共和运动已被永远镇压下去的时候，发现从政治运动的灰烬中又冒出一个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学说比那个似乎已被击溃因而曾使他们欢欣鼓舞的学说更危险、更可怕。”^①因此，一提起共产主义来，就使他们“谈虎色变”，只要看看旧统治者——上自皇帝，下至警探，所有文官武将、宗教政党那种张皇失措的样子，就可知它们对共产主义害怕到何种程度。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共产主义，因而制造出了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给共产主义加了种种罪名，以便迫害共产主义者。在 1845 年，维尔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那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09 页。

受尽一切诽谤的‘罪恶的共产主义者’之中的一个，这些人的唯一罪状就是因为他们维护那些颠连无告、被压迫的人，而且准备为此进行殊死的斗争。让那些私有者老爷们惶惑不安吧，人民的强大巨掌是在我们这方面，各国的先进思想家日益转到我们的阵营中来了。在这些先进的思想家中间有我热爱的朋友——从巴门来的恩格斯。他写过一本维护英国工人的书，完全公正在严厉斥责了工人生……我认为恩格斯是一个真正杰出的人物，他有着非凡的敏锐的智慧，他非常紧张地、不倦地为工人阶级的幸福而斗争着”。^①由此可知，所谓“共产主义的怪影”，乃是资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为了迫害共产主义者而制造的神话。一种刚刚露头的、当时还只拥有人数尚少的信仰者的共产主义，竟使资产阶级害怕成那般样子，这就说明了“共产主义已被欧洲一切势力公认为是一种势力了”。《宣言》的引言并没有从正面去罗列共产主义怎样有力量，而只是通过资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情况，生动地反映出共产主义的力量来。

然而，仅仅使人知道共产主义已被各种势力公认为是一种势力，这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人了解共产主义这一势力的真相。这一方面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学说被所谓怪影的神话所诬蔑、所歪曲；另一方面又是由于当时宣传共产主义的人还有许多极其模糊的观念。恩格斯在1844年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曾逗留科伦三天，而为我们所展开的巨大宣传所吃惊。同志们都很活动，但缺乏一种应有的后盾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就向来的观点和以往的历史，写几本书，将诸种原则加以逻辑地和历史地发挥，并作为这种历史必然的继续，那一切都将陷在半昏睡状态中，而最大多数的人仍会在黑暗中摸索。”^②因此，共产党人就必须向全世界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和意图，这样，就产生了《共产党宣言》。《宣言》驳斥了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也回答了当时共产主义者所提出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的宣言，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的全体有组织的奋斗的无产阶级。”（列宁）

令人可笑的是：现今的一位修正主义者主张无原则的施行“仁政”，提出一种什么“人道社会主义”来，这位“人道社会主义”者写道：“一个怪影最低限度在东欧游荡着——人道社会主义的怪影。”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怪影”原来并不是怪影，而“人道社会主义的怪影”，倒真正是一个滑稽可笑的怪影。

在一八八五年恩格斯写道：“同盟在1847—52年所代表的学说，在当时被一般自作聪明的蠢才当作极端疯狂的幻想，当做分散的少数人的神教，用最轻视的态度所看待的，而这种学说今天在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无论是在西伯利亚矿山的被咀咒者以及在加利福尼亚金矿中，都有了无数的信仰者。”

可是，现在又有一些自作聪明的人，要修正为全世界劳动人民所信仰的这个学说。

三、阶级斗争论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宣言》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敌对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斗争之前，首先指出了从原始公社解体后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阶级斗争论是找寻已往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三联版，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3页。

发展规律的一条基本线索，《宣言》就是根据这条基本线索，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行将灭亡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不仅仅在于承认社会划分为阶级和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的主要贡献，是在于它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先前各个历史时代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了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而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要根本消灭阶级、消灭压迫条件、消灭阶级斗争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说明：阶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是随着人们的愿望在什么时候制造就可以制造出来，也不是随着人们的心愿在什么时候废除就可以废除的。在原始公社时代，由于当时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还没有剩余产品出现，因而那时也就没有阶级。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分工、交换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于是就出现了阶级。“当社会劳动提供的生产总量还超不过所有的人所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当劳动还占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社会不可避免地划分为各种阶级”。可是，当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时候，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就使废除阶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阶级的出现，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不是永远的现象。《宣言》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分析中，得出了和先前各个历史时代的阶级斗争的不同结论，这场阶级斗争的最终结局乃是消灭阶级、消灭阶级斗争。《宣言》首先提出“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要说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之后，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开始了。《宣言》首先扼要地叙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阶级情况，正是要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以往社会里的阶级的不同情况。《宣言》首先指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结局，正是要说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以往不同的结局。因此，从“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开始，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两大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点的分析，和这两个阶级间斗争的分析达到了“代替那存在有阶级对立性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而起的，将是一个以各人自由发展大家自由发展条件的社会”的结论，这就是《宣言》关于阶级斗争论的逻辑。

四、从资产阶级发生、发展过程中看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

一个从中世纪农奴中间产生出来的受压迫的城市居民等级，怎么会一步一步地爬到近代社会的统治者的地位呢？《宣言》揭破了这个谜。原来，“不可一世”的资产阶级，乃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封建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的产物。在封建社会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封建所有制就不复适合于业已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着生产。它们已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不免要被打破，而它们果然被打破了。”资产阶级正是依靠了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而“成家立业”的。科学地总结了资产阶级的过去，正是科学地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未来的基础，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终于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规律，对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视同仁”地起作用的，所以生产力反叛生产关系的“武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演出了。这时候，“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不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恰恰相反，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在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先前

资产阶级用以推翻封建制度的那种武器，现在却对着资产阶级自身了。”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合乎规律地一定要被打破。《宣言》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一部“盛衰兴亡”的历史，要从生产力的发展说起，要从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的规律说起。使资产阶级曾赖以打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必然被无产阶级所打破的也是生产力的发展。

《宣言》叙述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增长一步，就有一定的政治上的胜利与之相适应。最后，当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了封建所有制的统治时，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代替了封建的国家的统治，而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凡是资本统治的国家，它的作用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由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迫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更多地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这就使得某些人认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一阶级的机构，不再反映和维护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了”。但是这种资本主义政权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丝毫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因而也没有丝毫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益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作用了。

五、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这两件事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炼好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它同时还产了将运用这一武器来反对它自身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也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宣言》说明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劳动力购买制的掩盖下，无产阶级如何饱受着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痛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有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指出有帮助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由于它的痛苦的生活条件使它必然要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斗争，它是一个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本身存在的那天就开始了的。但是，无产阶级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才逐渐有了自己斗争的最终目的，才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最初，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多半还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反抗行为，按照列宁的说法：“这种行为终竟多半是拼命挣扎与报复的表现”。后来，一次接着一次的斗争，锻炼和教育了无产阶级，他们觉悟到个别的工人乃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休戚相关”，他们应当团结起来，而且能够团结起来；同时，他们也觉悟到他们的斗争对象，不仅是个别的资本家和官吏，而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于是，个别的工人对个别资本家和个别官吏的斗争，就成为整个无产阶级对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斗争了，这个时候的一切斗争就成为政治斗争了。斗争的发展，不仅使工人群众觉悟到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且使他们认识到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

这样，《宣言》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说起，通过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说明了无产阶级怎样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宣言》从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中区分出无产阶级来，指出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不同，并不是要把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绝对地

对立起来，而是要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特殊的社会地位，要无产阶级自觉地担当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的这种任务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什么人能给予它的，而是它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是历史的发展决定的。《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下层的阶级，是受尽旧社会的一切奴役的阶级，它要伸腰，它要抬头，它就必须把压在它身上的一切东西一起推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另一著作中又写道：“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不废除它自己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不废除那集中在它自己情况里面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生活的条件，它就不能废除它自己的生活条件。”

《宣言》叙述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之后，就接着指出：“当我们叙述无产阶级发展中那一般的阶段时，我们也就循序考察了现存社会里多少是隐蔽着的国内战争，一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那时无产阶级就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每一个新社会代替旧社会，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造成的，不是由强力造成的。但是，当生产力发展是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时，当新社会要代替旧社会时，强力总是起着“产婆”的作用。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也必须用强力来夺取，迄今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是由强力就夺得政权的。可是，现在却有些同志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无产阶级用强力夺取政权而胜利的道路只是个别的，而迄今还没有过的可以不用强力就能夺取政权的“道路”将是普遍的。为了说明这种设想的“和平过渡”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们举出种种条件来，从目前有利于无产阶级活动的条件里，他们得出可能不用强力革命的结论来，从目前不利于无产阶级活动的条件里，他们又得出不能用强力革命的结论来。可是，第一，他们只估计到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进行“和平过渡”，却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也要利用还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国家机器这个有利条件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和平过渡”；资产阶级若不反对那很好，如果他要反对无产阶级该怎么办呢？第二，他们只估计到无产阶级若要进行强力革命就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强力干涉，却没有估计到无产阶级进行“和平过渡”帝国主义也可能干涉，因为无论是强力革命的道路，无论是“和平过渡”的道路，其目的总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既然帝国主义会干涉强力的消灭私有制，也就为什么不会干涉“和平”的消灭私有制呢？帝国主义既然可以制造出干涉强力革命的“理由”，为什么不能制造出干涉“和平过渡”的“理由”呢？帝国主义若不干涉那很好，可是如果它要干涉，无产阶级又该怎么办呢？因此，我们认为强力革命并不排斥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可能，但是，如果认为“和平过渡”的道路是唯一可能的道路，因而在思想上根本放弃了强力革命的道路，那就很值得慎重考虑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教导无产阶级拒绝“和平”地取得政权从而和平地废除私有制，但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是否“和平”地交出政权。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说得很清楚，他写道：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并不想反对这种办法。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又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共产主义的反对者这样做无疑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终于被迫起来进行革命，那么，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像他们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六、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发展中的必然现象

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政党并不是出于人们思想上的偶然联合，而是无产阶级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宣言》第一章叙述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时已经指出：“无产者这样组织成为阶级，因而组织成为政党一事，常因工人们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这种组织总是继续不断地重新发生，并且每次都来得更为有力，更为坚固，更为强大。”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手准备建立共产党的时候，欧洲各主要国家已经有了一些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组织，但是当时要在某一个国家内单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都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那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刚刚形成，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它（无产阶级）对于和资产阶级的深刻利益的对立，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这样，虽然实际上它是资产阶级危险的敌人，而另一方面却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附庸。”至于英、法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当时许多人虽然接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的共产主义，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抽象词句的空想共产主义个别方面的影响。这些人还不了解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还不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出现的社会发展历史阶段，而认为是由人类理性所发明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纲领。对于英、法等国社会主义运动者在理论上的不成熟的情况，恩格斯曾写道：“我就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读过一本经济学的书。但是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正义’一时地助他们渡过任何理论的高山”。鉴于上述种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力求建立一个作为国际组织的共产党，这个党，要把英国的宪章党和德、法等国工人运动团体和社会主义运动团体内的先进分子逐渐吸收进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就要团结这些国家已有的工人运动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并在这些团体内展开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因此，《宣言》在“无产者与共产党人”为题的第二章里，首先作了一个关于共产党人对于一般无产者的关系的声明。为了团结各国已有的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所以《宣言》声明：“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别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的原则来试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为了进一步说服、教育各国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运动团体中的先进分子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并把他们吸收入党，所以《宣言》又指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这样，《宣言》在关于共产党人对于一般无产者的关系的声明里，也就对于共产党的性质作了基本的、轮廓的说明。

今天我们重温《宣言》关于党的性质的规定，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宣言》说，共产党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当然，如果把这个原则了解为共产党人不应关心自己民族的正当利益，不必注意自己民族的特点，那是错误的。可是，现在却有人要抛弃这个原则。例如，有些自称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人，却反对苏联为了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帮助匈牙利扑灭反革命的暴乱。他们说这是“武装干涉”，是“侵犯民族自决的原则”等等。实际上他们是否认共产党人应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的。《宣言》说，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他们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证明，当然，如果忽视斗争中各个阶段的特点，不去解决当前斗争阶段的问题，只是幻想一举而实现整个运动的利益和最终目的，那是错误的；可是，现在却有人在当前斗争阶段上

忘记了整个运动的利益，忘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他们只强调党的任务是“参加当前的人民斗争”，“力争给予领导”，“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体利益，对于党的最终目的或者是一字不提，或者是含混其词。《宣言》说，“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世界各国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前进的部分”。可是，现在却有人主张党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例如，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说：我们——至少我们有些人，不再坚持“说，我们‘得天独厚’，说只有我们才能引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这些人有的认为某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本身没有能力推动群众，有的主张在共产党外面建立一个什么组织来代替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总工会，“这个总工会不仅对政府和资本家是自主的，对党也是自主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人反对党去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他们认为“只要实行物质利益的原则，群众的实际行动和共产党员就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发展民主的障碍”。我国当前的右派分子，也正是用类似这样的一种说法来攻击党，他们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据，其实他们是仇视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说，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不应该脱离群众，在党与非党人士之间不应该有墙有沟，这是对的；如果认为党同群众没有区别，甚至同资产阶级分子也没有区别，这种说法，其目的就是企图瓦解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企图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宣言》说，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长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及一般结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由于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因而党才能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长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及一般结果。可是现在却有人借口反对教条主义，竟主张要从党纲中删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字眼，显然这不是旨在反对教条主义，而是拒绝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因为反对教条主义乃是坚决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行动，而从党纲中删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眼，则是干脆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行动。《宣言》说，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因此，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是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组织，可是，现在却有人主张把共产党改变成一个从事“选举的组织”，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组织。

七、对反共言论的批判本质上是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理论 对维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的“理论”的批判

《宣言》声称，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

资产阶级所以制造了无数诬蔑共产党人的谎言，喷喷不休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难。根本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中说：“自由的科学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不只会和在其它范围内，遇到相同的敌人。经济学研究的资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阻碍它”。^①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共产党人所说出的一切恶毒的言语，总归是为了这样一件事：“资本

^① 《资本论》第1卷第5页。

主义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宣言》对于资产阶级反对共产党人的言论的批判，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权这个根本问题下手的，资产阶级从各方面反对消灭私有财产权，《宣言》也从各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要消灭私有财产权。

资产阶级装出一副不胜为人类前途忧虑的神情，说什么消灭财产私有权，就是要消灭人们用劳动挣得的财产所有权，就是要消灭人们的自由、个性，就是要消灭教育、家庭、民族、永恒真理等等，总之，按照资产阶级的说法，消灭私有财产权，就是消灭一切，《宣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因而指出，消灭私有财产权，乃是要消灭少数人占有社会集体劳动产物的现象，消灭了私有财产权，从而也就消灭了少数人有自由和个性而绝大多数人没有自由、个性不能发展的现象，也就消灭了已往教育中的种种用以奴化人民的性质，也就消灭了无产者被追独居生活的正式的非正式娼妓制，消灭了民族间的敌视关系，消灭了剥削人的思想，总之，随着私有财产权的消灭，而消灭的不是别的，而是由私有财产权造成的一切祸害和弊端。在《宣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里，集中地反映了关于维护私有财产权和消灭私有财产权的一场大争论，在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争论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第一次地遭受了全面的、彻底的批判。

目前我国反右派的斗争，也正是反映出了消灭私有财产权和企图恢复私有财产权的斗争。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不甘心服输，他们说，现在是“党天下”，不民主，不自由，人民生活不如从前好，统购统销搞糟了，科学水平落后了，共产党员“六亲不认”了等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一切叫嚣，也无非是重复了他们的前辈早已唱过的老调，说什么消灭了私有财产权就消灭了自由、个性、教育、家庭等等而已，也无非是说消灭了私有财产权，就消灭了一切而已。他们除了“如丧考妣”地号哭已经被改造了的私有制之外，还能说出些什么来呢？

八、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及其条件

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达诸国的情况，《宣言》提出了十条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其中一至六条是作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办法；七、八两条是作为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九、十两条则是为了消灭城乡的对立、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办法。《宣言》在提出这些办法之前，曾作了以下三点极为重要的说明：

第一，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其实施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条件。《宣言》指出：“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里说的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说的争得民主，就是争得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不论任何旨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前提下，才能指望实施。可是，现在有些自称还是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条件下，也能采取旨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有效办法，这些人忘记了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本来就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存在的，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则是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存在的。如果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也能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之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不是“过时”了吗？我们不知道这些自称还是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毕竟还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什么？

第二，无产阶级的国家在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时，要一步一步地去消灭。《宣言》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有些办法，例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起初“在经济上似不充分和似脆弱，但在运动进程中却会超出其本身范围。”

第三，《宣言》所提出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对当时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来说，是几乎都可以采取的。但《宣言》的作者们曾一再说明，这些办法仍应依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而有所不同，《宣言》在提出这些办法的时候就指出：“这种办法在各个不同的国度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过了二十五年之后，在《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又指出：“第二章末尾所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孤独自在的意义。在现今的时候，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要写得不同了。”

《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的这些说明的正确性，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获得了充分的证明。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能够获得胜利，首先就是由于我们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所以能够尽量破坏地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一步一步的改造的办法，即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部分公私合营又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然后转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步骤。而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又都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制定的。

九、怎样认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

《宣言》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对共产党人的一般言论之后，又批判了当时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和共产党人相对立的理论。原来，在资本主义的矛盾暴露之后，被资产阶级“取而代之”了的封建贵族、经常处在资产阶级威胁之下度着苟延残喘生活的小生产者、以及有一部分妄想废除资本主义的弊害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者自己，都用“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来发泄自己对资本主义或多或少的不满，倾吐自己的心事，表白自己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别，而每一种“社会主义”背后，都隐藏着一定阶级的利益，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列宁说过：《共产党宣言》中，“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是在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①因此，了解了种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根源，即了解了种种社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大致就可以了解种种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实质是说什么了。

《宣言》把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当资产阶级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机时，“不胜今昔之感”的封建余孽也出来向资产阶级致罪声讨。他们一方面为自己早被挤出历史舞台而哀鸣，一方面又为那个曾经把他们挤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现在也要被人挤出历史舞台的处境而嘲笑，他们装模作样地好像是忘了自己的利益而指责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其实他们是重弹封建的老调，埋怨资产阶级在代替了他们的之后，结果是统治出一个要把全部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无产阶级来，这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页。

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小生产者无可幸免地日益趋于破产。担惊受怕的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也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批评资产阶级制度，可是他们总是从小生产者的观点出发，他们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若干矛盾，但是他们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却是想恢复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他们不是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容纳不了的生产力，却是要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已容纳不了的生产力，硬塞进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落后的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里去，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实现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开始暴露情况下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他们既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消灭了小生产者，又怕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消灭了私有制，于是他们就选择了为当时德国专制政府服务的道路，既反对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想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德国的哲学胡说协调起来，提倡用“爱”来解决阶级社会的矛盾。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亲爱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快吧！”^① 这就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宣言》在揭穿了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之后，接着又揭穿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此，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要巩固这个制度，因而想把这个制度的弊害废除。他们既然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才想去废除它的弊害，那么，废除这个制度的弊害手段，必须以毫不触动这个制度的存在为原则。他们丝毫不敢说明，若不经过阶级斗争废除近代社会一切弊害所由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不能废除由于这个制度存在就必然要产生的弊害，而却说资产阶级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企图使阶级调和起来，消除阶级斗争。恩格斯说：“想保持现代社会一切弊害的基础，而同时又想废除这些弊害，——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质。”

《宣言》对于“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对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采取了同对于反动的社会主义与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态度。《宣言》一方面揭露了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一方面指出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批评的意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缺点，主要在于他们没有找到赖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真实力，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不是一个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因此，他们总是希望一个什么人物——不论是皇帝或者是一个大商人，接受了他们的理想，就可以帮助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了。但是，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斥责了剥削者的罪行，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特征，其中虽然有些不免是幻想但有些却是天才的揣测。总之，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既不像保守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样，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像反动的社会主义那样，只要恢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实现新的生产关系。他们只是昧于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把他们理想实现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对于这一点，《宣言》也指出，这是由于“尚未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式以及他们自己所处的那种生活地位”所造成的。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处在萌芽时代，还不能进行独立的政治运动。它当时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等级，还没有表现出是一个有力解放自己的阶级。“这种历史情况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成熟的阶级关系。解决社会

^① 《费尔巴哈论》第41页。

问题的方法，既然还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之中隐藏着，所以不得不从头脑中发明出来，创造出来。”可是，这些曾经有过进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到了他们的门生手里也堕落为一种反动的学派了。

十、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策略原理

在以“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为题的《宣言》的第四章里，规定了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策略原理。列宁说过：“共产党宣言论述政治斗争策略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他们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所谓“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就是说共产党人不能坐待自己的最终目的实现，也不能不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如何，希望自己的最终目的在顷刻之间就能实现。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逐步地以清除实现自己最终目的的障碍物。因此，共产党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支持那些反对陈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努力争取各民主党派间的团结和协议。所谓“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就是说共产党人在从事当前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和其它党派团结的时候，也不能放弃对他们有不利于革命行为时的批评权利。

我国革命的经验，生动地证实了《宣言》关于共产党人的这一策略原理的正确。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的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如果没有这种联合和这种统一，党就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就是不能“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如果没有独立自主，如果放弃对其它党派有不利于革命行为时的斗争，党就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瓦解，因而也就不能做出：“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运动的将来”。

《宣言》在指出共产党人的基本策略原理时，不仅指出了共产党人要同还能采取革命行动的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指出了在推翻封建之后就立刻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未成熟，无产阶级还处在萌芽时代，那时，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当然不可能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熟，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就不需要有长期间断的状态，因而也就可以从资产阶级革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宣言》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停顿的革命”的思想，即从资产阶级革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范若愚<1912—1985>，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曾任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红旗》杂志社常务副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顾问等职务，并兼任过周恩来总理理论秘书，刘少奇同志学习秘书。曾撰写《列宁论中国革命》等著作，主持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他生前曾多次讲解《共产党宣言》。此稿约成于50年代后期。）

《共产党宣言》导读

张 式 谷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地位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大会。大会以在此之前恩格斯为同盟起草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第二个纲领稿本《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再次讨论了纲领问题，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纲领的最后定稿，以便“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① 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如何起草纲领交换了意见，取得一致的认识。起草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承担。他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就写作计划通知恩格斯，征得恩格斯的同意，而且还参考和采纳了恩格斯原来两个稿本中的一些观点，恩格斯还对马克思执笔的最后稿本提出了修改意见。因此，《宣言》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理论成果，《宣言》是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亲密合作的结晶。

《宣言》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最早的党纲，用两位作者1872年第一篇序言中的话说，它是“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②，是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树立起来的第一面共产主义的旗帜。《宣言》又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著作不愧为洋洋大观，无与伦比，《宣言》却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曾把《宣言》列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他还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文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③ 又说：《宣言》对马克思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48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16页。

仍然是最好的阐述。”^①因此，可以说《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入门和奠基之作。

《宣言》又是两位作者为之作序最多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前后共写了七篇序言，前两篇是他们合写的，后五篇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单独完成的。由此可见他们对这一著作的重视和关注。在这些序言中，作者阐述了《宣言》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基本思想和任务，以及如何运用书中提出的基本原理；同时，还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历史条件的变迁和认识的拓展及深化，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所以，这些序言同《宣言》正文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我们在学习《宣言》时，一定要同学习这些序言结合在一起。

《宣言》还是传播最广，从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它在1848年2月初次发表的时候，就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等六种文字公布于世。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写第一篇序言时，除了德文版翻印了十二次，英文有三种新译本外，又增加了波兰文本和俄文本。1877年，恩格斯曾说《宣言》已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1885年，恩格斯又说：“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②到了1888年，恩格斯则进一步总结说：“《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③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宣言》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书籍之一。1920年8月，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中文本，是《宣言》在我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由中文发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1年的新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把《宣言》中的口号抄录在贺年片的背面，陈望道和其他小组成员纷纷上街散发，使不少中国人知道了《共产党宣言》。人们不禁欢呼：“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上海来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同《宣言》远度重洋来到中国大地，是分不开的。

可见，《宣言》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伟大历史意义。它是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觉悟工人以至追求人类进步的人们“必读的书”。

二、思路、框架和基本观点

学习《宣言》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要搞清楚作者分析论证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把握全书的基本内容及其所包含的重要观点。

《宣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全面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说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规定了党的奋斗纲领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宣言》还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诽谤低毁之辞，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非科学的或反动的、保守的社会主义思潮，论述了共产党对待其他工人政党和民主主义政党的态度，表明了党在当时条件下应采取的策略原则。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56页。

《宣言》分四章。

第一章 资产者和无产者

这一章在《宣言》中居于理论基础和中心的位置。作者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生子”——资产阶级的产生、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以及无产阶级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从这两个阶级的对抗关系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着眼，论证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

作者在本章中是怎样进行这种分析和论证，从而得出其结论的呢？

1. 从考察阶级关系入手。《宣言》开宗明义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都是分裂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隐藏有时公开的斗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2. 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最初是从城市市民等级中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资产阶级的演变；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随之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形成了现代资产者。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铁路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壮大，最后终于排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

3. 说明资产阶级在使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的同时，还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自己的经济统治、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绝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迫使它们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造成了生产、财产和人口的集中，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的集中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这种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4. 进而着重揭示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正是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使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现在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已经不能支配自己呼唤出来的生产力。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5.“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

得到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它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在它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阶级只有废除现存的占有方式，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才能获得解放。

6.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由于这一切，“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第一章的结论，也是全书最重要的观点。

第二章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这一章的主旨是阐明共产党的性质和特征，规定党的纲领和目标，并概述了未来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

其主要论点是：

1.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政党。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显著特征是：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帝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2.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资本家的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而是把本来属于社会的财产归还给社会。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候，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3. 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政权的力量，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因此，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4. 当消灭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阶级和阶级对立就将消失，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即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也将消失。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

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94年，恩格斯曾把这一段话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①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这一章剖析了当时在欧洲流传的三大类型五种社会主义流派，即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张和观点，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即后来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同这些流派的界限。概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这些流派的过程中体现出以下三条主要原则：

1. 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判断的根本标准。“反动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日趋没落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中，“封建的社会主义”为了拉拢人民，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其实不过是表达被排斥或被打倒的封建贵族对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怨恨和诅咒；“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尺度去批评资产阶级制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的是德国小市民的利益，是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种思想体系，他们想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又声称这种改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早期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虽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提出的，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2. 要求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遵循什么样的历史方向，是判断的核心内容。“反动的社会主义”企图从社会化大生产倒退到个体小生产，从资本主义倒退到封建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不过是要恢复旧的剥削方式。他们责备资产阶级，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的虽然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例如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或者是企图重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不过是要保存以小资产阶级、小市民为基础的德国现存制度。”“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弊病，但要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们要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要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合理的完美的社会制度。他们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各种积极的主张。但是，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3. 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判断的思想基础。“封建的社会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半是挽歌，半是诗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的发展趋势，只能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最终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和可怜的哀愁。“真正的”社会主义坚持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那里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变成了“关于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

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它编制的思想体系，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理性决定论。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和历史主动性，只是企图由他们去发明某种社会科学和社会规律，设计某种社会组织和社会计划，以便创造这些条件。在他们看来，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结果。所以，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主张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是一种从外面强加于无产阶级的“新的社会福音”。

第四章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这一章论述了共产党对待其他工人政党和民主政党的政治态度，提出了共产党的一些重要策略原则。

1.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是党的最基本的策略原理。
2. 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这是党在革命时期的重要策略原则。
3. 在联合和支持这些革命力量和民主党派，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时候，共产党人不局限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和长远目标，不放弃对这些党派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始终强调所有制问题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问题。这是党在联合其他党派进行共同的斗争时必须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三、把握重点 回答挑战 释疑解惑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以下简称“两个必然”）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思想和立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最后一篇序言，即 1882 年俄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灭亡。”^① 这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是其他理论原理和策略思想赖以确立的最重要的支撑点，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得以树立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可以说，从科学上解决“两个必然”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然而，怎样认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却是许多人常感困惑的一个大问题。学习《共产党宣言》，就应紧紧把握这个重点，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努力回答现实的挑战。

（一）用科学的态度理解“两个必然”的科学性

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大时代提出来的，是决定这个时代发展方向的历史主题。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揭示并阐明了这一主题。把客观历史自身所蕴含的可能性，变成对历史的科学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得出上述“两个必然”的结论，既不是出自痛恨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744 页。

也不是源于向往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马克思恩格斯依靠的是革命的辩证法、严谨的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他们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主要基石，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研究各个阶级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到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从而发现了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发现了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力量和途径。于是，社会主义才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揭示和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呢？这需要从以下三个层次上加以说明。（以下的介绍不限于《共产党宣言》，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一些著作中的论述）

第一层次，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宏观上总体上解决了几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归宿。

——运用阶级斗争是阶级对抗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学说，提出了从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去寻找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冲突的途径，说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局。

——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学说，说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动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必然逻辑。

第二层次，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从资本主义社会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矛盾冲突中，发现了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的社会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他们对这一矛盾的深刻分析，是解开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之谜的关键所在。

资本主义生产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日益向着社会化的方向推进，使原先分散的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变成由众多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也从一系列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也从个人生产的结果变成社会化生产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以往时代生产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

生产的社会化无疑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但是，它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框架内实现的。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个体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是产品私人占有的前提。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生产是作为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的新形式发展起来的，它虽然消灭了这种私人占有的前提，但仍然保存着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形式。现在的私人占有者已不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而是不劳而获、占有他人劳动产品和劳动力的资本家。这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于是，社会化的生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便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集中表现，它“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占统治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①

马克思恩格斯以这个根本矛盾为中心，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44页。

济运行的发展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必将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的社会所代替的科学结论。第一,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变成资本,作为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手段;丧失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关系中运转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也就揭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的对抗性,揭开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经济根源。第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社会化生产要求生产的组织性计划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企业为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所有,由于私有制把商品生产者隔离开来,他们也就只能在自己所属企业内部实现这种要求,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却处于无政府状态。竞争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迫使资本家加强本企业生产的组织性计划性,降低了产品的个别价值,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以便追求更多的利润。可是,这样一来又加剧了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三,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经济生活中的另一表现,是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竞争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催化作用,造成社会生产的巨大扩张力和经常性的比例失调。同时,生产设备和技术的改进,又使失业大军的队伍不断膨胀,从而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对降低。结果,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出现相对生产过剩,即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这些都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本性。然而,资本主义不可能完全满足生产力的这种要求,不可能彻底克服它自身所固有的矛盾。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深刻根源就在于此。

第三层次,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是“不断变革”的,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考察和研究并没有到此终结。当19世纪70年代以后,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和国有资本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便敏锐地捕捉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这些新现象,加以透辟的分析,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新的补充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和国有资本的出现,只是说明社会化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冲突已经达到不能相容的地步,这种情况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然而,无论是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化形态;这些形态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的矛盾从根本上获得解决,只是包含着解决矛盾的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换言之,这些新现象,一方面表明生产社会化达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更高程度,这就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更加充分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又加深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也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更加充分的社会条件。正如马克思谈到股份资本时所说:“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①恩格斯在论及资本主义国有化时则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53页。

此外，我们还要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资产阶级灭亡的“不可避免”性，指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而不是回答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何时灭亡。至于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灭亡的时间问题，则取决于该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国际环境。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① 这些规律和趋势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的学说必须联系长期性和曲折性来理解。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诚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终将排除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自己开辟道路。然而，这一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根本变革，也只能是在长期的曲折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对于这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抱有怀疑或悲观失望的态度，还是抱有急于求成或盲目乐观的态度，都是违背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因此是不切实际的，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根据社会矛盾运动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规律性要求，在宣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同时，又一再指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任重道远，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一代又一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企图一举成功或指望一帆风顺是注定要落空的。因此，长期性和曲折性乃至发生各种困难和挫败，是社会主义历史性进军的征途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科学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学说题中应有之义。有人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已经濒临死亡的革命期望，注定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悲剧性性质，注定了革命运动实践的失败命运。”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失败主义论调。

其实，马克思并没有断言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濒临死亡。”他在 1844 年就明确指出：“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② 1971 年他又说，“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完成……。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③ 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种旧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只有等到“濒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判明它的历史命运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科学发现和科学预言可言了。尽人皆知，象征着资本主义曙光初现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 14 世纪。随后，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萌芽。因此，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敲响了欧洲封建制度的丧钟。可是，当时的封建制度还处在它的鼎盛时期，在欧洲许多国家它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才退出历史舞台。可是，谁人能够否定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④ 呢？

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毫无疑问要经历包括若干阶段的漫长过程。大略说来，可能要经历资本主义仍在世界上占据优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处于相对均势——社会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优势，直到完全胜利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一长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进展不会是直线上升的，势必要发生一系列高潮与低潮、来潮与退潮的曲折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2 卷，第 10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4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9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4 卷，第 261 页。

(二)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与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和加深

当代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在底级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学说时，大多持有一个“王牌”论据，就是占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获得了一个迅速发展和相对繁荣时期。怎样认识这些变化？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结论还灵不灵？这是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战后几十年，特别是 50—70 年代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结构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确实发生了与战前远不可相比的变化，显示出若干新特点，我们应该予以正视并进行缜密的考察。

第一，科学技术迅猛进步和经济力量显著增强。战后新的科技革命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总的说来，这些国家的科技水平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迄今世界上已被应用的重要科技成果、申请发明专利以及技术的输出和出口，大多为它们所掌握。在这些国家，促使经济增长诸因素中，科技因素所占的比重已高达 60—80%。科技的发达，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增强经济力量最重要的动力。因此，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还是对外贸易额和对外投资额，其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第二，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表现在：首先，由于技术的进步，企业资本积累的扩大，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管理大企业的各种物质技术手段的日益完善，使战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具有明显扩大的趋势。其次，企业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作也日益增强。再次，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程度也相应地大大加强，围绕着若干大型企业，出现了中小企业增多的趋势。原来是企业内部的分工，便转化为外部的社会分工。

第三，产业结构变动和调整，给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物质生产部门所占比重降低，服务业部门（即所谓“第三产业”）以及这一部门从业人口的比重显著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中，农业部门的比重降低，工业部门的比重提高。在整个工业部门的结构中，传统工业部门（即所谓“夕阳工业”）比重降低，新兴工业（即所谓“朝阳工业”）比重提高。

战后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从原则上说，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预料。列宁在论及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所具有的腐朽性时就明确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①问题是分析“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的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从本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标志的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在这次科技革命的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27 卷，第 436 页。

基础上，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又接踵而来。包括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新型教材、生物工程、核能技术、宇航工程、海洋工程、生命科学等一系列尖端科技，都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突破。现代科技革命还大大缩短了从科学发明与研制到生产的实际应用的间隔时间，使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过程大为加速。这就强有力地影响着生产力的诸要素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活和经济结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无一不同科技进步直接相关。

原因之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变革，最大的变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起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广泛的发展，构成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这表现在无论是本国还是国际范围内，私人垄断资本的运转越来越离不开国家的调节、扶持和带动，国家和垄断资本结合的密切程度和广泛程度，不仅远非战前可比，而且不再是暂时的联姻，已成为经常的稳定的制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支配作用，还表现在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进一步强化，它动用各种政策、措施和手段大大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成为最大的企业主、投资者和信贷资本家，并通过财政预算支配着巨额国民收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又成为最大的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垄断的局限性，适应现代科技和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成为保证当代资本主义整个经济机制得以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还可以通过信贷、税收等政策措施调节经济生活，暂时缓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增强应付危机和困难的能力。在国际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联盟”、“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的经济集团，成立跨国公司、多国公司、国际银行等国际垄断组织，开展以全世界为发展范围的经济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需要。

原因之三，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和获得高额利润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造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大大超出国界的情况。列宁又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成为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控制的殖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原来的殖民地、附属国纷纷宣告独立。但是，西方垄断资本对亚非拉地区广大人民的剥削关系不仅没有改观，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段，对这些地区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

从商品输出方面来看，发达国家利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大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效率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又大都出口制成品，其出口价格往往高于价值。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出口的初级产品和原料大部分低于价值。这就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从资本输出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从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和提高资本输出的利润率中，不断获取惊人的利润。而借资本输出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也就从经济上紧紧扼住了这些国家的命脉。国际贷款利率的逐年提高，为西方国家带来滚滚财源。此外，当代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多为西方国家所垄断，发展中国家与日俱增的大批各类专业人才向西方国家流入，也使他们从中获得极大利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对稳定和发展，是不是改变了资本主义以剥削和掠夺为手段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呢？是不是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逃脱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而可以万世长存了呢？对这些问题截然相反的回答，是我们同资

本主义制度辩护士们的一个根本的分歧。我们的回答可以从以下两种视角展开：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来看，第一，新技术的广泛采用，成为失业人数激增和经济萧条频发的一个新的诱导因素。科技革命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促进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但同时由于新技术的采用而膨胀起来的巨大生产力，却同日益相对缩小的市场发生尖锐矛盾，造成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引起工人失业和经济危机。这似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无回天之力，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反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一方面科技在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经济却依然不能摆脱周期律的支配，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又跌入长时期的经济停滞，至今有的仍未走出困境，有的虽然形势好转但只能维持低速发展水平的一个原因。

第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动摇资本主义所有制，反而把资本的剥削和统治推向了新的高峰。因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①今天，资本的这种“生活本能”难道改变了吗？至于资产阶级国家对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那是有限度的。认为它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取消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医治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完全是痴人说梦。事实是战后西方垄断资本的财产不但增加得更快，而且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财团的手中；这些大财团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国家权力的控制，更加“高明”，更加“精巧”，也更加有效，已经是无所不在了。

第三，西方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政策，没有改变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掩盖剥削程度的提高和贫富悬殊的扩大。这些国家劳资双方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比战前更为严重，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工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虽有提高，但同资产者财富的增殖相比却望尘莫及，同他们为社会创造的财富相比也愈来愈小了。经济在增长，穷人却在增多。这种强烈的反差，使近年来西方报刊发出，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扩张与社会排斥共生”的矛盾之中的感叹。即使有些劳动者的境况有所改善，这种情况也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②

除了以上这些不可救药的痼疾之外，还有许多日趋严重的“公害”和“社会病”，也凸现出资本主义腐朽性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例如，高离婚率、性关系混乱、世风日下、性病艾滋病蔓延、颓废糜烂的文化潮流、精神危机和社会安全危机、贩毒吸毒、暴力犯罪居高不下，凡此种种，使这些国家善良的人们充满不安和忧虑。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当人们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奇特矛盾时，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③总之，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75页。

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冲突时，决不能忽略国际范围内更加严酷的现实，决不能漠视第三世界中同样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为数众多的不发达国家亿万劳动人民的处境和命运，决不能只是把眼光盯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身上。

必须强调指出，由于垄断资本进一步国际化和垄断资本国际联盟的加强，战后出现了资本主义剥削掠夺的重点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国际转移现象。许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顿，债台高筑，政局动荡，人才贫乏，资源外流，通货膨胀，人民困苦，社会矛盾加剧，战乱连年不断。这些国家的贫穷、落后、愚昧与发达国家的奢侈、浪费、豪华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铁的事实，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帝国主义掠夺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这就更加充分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固有的矛盾，正在更大的范围内日益积累和加深。这一点国外一些有良知的学者也已经指出来了。日本经济学家真木实彦在日本《经济杂志》1991年5月号上发表的《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激化》一文中写道：“尽管资本的支配已经扩大到了全世界，但是贫富积累的悬殊程度现在也已经达到了顶点。这种现象在美国和日本的本国国民经济构成中有明显的反映。比如，在美国包括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在内，有600万人无家可归的问题和失业的问题。尽管如此，美国却在超越其国民经济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贫富积累的差距。比如，当代非洲的饥饿问题和已达到破产的发展中国家累积债务问题，现在都达到了顶端。而另一方面，却是以跨国资本为中心的财富的巨大积累。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必然导致世界经济要超出单纯的私有制的框架。”

总之，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这些国家采取的各种补救措施，虽然能够在一定限度内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和发展，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决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达到长治久安的。因为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也不会从根本上克服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对抗性矛盾，反而把这些矛盾不断推向极端。人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济锻炼，从中汲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 我们既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又要充分认识这一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只有牢牢地掌握这两个基本观点，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认识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才能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战胜一切压力和困难，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反复，都不会动摇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张光明 李锁贵执笔

150 年前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为普及的著作。当初，《宣言》的两位作者还只希望它用欧洲的几种主要文字出版，^①然而，150 年后的今天，《宣言》已遍及地球上的几乎每一角落。据德国学者多年前的一项统计，它有 1 千多种版本；^②又根据德国特里尔市卡尔·马克思故居展览馆近日的统计，《宣言》已用 200 多种文字出版。^③这意味着，《宣言》的版本迄今包括了人类几乎所有稍大一点的语种。它已成为公认的世界上传播最广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

—

《共产党宣言》的写作，适逢 1848 年革命前夕。大约在 1848 年 1 月底，《宣言》完稿，手稿从布鲁塞尔寄往伦敦付印。位于伦敦主教路利物浦街 46 号、属于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会员伯格哈特的印刷所承担了刊印工作。装订成书后为三印张（一说 4 印张）^④，23 页的小册子，暗绿色封面，上写“共产党宣言，1848 年 2 月发表”，无作者署名；封面下部有“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印刷所，出版人 J. E. 伯格哈特，主教路利物浦大街 46 号”的字样。封面周围饰以尖齿状花边连缀而成的装饰框。另有一种 30 页的小册子，以前认为大约也是 1848 年稍晚时候由同一印刷所刊印的，^⑤最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者的一项新研究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而认为它应是 1851 年在科隆出的新版次。^⑥

至于《宣言》初版的具体出版日期，有多种说法。首先，《宣言》的两位作者本人远在他处，自然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他们只知道“《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送到伦敦付印”等等；^⑦当时正在伦敦的同盟委员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几十年后追忆说：

① 《宣言》的开头署明，它将“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71 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161 页。

③ 《光明日报》1998 年 2 月 23 日第 3 版消息。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作者生前出版和发表的情况》，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1974 年莫斯科版第 1 版，第 66 页。

⑤ 该 30 页本封面上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无作者署名，其中纠正了一些 23 页本的印刷错误和标点符号（见前引书，第 66 页。）

⑥ 参见《1848 年 2 月的〈共产党宣言〉——有关印刷史和流传情况的新研究成果》，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括，1991 年柏林德语出版社版，第 117—129 页。

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为 1872 年《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48 页；又恩格斯为 1888 年《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以及《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处，均持此说。

“1848年初，当《共产党宣言》手稿送到伦敦时，我把手稿送到印刷所，并从那里取回清样交给卡尔·沙佩尔核对……《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2月，我们在收到的时候也同时听到了巴黎二月革命开始的消息。”^①按巴黎二月革命爆发时为2月24日，所以根据列斯纳的回忆也只能把《宣言》出版时间大致确定为2月中下旬。由于详细日期不明，后世研究者众说不一，遂有“2月底”说^②、“2月24日左右”说^③、“2月24日”说^④等等。前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者的研究认为，《宣言》初版第一次印刷的日期可确定为1848年2月18日至19日，随后一段时间又曾多次重印。该研究仔细分析比较了第一版现存的25本书，指出它们分属7种印本，各印本之间的区别在于个别错印处、污点以及封面装饰花边等处略有不同；印刷时间应是1848年2月中旬至1848年6月初以及1850年7月。^⑤出版日问题目前还在进一步探究考证中。

初版《宣言》未公开出售，而是作为同盟文件分发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000册成书在3月20日左右运往巴黎，大约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分别寄往比利时、瑞典、德国等地。众所周知，巴黎当时正是二月革命后的自由时期，革命的激昂兴奋气氛笼罩着汇集在那里的德国流亡工人们。他们中的三、四百人按照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忠告，分头回国时，都得到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另一份文件《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样，当这些先进工人融入德国革命巨流时，也就把《宣言》的思想带进了德国。不久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许多同盟领导人先后回国，也都携带了为数不少的《宣言》，并利用各种机会散发。例如，在1848年7月21日的科隆民主协会会议上，曾向与会者大量分发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革命期间，《宣言》的这个最初版本还曾在若干刊物上刊载过。从3月3日

起，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德意志伦敦报》（周刊）开始连载《宣言》。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者的考证，这次仍是在伯格哈特的印刷所印刷的。该报刊登《宣言》的期数为3月3日第153号、3月10日第154号、3月24日第156号、4月7日第158号、4月14日第159号、4月21日第160号、5月5日第162号、5月26日第165号、6月2日第166号、6月9日第167号、7月7日第171号、7月14日第172号、7月28日第174号。^⑥共13期。1849年4—5月，加塞尔《大胡蜂》报分三次（4月29日第51号、5月3日第53号、5月5日第54号）连载了《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其中个别文字和标点有增删改动；但以后各章未刊登下去。这是革命期间德国境内报刊所知的唯一的一次转载。此外，在此之前《大胡蜂》还刊登过《宣言》的一种改写本。

在《宣言》的开头，两位作者宣布，《宣言》将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德文版发表后，他们自然极为关心《宣言》其他文本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但总的看来，这方面的进展并不如开始设想的那样顺利。1848年4月，恩格斯着手《宣言》的英译，但革命期间应接不暇的政治活动迫使他不得不半途而废。1848年11

① 约·列斯纳：《1848年前后（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中央编译局编译：《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② 阿多拉茨基主编：《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1977年三联书店版，第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642页（生平事业年表）。

④ 参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是何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

⑤ 参见《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有关印刷史和流传情况的新研究成果》，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13辑，1991年柏林逝世出版社版，第117—129页。

⑥ 见前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作者生前出版和发表的情况》，第1册，第66页。

月，马克思委托同盟盟员艾布贝克在巴黎筹备出版《宣言》法译本。1849年1—2月，马克思得悉，《宣言》已由法国民主派记者佩亚译成法文；2月26日艾布贝克还来信请他寄去传记材料作为法文版附录。但后来这个法文版未能出成。《宣言》的波兰文、丹麦文等译本，据说也都准备了，而且按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都已出版。但至今人们并未发现上世纪60年代以前有波兰文、丹麦文等译本，因此情况很可能就是，上述译文虽已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出版。

已知的最早译本是瑞典文本。书名标为《共产主义之声》。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斯德哥尔摩版，译者为瑞典社会主义者佩捷尔·约特雷克。可见，瑞典文本应是在原版出版后不久出现的。^①

第二个译本是英文本。它于1850年刊登在由英国宪章运动著名左翼领导者之一乔治·哈尼主办的《红色共和党人》上。^②译本标题为《德国共产党的宣言》，由宪章派报纸的积极撰稿人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这个译本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同。译文大体准确可靠，但有删节，删去了开头语最后一段，第四章只发表了最后四段。更重要的是，哈尼在为译本所写的编者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宣言》的作者；哈尼把《宣言》称作“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哈尼后来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虽然几经曲折，但始终是他们的忠实朋友之一。

总起来看，《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革命高潮间流传十分广泛，无论在德国国内和国外，都有相当影响。随着革命失败，反动势力在欧洲各地卷土重来，《宣言》的传播就和当时的革命运动一起，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在50年代初大洋两岸的报刊上仍时可看到《宣言》的摘登或简介：在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5、6期合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介绍了《宣言》；1851

年，瑞典的两家报刊上介绍了《宣言》；而纽约的德文报纸《工人共和国》1851年10—11月第26、27、29、30号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为标题摘登了《宣言》；1852年1月13日的纽约德文版《革命》杂志上则以《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为题刊登了《宣言》片断，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都只能看作是1848年革命余波的迹象了。

1850年9月17日前后，马克思收到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勒泽尔的来信，信中提议将《共产党宣言》根据已发生的事件修改后出第二版；11月2日，勒泽尔再次来信请求允许翻印《宣言》。马克思如何答复不得而知，但本文前面所提到的30页的《宣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者的意见，便是1851年在科隆出的新版。这一30页本是用新的排版印刷的，封面上的出版年月却与1848年23页本相同，正是因此而使后人以为它是1848年出的另一种异本。这个30页本流传不广，因为在当时国王专制势力到处肆虐的条件下，《宣言》在德国已经是令人畏惧的禁书了。

1852年，一次特殊的事件又把《宣言》推到了前台。这就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我们知道，在这次审判中当局把11个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送上了法庭，《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许多同盟文件都作为罪证。然而让当局尴尬的是，从这些文件中找不到能够给被告定罪的证据，相反，《宣言》反倒成了被告们在法庭上宣传共产主义的武器。《宣言》那些毫不隐晦的政治主张表明，这些审判无非是当局组织的一次党派迫害而已。事后，整个案件的策划者，普鲁士警察局长施梯伯和汉诺威警

① 这个译本在某些关键处有改动，扉页和封面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代之以“人民之声——上帝的呼唤”；正文末尾又删去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

② 《红色共和党人》1850年11月9日第21期、11月16日第22期、11月23日第23期和11月30日第24期。

察厅长维尔穆特合写了《19世纪共产主义者们的阴谋》上下两大册(柏林1853—1854年版),《共产党宣言》全文收入上册,作为附录8。这是这本“叛逆者的书”第一次在德国境内全文合法出现,尽管是作为“罪证”。让施梯伯们始料不及的是,这罪证十几年后竟成了维也纳《工人报》重印《宣言》的蓝本。^①

二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解散,一个长达十多年的“沉寂”时期开始了。在这个年代里,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得到了更大更快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幽灵”隐而不见了,工人阶级似乎只能逆来顺受地忍受资本的压迫,“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恩格斯后来回忆当年的困难处境时这样说。^②

在我们所知的材料中,未发现在50年代初至60年代前期之间有《宣言》的新版本出现,只是在一些出版物中偶而提及《宣言》。众所周知,这段时期也是《宣言》的两位作者最为困难的时期。恩格斯被迫去曼彻斯特干他最不喜欢的“鬼商业”,以维持他自己和马克思一家的生活;马克思留在伦敦,从《宣言》的思想继续前进,构造他后来的宏伟经济学著作的基本框架。同时,他也抓住可能的机会促使《宣言》流传。例如,1851年3月,马克思应流亡美国的德国天主教神父科赫(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的请求,给他寄去20份《宣言》德文版和一份英译本,并委托他将英译本和乔治·哈尼的序言印成小册子在美国发行。由于没有得到回音,马克思在1851年10月16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重提此事,请他到美国后打听此事,并设法促成《宣言》在美国的刊印。^③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这是毫不奇怪的:面向工人阶级的《宣言》在工人阶级斗争沉寂的岁月里又怎么可能有别的命运呢?直到60年代以后,《宣言》

的传播才迎来了第二次春天。

60年代前期,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大陆上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运动作为群众性运动真正兴起。这时在德国,拉萨尔开始了他在工人中的鼓动。他把他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揉合上他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点,灌输给工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马克思在伦敦注视着拉萨尔的活动,一方面承认他在唤醒德国工人意识的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他剽窃和曲解《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但不管怎样,这一时期德国工人还没有机会直接读到《宣言》原文。

工人阶级运动既已崛起,上述状况便不可能持续长久。60年代在各地先后出现了多种《宣言》的翻印本。其中一种是在伦敦希尔什菲德印刷所翻印的德文第一版(24页);^④另一种是1866年柏林古斯达夫·穆特沙尔翻印的30页本《宣言》;前面提到的维也纳《工人报》翻印的《宣言》,是依据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附录收入的《宣言》印刷的,连载在《工人报》1868年6月7日第18号、6月11日第19号、6月14日第20号、6月18日第21号、6月21日第22号、6月25日第23号、6月28日第24号、7月5日第26号、7月8日第27号、7月10日第28号,共10期。这些翻印本加上1848年革命期间的原版,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在1872年《宣言》德文版序言中的估计,总数至少有12种。^⑤

其他文字方面,1869年8月1日和9月1日伦敦的《社会经济学家》以《中产阶级、无

① 参见渠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3期,第1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606页。

④ 60年代上半期出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

产阶级》为题刊登了《宣言》的部分内容的英译文。^①

法文尽管在此之前早已有好几种译本，但均未出版。这样，在 60 年代结束以前，西欧文字已出版了的译本仍只限于英文、瑞典文。

在这种情况下，1869 年俄文版的出现就像“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②这一版本是由巴枯宁翻译的，1869 年秋由日内瓦的《钟声》出版。^③俄文译本之所以在西方人眼中被看作“奇闻”，自有其理由。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正当 19 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轰轰烈烈横扫社会一切层面时，地处东欧的俄罗斯大帝国还停留在专制制度加农奴制之下。沙俄在西欧革命者心目中，是欧洲一切保守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摧残西欧革命的刽子手。正因此，联合西欧一切进步力量与沙皇作坚决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历来的主张。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落后、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形成的国度里，反而先有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本，不是满乎有些奇怪吗？

然而，事情并非无因。1861 年农奴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俄国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但在俄国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工业化没有发展起来，种种新旧矛盾先激发起一片混乱。19 世纪 60 年代产生的民粹派思潮便是对这些矛盾的反应。民粹派坚信在俄国引进资本主义无异于引进灾难，他们想方设法用一切论据来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出路。由此，西欧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便成为他们追逐搜寻的“热点”。不少民粹派人物都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864 年彼得堡的《国外通报》第 6 期上刊登了拉甫罗夫的一篇文章，介绍《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④1865 年，特卡乔夫声称他支持“著名的德国流亡者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他也确实读过《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⑤巴枯宁这个民粹派的最大代表人

之一，早在 40 年代便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知晓《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现在他出于民粹主义的目的把《宣言》译为俄文，便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了。巴枯宁的译本未能广泛流传，因为它在运往俄国时被警察截获没收。但毕竟有些份数还是送进了俄国。^⑥19 世纪 70 年代前期由莫斯科大学生小组非法刊印的《宣言》俄译本，^⑦我们推测有可能就是巴枯宁译本的翻印。

三

60 年代《宣言》的传播还只能算作前奏，70 年代才是真正的高潮。应当说，当 1848 年《宣言》诞生时，工人运动的范围极其狭小，还只限于由少数手工业者、工匠组成的小党派政治活动圈子。当时能读到《宣言》的人不多，能读懂的更少。60 年代西欧工人阶级形

① 包括开头语的片断和前两章。杂志上的译者署名为 W.F.C.S. 在正文前和末尾处提到译自法文版，实际上是从德文翻译的。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为 1882 年《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0 页。

③ 无封面和扉页，未指出作者姓名。切尔涅茨基印刷所印刷。后来苏联学者对巴枯宁是否为本版译者存疑。尤·A·科齐明以 A·切尔涅茨基的 H·H·奥辽夫的一封早已为人知的信为根据，认为译者应是另一个人，可能是 H·H·柳巴文（见 1956 年《文学遗产》〔莫斯科〕第 63 号，第 700—701 页）。

又，根据《在俄国禁止使用和翻印的俄国出版物目录索引》（1888 年孟彼得堡版）第 45 页所载，《宣言》系于 1870 年在日内瓦出版（见前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作者生前出版和发表的情况》第 69 页）。

④ 参见恩克尔，《〈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国际共产史研究资料》第 12 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9 页。

⑤ 参见瓦里斯基：《俄国思想史》，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48 页。

⑥ 尼·弗·丹尼尔森 1871 年 8 月 30 日（9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1967 年莫斯科版，第 211 页。

⑦ 这个版本的出版情况，可参见《施拉纳特百科辞典》第 7 版第 40 卷附录《革命活动家传记》中的《米·尤·阿申布连涅尔》条。

成独立的群众性运动，才为《宣言》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巴黎公社起义时期第一国际的有力活动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声传遍欧洲。在这种背景下，70 年代各国社会主义者纷纷介绍、阅读、研究他们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自然更是引人注目。一个接一个的新版本问世了。

最早一个版本是塞尔维亚文译本：《共产党宣言》，载潘切沃的《潘切沃人报》。从 1871 年 4 月 8 日起连载，到 5 月 23 日截完，共 10 期（第 29、31、32、33、34、36、37、39、40、42 号），译者弗拉达·廖季奇。^① 同年，在潘切沃又出现了把上述译文集结成册的塞尔维亚文《宣言》单行本，共 56 页。^②

同样是在 1871 年，在芝加哥出现了根据 1866 年德文版翻印的 20 页的《共产党宣言》^③；纽约《世界报》1871 年 11 月 21 日则摘要刊载了《宣言》的片断，题为《德国共产党的宣言》。^④

1871 年 12 月 30 日，纽约《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7 期上发表了《宣言》的英文本，译本有删节，是根据 1850 年《红色共和党人》上的麦克法林译文重印的，标题为《德国共产党的宣言》。^⑤

根据这一英译本，1872 年纽约又出现了法文的转译本。这也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法文本。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宣言〉》，^⑥ 译者未署名。这个译本仅有《宣言》的前两章，刊载于纽约第一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共连载 9 次（从 1872 年 1 月 20 日的第 16 期起，中经第 17、19、20、21、22、23、24 期，到 3 月 20 日的第 26 期止）。

法译本又引出了其他好几种文字的译本。首先是由梅萨主要依靠法译本译出的西班牙文译本（法译本是由恩格斯修改过并寄给梅萨的），刊登于马德里《解放报》1872 年第 72、73、74、75、76、77 期。《宣言》第三章“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在这个译

本中被删除。^⑦

从这个西班牙文本又译出了葡萄牙文本，刊登于里斯本的《社会思想报》1873 年 3—4 月的第 46—51 期上。^⑧ 1872 年德文版《宣言》的序言也同时译成葡萄牙文刊载。

根据上述可见，《宣言》在这一时期被辗转反复翻印、转译，从德文到英文，从英文到法文，又从法文到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在这种介绍、翻译《宣言》的热潮中，出版一种由作者本人认可的标准原文版，便显得十分迫切了。

1871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着手准备《宣言》新版。威廉·李卜克内西再三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版写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为忙碌的国际事务所扰，仍接受了邀请。1872 年 7 月，由莱比锡《人民国家报》发行部出了附有作者序言的《共产党宣言》。^⑨ 它随后成为许多版本所依据的基本文本。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在 1872 年版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德文重印本。我们所知的有载于苏黎世“邮袋报”1873 年第 19、23、24 期上

① 见《第一国际》1856 年莫斯科版第 2 版，第 513 页。该译本附有一个没有标题和署名的后记。

② 正文 3—54 页，后记 54—56 页；无作者署名。

③ 1871 年芝加哥社会政治工人联合会版，M·葛夫曼印刷。正文 3—19 页，第 20 页为《致美国社会政治工人联合会成员呼吁书》。1871 年 7 月出版，印数 3000 册。

④ 见 D·J·斯特罗伊克编《〈共产党宣言〉的诞生》1971 年纽约版第 193 页。

⑤ 截断第 3—6 页。该刊编者为发表写了引言，标题为“国际”的创举。

⑥ 编者引言中称恩格斯为《宣言》的协作者。

⑦ 译者注意到了恩格斯对法译本的纠正。1872 年德文版序言和第 4 章是从德文翻译的。

⑧ 内容包括作者的 1872 年德文版序言和第 1、2 章。该译文在发表时，在每期报纸的第 3、4 版的下半部分用标有特殊页码的两栏印刷，以便剪下之后，便可汇集装订成册。但由于报纸中途停刊，未能全文发表。

⑨ 冯·弗·赫施勒印刷。27 页。序言 3—4 页，正文 5—27 页。

的德文本^① 维也纳《人民意志报》1874年第9、10、11期上的文本。^② 1874年莱比锡合作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③ 还有1880年12月由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出版的德文《宣言》^④，以及1881年9月的翻印本。伦敦的这两版是由先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著名人物，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负责的。他对《宣言》作了某些有利于无政府主义的修改增补，并删去了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的序言。

这一时期还应当提到的版本有布达佩斯《工人纪事周报》1873年8月第31—33期上刊登的《宣言》第一章（德文）以及同年根据《工人纪事周报》译文译出的匈牙利文本，还有1882年的捷克文版等。^⑤

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之写序的第一个译本，因此值得在这里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如前所述，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了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本。以后整个70年代，并无新的俄文版出现。然而，70年代俄国警察宪兵在搜捕民粹派革命者时，不止一次地发现有《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的手稿。例如，1874年9月14日在搜查莫斯科民粹主义者尼·尼·帕平时发现了《宣言》俄译本手稿；^⑥ 1875年10月11日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基巴利契奇那里发现了《宣言》俄译本手稿等。这表明，70年代民粹派们一直在努力设法流传和刊印《共产党宣言》。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粹派运动已陷入困境。在这种条件下，思想上陷入苦闷徘徊的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夏苏利奇等民粹派青年，利用流亡国外的机会开始认真研究西欧的革命理论和经验。艰苦而深刻的对比、反思使他们很快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他们把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决定性的一步。

这一工作是由普列汉诺夫完成的。普列

汉诺夫使用的《宣言》版本是1872年德文版，这是民粹派领袖人物之一拉甫罗夫寄给他的。普列汉诺夫后来不止一次地谈起过阅读《宣言》给他思想上带来的重大变化。他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语。”^⑦ 在翻译过程中，普列汉诺夫为了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创造了一系列俄语的马克思主义词汇。这个译本成为后来各种俄文《宣言》版本的基础。^⑧ 恩格斯在读到这个译本之后也给了高度评价。他告诉自己的老友弗·阿·左尔格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俄译本是目前我看到的所有译本中最好的译本。”^⑨

普列汉诺夫通过拉甫罗夫请求《宣言》作者为他的译本写一篇序言。马克思这时已是疾病缠身，但他还是和恩格斯一起写了不长的序言。俄译本和这篇序言一起在1882年5月日内瓦出版。在此之前，序言已先在1882年2月5日的俄国民意党人杂志《民

^① 编者按书中写有署名：该译文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史》丛书第二部分之一出版，但只翻译了《宣言》的第一章。

^② 仅有《宣言》的第3章。

^③ 或《莱比锡审判案》一书，1874年莱比锡合作出版社出版，第97—119页。《宣言》作者的名字在第130页上注明。《宣言》正文曾作为有罪的“物”证在审判中宣读。在出版前，作者审阅了《宣言》正文，并作了若干处不大的改动。

^④ 无封面和扉页，标题直接列在正文前面。无作者署名。附有出版者（可识别的约翰·莫斯特）的注释。最后两页为广告。

^⑤ 据认为译人莱科赫曼是译者。

^⑥ 参见A·A·孔克尔《马东夫》1932年莫斯科版，第140页。

^⑦ 见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4页。

^⑧ 本译本于1882年日内瓦自由俄国印刷所印刷，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第3种，共50页，前言10页。封面上有作者署名，同时有俄文的标题和作者署名。内扉除正文外还包括：译者前言、作者序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附录1《马克思（法兰西内政）第3章摘要》、附录2《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6页。

意》上用俄文发表，1882年4月13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上发表。

四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肩负起整理、编辑和出版马克思遗著的责任。他在一生的最后12年中，出版和再版了大量马克思的著作，审定了大量马克思和他自己著作的译文，其中《共产党宣言》占据着一个突出位置。

马克思逝世后几个月，《宣言》的第三个经作者认可的德文版出版了。它是由霍廷根—苏黎世瑞士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4页本，时间大约是1883年8月9日。恩格斯为这个版本写了一篇短序。^①

1883年德文版出版四年半后，恩格斯又为一个新的英译本写了序言。这就是赛米尔·穆尔翻译、伦敦威廉·里夫斯1888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共31页。

在此之前，经作者同意的《宣言》英译本就只有1850年的麦克法林译本。此后在英、美流传的译本大都是辗转翻印，且多残缺不全。进入80年代之后，新出现了更多的英译本，但仍属翻印。对于所有这些英译本，恩格斯认为“都不大确切”，显然有必要出一种可靠的新译本。赛米尔·穆尔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多年老友，曾以相当认真负责的态度翻译过《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部分。现在由他来着手新的《宣言》英译，恩格斯是放心信任的。在穆尔翻译过程中，恩格斯给予了大力协助。他在《宣言》的不少地方加了注释，并对译本从头至尾校阅了一篇，作了若干便于英语读者阅读的修改补充。译本出版时的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这个译本自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此后数十年中多次再版。

晚年恩格斯为之写序的下一个《宣言》版本是1890年德文版，由伦敦德国人合作出版社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第33种出版。本版除了恩格斯写的新序言外，还收录了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序言。它是经作者校阅过的最后一个德文版。^②

1892年恩格斯又为波兰文新版《宣言》写了序言。在其中，恩格斯指出了一个饶有兴趣而意味深长的事实，那就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衡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③这个波兰文译本先刊登于1892年2月27日波兰社会党人《黎明》杂志上，3月又在伦敦出了单行本。^④

第二年，即1893年3月下半月由米兰《社会评论》（社会党理论刊物）杂志社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宣言》，是恩格斯生前最后一次写序的《宣言》版本。这个译本是由波·贝蒂尼翻译的，序言则是由屠拉梯翻译的。^⑤

综合以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共为

① 本版共24页。密伯恩施坦说，这一版印了一万册。稍晚些时，可能是1884年，用这个纸型又加印了5000册（爱·伯恩斯坦：《〈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新版本》，载于1890年8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第1版）。

② 本版是在1890年8月9日出版的，印数为5000册。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6页。

④ 《共产党宣言》，斯·门德尔森于1892年出版，共73页；1—7页为两位作者的简短传记、著作目录和照片；9—11页为恩格斯为本版写的序言；11—14页为1872年德文版序言；15—17页为1882年德文版序言，其后为正文55页。本版为1883年波兰文版的重印本。

⑤ 共46页；3—5页为恩格斯的本版序言；6—7页为1872年作者序言；7—8页为1883年作者序言；8—12页为1890年作者序言；13—46页为正文。印数为1000册。

《宣言》写过七个序言，其中两位作者合写的两次，其余五次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单独写的。

然而，在上世纪 80 年代至恩格斯去世前，《宣言》各种文字版本的出版总数要远远大于上述几种由作者审阅并作序的版本。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可列举如下。

德文版：1. 1883 年 6 月前后由北美社会主义联盟芝加哥中央委员会出版的 29 页单行本，系根据 1872 年莱比锡德文版翻印；2. 1891 年上半年由柏林《前进报》发行部出版的德文第五版，系据 1890 年伦敦版的纸型刊印；^① 3. 伯尔尼《瑞士公民政治手册》1892 年第 7 卷第 828—863 页刊载的《宣言》，系据 1891 年柏林德文版翻印；4. 1894 年由柏林《前进报》发行部出版的第六版。题《共产主义宣言》，按 1890 年伦敦版的纸型刊印；5. 同年由同一发行部出版的《莱比锡审判案》中收入的《共产党宣言》，仍按 1890 年版翻印；6. 1895 年上半年由柏林《前进报》发行部出版的德文第六版《共产党宣言》，按 1890 年伦敦版纸型刊印；7. 1895 年汉堡奥艾尔出版社的《共产党宣言》，系据 1891 年柏林德文版翻印。以上这些版本，多是由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出版机构出版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法文译本：由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 1885 年出版。最初刊载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从 8 月 29 日第 1 期开始，包括 1—8 期、10—11 期）。劳拉·拉法格在翻译《宣言》过程中得到了恩格斯的帮助，法译本具有极高的价值。恩格斯本人对劳拉的译笔十分赞赏，对这个法译本大为欣赏。

劳拉·拉法格译本随即被各种出版物同时转载。从 1885 年 8 月 30 日第 91 期开始，兰斯的《工人保卫》周刊根据劳拉译本连载《宣言》。译文从第 91 期开始到第 101 期，共连载 11 次。同时，蒙吕松《工人保卫》周刊也连载了这个译本，从 1885 年 8 月 30 日第 1

期开始，到第 11 期止，共 11 次。鲁贝斯的《苦工觉醒报》1885 年 8 月 30 日第 1 期到 11 月 8 日第 11 期，同样连载了这个译本；而卢昂的《被剥夺继承权者》则从 1885 年 8 月 30 日到 11 月 8 日予以连载。

1886 年，《共产党宣言》被收入梅尔麦《法国社会主义者·当代历史评论》（巴黎版第 299—345 页），这个版本看来仍是采用了劳拉·拉法格译本。1894 年，劳拉·拉法格译本又刊载于巴黎《新时代》第 9—11 期。1895 年初，《新时代》又将《宣言》作为单行本出版。^②

英文译本：约在 1883 年 6 月初，纽约国际工人协会采用《伍德普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的英译本（麦克法林译本），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单行本。^③ 这个单行本在当月便又翻印了一次。^④

此后几年，在英国和美国又接连出现了好几种《宣言》的英译本，均为根据麦克法林的译本翻印的。计有：芝加哥—纽约《警钟》1885 年 2 月发表的《宣言》部分内容，伦敦国际出版社 1886 年出版的《宣言》（题：“卡尔·马克思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协助”）；1887 年由 A·R·帕森斯夫人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其哲学与科学基础》一书收入《宣言》（题：《共产主义宣言》）第一章英译文（删去了开头部分）；1888 年伦敦《正义报》第 208—213 期上连载的《共产党宣言》；等等。

当 1888 年由恩格斯审定和作注的赛米尔·穆尔译本问世后，各种英文本便纷纷采用这个译本了。1890 年，纽约《工人辩护报》第 23—29 期刊载了这个译本；同年 11 月初，纽约的《纽约劳工新闻社》翻印《工人辩护报》

① 《共产党宣言》，共 32 页。

② 共 36 页，第 1 页为编者序言，从第 2—36 页为正文。

③ 28 页，第 2 页为出版者序言，正文为 26 页。内容有删节。被删去的有：开头语、第 2 章的一部分和除了结束语部分的第 4 章。

④ 30 页。6 月 16 日前后出版。

译文，出版了《宣言》单行本；^① 1893年6月和10月之间，伦敦威廉·里夫斯出版社按1888年版型出版了穆尔译本的第二版；1893年9—10月，布里斯班《工人报》刊登了穆尔英译本的节选本；^② 同年11月上半月，该报社又以《卡尔·马克思的著名宣言》为题出版了14页的节选单行本；等等。

意大利文译本：除了前述1893年恩格斯序的那一版外，还有以下几种。1. 埃米利亚雷焦1888年版；这是所知的第一个意大利文《宣言》版本；^③ 2. 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为题发表的《宣言》第1章和第2章，刊登于克雷莫纳《人民回声报》1889年第35期—第44期（从1889年8月30—31日到11月3—4日）；这个译本删减、讹误较多，《宣言》的出版日期和出版地址也都弄错了；^④ 3. 《1847年共产党宣言》，1891年米兰版，由哥里从法文本译出，共99页，约2月底—3月初出版；^⑤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由贝蒂尼从1883年德文版译出，菲·屠拉梯和安·库利绍娃校订，连载于米兰《阶级斗争》第8、10、12、13、15、16、17、19、20、21、22期（9月17—18日到12月24—25日）上。

西班牙文译本：1. 刊载于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1886年6—8月第14—22期上的译本；^⑥ 2. 同年由该《社会主义者报》译文汇集出版的单行本，马德里版；^⑦ 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载1888年7月19日墨西哥《社会主义者报》。以上译本可能都不够完全。

丹麦文译本：1. 刊载于哥本哈根《社会民主党人报》1884年第10—13、16、18、19号上的《共产党宣言》；^⑧ 2. 由上述译文汇集而成的译本，收入1885年哥本哈根《社会主义丛书》第1卷；^⑨ 3. 克里斯蒂安尼亚（现为奥斯陆）《社会民主党人报》1886年第46—49期；1887年第5、6、11、21期上的译本；系据前述译本翻印。^⑩

波兰文译本：1883年日内瓦出版的《1847年共产党宣言》，共32页。译者维·佩卡尔斯斯基。附有1872年和1882年作者序言和译者前言，书后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短传记材料；另外一个译本就是前面谈到的1892年恩格斯作序的伦敦版。

捷克文译本：1. 1882年在纽约出过一种版本，据说译者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流亡诗人莱奥波德·科赫曼。但这个译本并未找到；2. 连载于1893年第64—70期维也纳《工人报》上的《共产主义宣言》，系据1891年德文第5版译出，译者奥古斯特·拉迪姆斯基。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个捷克文译本；^⑪ 3. 由拉迪姆斯基译文汇成的单行本，约于1893年9月问世。1893年9月11日，这个译本曾作为礼品赠送给正在奥地利旅行的恩格斯。

罗马尼亚文译本：由穆索根据法文版（梅尔麦《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译文）并参照1890年德文版译出的罗马尼亚文版，在1892年印刷出版了两次。该译本收入了作者1872、1883、1890年的德文版序以及1890年版恩格斯加的注，译者还写了前言。

保加利亚文译本：1990年库捷夫根据1882年俄文版译出的版本，由于缺少资金，到1891年2月才出版，印行约三千册。本版收入了作者1872、1882年写的序言。1891

① 标题为《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审定的英译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和注释，约1888年版，为28页的小册子。

② 该报1893年9月9日第123期，9月16日、23日、30日的第124、125、126期，10月7日第127期和10月14日第128期，标题改为《社会党宣言》。

③ 1888年1月9日至2月底在埃米利亚雷焦举行的社会主义委员小组会上专门阅读和讨论了《宣言》。

④ 这是我们已知的第一个月英文译本。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丹麦文“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但该译本一直没有找到。

⑤ 在该报各期的第3、4版用标有连绵页码的两栏印刷，从而剪下汇编之后就可以订成32页的小册子。

年索非亚的《时代》第3期摘登了《宣言》第一章的大部分内容。

前面已经说过，瑞典文译本是《宣言》的第一个译本。第二个译本是由阿克塞尔·丹尼尔森根据1883年德文版译的，刊登于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1886年9月3日第36期至9月24日第39期、10月8日第41期至11月12日第46期上。

荷兰文译本：由科尔涅里森据德文1890年第4版译出，189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书名为《共产主义宣言》。译文后附有评论，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了分析。这个译本填补了《宣言》出版时作者便计划要出，但44年来一直阙如的荷兰文版本。

挪威文译本：1886年，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连载了挪威文译本。

亚美尼亚文译本：1894年6月第1期和9月第2期的雅典《加哈帕尔》刊登了《宣言》的亚美尼亚文译本，但仅有前言和第1、2章，另有作者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译者是阿塔贝强茨。他曾把自己的译文寄给恩格斯并请求写序，被恩格斯婉拒，原因是“我不好写什么东西用我不懂的语言发表”。^①在此之前，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都提到过一件“奇怪的事”：《宣言》的一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已在1887年译出并交给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这位出版商却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名字，于是竟提出要译者本人来冒充作者。这种可笑的建议被译者拒绝了。书的出版也就此搁置了。

拉脱维亚文译本：1895年，《宣言》的一个拉脱维亚文译本问世了，它是由《工人图书馆》在利耶帕亚工人中散发的非法出版物。

俄文译本：在这个时期《宣言》各种文字的版本中，俄文译本是最高的。据粗略计算，各种油印、石印、胶印的版本加上手抄本，总数不下33种。其中大多数是由1882年普列

汉诺夫译本翻印而来，以各种方式非法刊印，在俄国秘密流传的。出版地包括国内一大批城市如莫斯科、彼得堡、哈尔科夫、喀山、下诺夫戈罗德、基辅等。

这些版本的刊印者和流传者中，有大学生们组成的小组，有民粹主义秘密组织，还有其他各类革命者的秘密小组。为了躲开监视和搜查，他们常以各种名目来迷惑官方。例如1882年秋，由阿尔古诺夫、索科洛夫、拉斯波平等一批莫斯科大学生组成了“译者和出版者协会”，从字面上看不出多少政治色彩，其实却是个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团体。它把非法出版物广为印发，分送到俄国各地去。在沙皇警察、“第三厅”的监视和搜捕下，这些秘密团体时遭破获，它们的地下出版物也就被没收，其中常有《宣言》。

据以上所述，到恩格斯逝世前，《宣言》的版本覆盖了18种文字，版次数约有130个（含手抄本）。^②

五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开始大规模印行、出版、传播，为先进工人所广泛阅读和研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达到全面高潮，则是在19世纪晚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国际时期。《共产党宣言》对于一代革命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普列汉诺夫在1882年前后之转向马克思主义，决定性动力之一是研究《共产党宣言》。他在给《宣言》俄译本所加的简短导言中说：“《宣言》及其作者们的其他著作开辟了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文献史上的新时期——无情地批判现时劳资关系以及任何乌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10页。

② 据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作者生前出版和发表的情况》中所列各目统计。

邦不同的、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的时代。”^① 普列汉诺夫的经历和感受是有代表性的。克拉拉·蔡特金在 1883 年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资本论》，从这时起她开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实践。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 90 年代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宣言》在这一转变中的作用是特殊的。1890—1891 年，他在大学中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把此举“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前言”，也就是说，当作他自己系统全面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计划的第一步。^② 在深入探索的基础上，他在 1895 年写了著名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对《宣言》的理论方法作了出色的阐述。弗兰茨·梅林也是在认真研究了《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过程中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布哈林等人，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也都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列宁 1889—1890 年在萨马拉把《宣言》从德文译成俄文，其手抄本在萨马拉各革命小组及萨马拉之外到处传阅，这对列宁本人及其周围同志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都有极大影响。

在恩格斯去世时，欧美主要语种的《宣言》版本已大致齐全。往后《宣言》的传播，一方面是对已有版本再版、重印，在满足持续扩大的读者群需要的基础上力求完善、精益求精；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主义向世界的扩展，不断推出较小语种和欧美以外民族语言的译本。

在新出现的译本中，较早的是匈牙利文译本，它是在 1896 年出版的。

这个译本应在 1890 年出版，当时《工人纪事周报》已经谈到了这一点。但因各种原因这个版本却直到 1896 年才在布达佩斯出版。该版《宣言》缺第三章，第四章也只有摘要。此后，这个版本又多次重印。

一年后，即 1897 年，由高基恰施维里把《宣言》译成了格鲁吉亚语，油印散发。

1902 年，里沃夫乌迪洛拉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的乌克兰文译本，译者可能是致力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作家伊万·弗兰科和列夏·乌克兰卡。

1904 年，《宣言》由米·波波维奇译成克罗地亚文，由“未来”出版社出版。

1905 年，乌尔辛据法译本将《宣言》译成芬兰文出版。

此后还有斯洛文尼亚文译本（1908 年伊德里亚“前进”杂志社版）、斯洛伐克文译本（1913 年出版），等等。

日文版刊载于 1904 年 11 月东京的《平民新闻》。译者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宣传家幸德秋水和堺利彦。该译本缺第三章。刊登这个译本的《平民新闻》立刻被没收，但仍有一半份数（4 千份）已先被传了出来。1906 年 3 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又刊登了《宣言》日文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情况，因有另文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便已出版过的“老”版本，在这一时期更是接连再版重印。到 1918 年止，欧洲主要文字中，德文版已有 55 个，法文 26 个，英文 34 个，意大利文 11 个，丹麦文 6 个，西班牙文 6 个，瑞典文 5 个，罗马尼亚文 4 个，塞尔维亚文 4 个，荷兰文 10 个，波兰文 11 个，芬兰文 6 个，匈牙利文 9 个，捷克文 8 个，保加利亚文 7 个，塞尔维亚文 1 个，等等。^③

1898 年初，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着手准备《共产党宣言》俄文第 2 版，并打算写一篇序言。原计划当年出版，以赶上《宣言》发表 50 周年纪念。但由于写序言用去了很久时间，该版《宣言》直到 1900 年才在日内瓦出版。

① 《普列汉诺夫选集》俄文版第 8 卷，第 23 页；转引自约瑟夫·米·拉扎列夫：《普列汉诺夫传》，第 77 页。

② 参见柳·阿·尼基奇切：《拉布里奥拉传》，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2 页。

③ 见赵小军：《〈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国的传播》附表二。

这版《宣言》附有两位作者为原文各版所写的所有序言，但去掉了 1882 年为俄文版所写的序言。普列汉诺夫本人所写的序言，是一篇后来在欧洲社会主义者队伍中影响很大的长文：《阶级斗争的最初阶段》。这个版本的《宣言》被秘密地运回俄国，在各地翻印、流传。1905 年期间，仅在敖德萨一地就出了三版。

20 世纪最初几年，《宣言》在俄国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了。尽管国外版的《宣言》被列入当局的《禁止在俄国流传和使用的书目》名单，革命者的地下印刷所里还是以油印或胶印、石印方式印刷散发。据统计，当时在彼得堡、莫斯科、喀山、下诺夫戈罗德、萨马拉、奥廖尔、萨拉托夫、里加和其他许多城市都在印刷《宣言》，版本达数十种。为了逃避警察的查禁，这些秘密出版物有时在扉页上写上“沃洛格达，大主教街 17 号 4 号，H·H·阿波菲尔埃森石印局”，封面背面则写上“已经审查通过，1902 年 1 月 6 日沃洛格达”之类的字样；大部分干脆不注明出版年代和地点。

1903 年，莫斯科的地下印刷所秘密印制了《宣言》，封面上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字样。1904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巴库秘密印制了普列汉诺夫的译本，印数高达 1 万册。

按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1948 年的统计，1905 年前这类地下出版物的总数已达 2.8 万册。^①

1905 年革命的急风暴雨，一下子冲垮了政府的禁令。政府被迫允许在国内刊印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而到 1906 年，书报检查制度就干脆无人理睬了，大批的禁书出版了。统计表明，1905—1907 年间《宣言》译本出了好几十种，真正形成了一个《宣言》出版的洪流。

这些译本往往不是以《共产党宣言》的原有书名出版，而是以许多其他标题出版，例

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论共产主义》、《现代阶级斗争》、《社会各阶级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1906 年由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瓦·瓦·沃罗夫斯基（彼·奥尔洛夫斯基）翻译的《宣言》，是这些年代中的最重要版本之一。它包括《宣言》全文和作者为俄文各版写的序言和注释。该译本认真细致地纠正了先前译本的舛错，力求忠实，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宣言》俄译本之一。

1905 年革命失败后，各类《宣言》译本多被查禁和销毁。直到 1917 年二月革命前，《宣言》未在俄国再版过。二月革命把书报检查和沙皇制度本身一起一扫而光，新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热潮重又开始了。到十月革命时，已出版了 20 种以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其中出得最多的，仍是《共产党宣言》。

六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各个出版机构大量地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国内战争期间，《宣言》一次次翻印。据统计，1918—1920 年间出版了 35 种《宣言》，其中有 21 种俄文本，其余 14 种是其他民族的译本，总印数超过 50 万份。《宣言》除了在中心城市出版，也在地方城市如巴库、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喀山、察里津等处大量出版。现在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爱沙尼亚人都可以用母语来读《宣言》了。

1921 年，根据列宁的倡议，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广泛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3 年起，该院开始出版活动，出版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到 1931 年止，《宣言》共出了 14 版总印

^① 见 E·明普林、A·雅科布逊《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性文献》1948 年莫斯科版，第 58 页。

数达到 150 万册。这段时期,《宣言》首次译成为俄罗斯语、哈萨克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亚库特语等语种,并用乌克兰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和犹太语再版。1931 年,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与列宁学院合并,第二年出版了《宣言》的新版本,其基础是 1906 年沃罗夫斯基的译本,但大量参照了普列汉诺夫的译本。这个新版本到 1938 年之前共翻印了 12 次。同一时期,《宣言》的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科米语、库尔德语、摩尔达维亚语、奥塞梯语、塔塔尔语、维吾尔语、楚瓦什语等译本接连问世,其他已出版的民族语言本则多次重印。《宣言》到这一时期苏联境内出版的总印数超过 2700 万册,其中 38 万多册是各民族语言本。^①

1939 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了一个《宣言》的新译本。这个译本参考了普列汉诺夫和沃罗夫斯基的译本,直接利用了列宁的译本,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各版《宣言》写的序言,并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作为附录一并收入。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又出版了俄德两种文字的对照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言》的出版仍未中止。1942 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版了 5 万册《宣言》,1944 年在雅库茨克出版了雅库特语译本。战争刚结束,苏联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两次印刷《宣言》,印数分别是 30 万册和 25 万册。^② 1945—1947 年,《宣言》的白俄罗斯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鞑靼语、卡拉卡尔帕克语等译本接连出版或重印。

1948 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 100 周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出版了纪念版,印数为 20 万册,本版是以 1939 年译本为基础,作了进一步的核对校订;同 1939 年版一样,本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为《宣言》写的所有序言,并在插页中刊出了 1848 年初版封面、1882 年俄文版封面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为 1882 年俄文版所写序言手稿的照片。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还出版了一种刊登德文原文的版本,印数为 1.5 万册。^③

50 年代以来,苏联继续用各种文字大量出版《宣言》,其中包括俄文和苏联境内其他民族文字,以及各种外文,版本繁多,难以列举。除了单行本外,两个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也都收入《宣言》及其各版序言。据苏联学者自己的统计,到 1973 年 1 月 1 日止,苏联已用 74 种文字出版了《宣言》2434.1 万册。^④ 又据 1988 年德国学者格姆科夫所说,苏联在建国 70 年(1917—1987 年)中出版了大约 400 个《宣言》版本。^⑤

在其他国家中,各种进步势力、社会主义政党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者都十分重视《宣言》的出版和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法西斯势力上台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处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政党仍冲破困难,出版和发行了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德国共产党 1935 年印制的伪装本《共产党宣言》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众所周知,纳粹当政后,德国社会主义力量和其他进步力量一起被取缔,德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异常困难。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德共设法印发了一批“伪装书”,即把社会主义书籍,改用小开本、薄篇幅和各种不相干的封面、书名、前言之类“包装”起来,向各处散发。《共产党宣言》是其中一种。它是一本相当于 64 开本的 56 页小册子,封面是赫尔曼·加肯霍尔茨著的《凡尔赛和约及其后果》,不翻开看不出破绽的书名页、版权页、序言,赫然入目的却是

① 见前引 A·明德林、A·雅科布逊书,第 60 页。

② 见前引 A·明德林、A·雅科布逊书,第 60 页。

③ 见前引 A·明德林、A·雅科布逊书,第 61 页。

④ 见《(共产主义宣言)与当代》1974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243 页。

⑤ 见海·易施科夫《〈共产党宣言〉思想的胜利》,载于 1988 年《统一》杂志(柏林)第 2 期。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

二战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宣言》的传播比原来顺利得多了。在德国，法西斯垮台后，德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机构所出的第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各自印发了10万册。在东欧各国内，《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行量也十分壮观，例如仅柏林狄茨出版社一家在1988年以前所出《宣言》的印数即高达750万册以上。^①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除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之外，“马克思学”的学者也都把相当注意力放在研究《宣言》上。由此出现了许多《宣言》版本。就以英美来说，《宣言》的版本除了1888年由恩格斯审定的穆尔译本多次再版（如1947年芝加哥版，1948年伦敦纪念版、1949年芝加哥版、1958年芝加哥版、1959年纽约版、1961年伦敦版、1965年纽约版、1971年纽约版等）外，还出现了一些新译本（如《每月评论》出版社1964年的保罗·斯威齐译本）。另外还有附有一些后世评论者重要文章和编者自己导言的译本。这方面我们举出两种版本：1.D·J·斯特罗伊克编的《〈共产党宣言〉的产生》，纽约国际出版社1971年版；2.F·L·本德编的《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988年纽约和伦敦版。前一版本除《宣言》正文外，还包括两作者的所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有关评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宣言》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史以及作者的一篇导言《〈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及其历史意义》。后一版本则除《宣言》正文、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版序言外，还有：与《宣言》有关的大事年表、本德自己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和理论背景》^②、若干篇有关的考证和研究文章、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些重要人物（伯恩斯坦、考茨基、列宁、麦克斯、阿德勒、托洛茨基等）对《宣言》的评论，以及一组当代学者的论文等。以上两种版本，导言以及各种附录加起来，篇幅都超过《宣

言》本身，为研究者了解各种有关背景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宣言》的新版本仍层出不穷，且在版式、装订上多有出新。例如1990年德国出版的微型《宣言》，方仅盈寸，可置于掌心；封面模仿1848年初版，黄绿色底面上，周围的齿状花边装饰，环绕着哥特体楷文书名，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感。

在《宣言》发表150周年的日子里，世界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部对150年来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名著。据报道，马克思故居展览馆从2月26日起开始举办《共产党宣言》珍本特别展。包括初版和各早期译本在内的50种珍贵版本，此次一并展出，其中也有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法国、俄国、美国、巴西、古巴、芬兰、匈牙利、黎巴嫩、以色列、埃及等国都将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发起的纪念《宣言》发表150年国际会议将于1998年5月13—16日在巴黎召开，届时，将会有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与会；在巴西，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筹委会在全国工会组织“工人统一中心”的支持下已经成立。该筹委会计划在1998年举办一系列以《宣言》为主题的研讨会和纪念会，并将在工会资助下发行50万册《宣言》普及本。总之，在《宣言》发表150周年时，尽管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部名著在人们心目中的魅力却未有稍减。《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在与各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它的光辉思想将永远激励全世界劳动人民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① 见海·格姆科夫《〈共产党宣言〉思想的胜利》，载于1988年《统一》杂志（柏林）第2期。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4—177页。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杨金海 胡永软执笔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诞生150周年，也是它传入中国将近一个世纪。为了纪念这部光辉著作，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为做好该片的创作工作，摄制组的同志历经近一年，广泛收集了国内外专家的有关成果，并奔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且收集到围绕《宣言》发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深感这部著作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宣言》在传入中国整整一百年的风雨历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历经无数坎坷，遭受万般磨难，终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一、《共产党宣言》的最初传入

从1899年《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传入中国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本出版之前，可视为该书的最初传入阶段。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文字传入中国的时间为1899年。

1899年2月到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此文为英国哲学家基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的前三章（此书共十章，同年5月全部译出并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书名仍为《大同学》）。此文在汉文刊物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socialism）及《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

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说马克思是英国人有误，说马克思是国际工人运动领袖是正确的。接着又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炒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竟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① 这里援引的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一段话，现在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

① 《万国公报》第121期，1899年2月，第11—13页。

的了。”在该报同年的四月号上又写道：“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看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①

在同年出版的《大同学》第八章中，恩格斯的名字也被提及。书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又说：“恩格思有言，贫富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搬弄也。”可见，189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和《宣言》的片断已经传到中国。

李提摩太系英国威尔士人，1845年生，1919年去世，他在中国度过了45年。他于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先在山东、山西，后又到天津，还曾任天津《时报》主笔。1877年，上海成立了西方基督教在华的第一个文化机构——广学会（1894年前叫同文书会），创办人是英国苏格兰人书廉臣。1891年书廉臣去世，李提摩太遂继任广学会总干事，直到1916年回国。在他的策动下，广学会出版了许多传播西方文化书籍、刊物，《万国公报》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报纸（形似刊物）。李提摩太的思想对当时先进人士影响颇大。1895年，康有为就与他通信，讨论社会改革问题。同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李提摩太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成立大会，还与他们合影留念。同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不久改称《中外纪闻》）与李提摩太的影响直接相关。李氏还聘用梁启超为中文秘书。光绪皇帝也非常喜欢读李氏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当时光绪帝曾购买西学书籍129种，其中有89种由广学会出版，可见当时李氏影响之大。为此，皇帝曾赐予李提摩太三品顶戴亦即三品官待遇。孙中山早年也与李提摩太有过交往，1894年还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给李鸿章的上书即《上李鸿章书》。

由此可见，作为当时影响学界、出入政坛之士的李提摩太，在传教的同时，将流行于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到中国，决非偶然，而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改良运动。当然，他也决非要在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将其作为众多社会主义学说之一片言只语地传入中国的。

19世纪末，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孙中山1895年领导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逃往澳门，后经香港又到日本、夏威夷、美国，然后又到达英国伦敦，时为1896年10月。10月11日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被关押12天，因其英国的一位老师康德黎给予营救，方于10月23日获释。

孙中山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一年，其间，曾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对此，宋庆龄曾多次讲到，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讲得最精彩：“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②孙中山后来也回忆道：“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交结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

① 《万国公报》第123册，1899年4月，第16页。

② 宋庆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载《人民日报》（1986年11月13日）。

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为一劳永逸之计，仍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

1905年4月，孙中山在欧洲旅行期间还专门访问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常设机关——社会党国际局，会见了国际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并申请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党（即尚未定名的中国同盟会）加入第二国际。虽未如愿，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仍一往深情。他在与比利时《前进报》记者的谈话中讲到：“中国社会主义者为采用机器生产必须同它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缺陷作大力的斗争。他们想一举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想从文明的进步中取其利而避其害。总而言之，他们深信可以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艰难困苦。”^②由此可见，孙中山虽然没有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却是可以肯定的。

1903年2月15日，由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发表了革命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写道：“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很清楚，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文章末尾指出：“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今介绍其书中巨子所著最有名之书于下。”接着便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五部著作的英文标题依次列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这是中文刊物上最早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目。

1903年3月，由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此书曾在四处提及《共产党宣言》。例一：“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乃革（应为“革”——引者）其宣言书，公刊之，为国际的劳动者结合同盟之端绪。”^③例二：“此宣言书之执笔者，即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以其共产的意见，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为一大雄篇。”^④该书最后又提到1848年“马克斯恩格尔斯自朴鲁斯（即布鲁塞尔——引者）寄赠共产党之宣言书。”^⑤

同年10月，日本人幸德秋水著、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中国达识译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由《浙江潮》编辑所在日本东京出版。该书第六章明确写道：“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尔克斯与其友普盖尔同发表《共产党宣言》，评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也。”

1904年，《共产党宣言》一书在日本由英文译为日文，前两章刊登于11月13日《平民新闻》第53号上，译者是幸德秋水和堺利彦。1905年8月，孙中山从欧洲回来后，便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成员、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撰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署名肇仲，发表于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

② 《中国的社会主义》，载比利时《人民报》1905年5月20日，转引自《国际共产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近世社会主义》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2编，第3页。

④ 《近世社会主义》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2编，第13页。

⑤ 《近世社会主义》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2编，附录第5页。

1905年11月26日的《民报》第2号上。在该文中，作者记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并第一次扼要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还依据《共产党宣言》的日文本并参照英文本摘译了该书的五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作者将该书的书名译为《共产党宣言》。例如：“马克思（即马克思）既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奉以为金科玉律。”^①当然，作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总的来说还不深，以致某些地方译得偏离原意，例如将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此后，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也先后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1906年6月，宋教仁署名奇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该文在我国第一次介绍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并指出《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是“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平民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之作共产党宣言也。”文章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尾句译为“万国劳动者其团结。”^②

1906年9月，叶夏声署名梦蝶生在《民报》第9号上发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文章批评了无政府主义，主张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并在谈到后者时指出：“观其共产党之宣言，乃农工奖励银行之设置，可证其主义之非乌托邦者。”^③在《民报》第9号上，还发表了廖仲恺署名渊实的文章《社会主义史大纲》，文章称：“麦喀氏、英皇尔（即马克思、恩格斯）等导其先路，遂成1848年之《共产党宣言》。虽然，民犹洪水也，一决其堤，浩浩滔天，势莫能御。”

无政府主义派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认为《共产党宣言》是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之入门书，不得不研究。于是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便不断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杂志《天义报》（该杂志于1907年由刘师培之妻何震在东京创办，为我国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上。1907年6月25日《天义报》第2卷上刊出“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1907年10月30日该刊第8—10卷合刊上刊登“新书预告”，其中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斯等著”（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即指《共产党宣言》，马克斯即马克思）并说由讲习会同志译，“不日出版”。1907年12月30日，该刊第13—14卷合刊上发表概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文尾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15日，该刊第15卷上刊载了由民鸣翻译为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这是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序言。在按语中编者写道：“《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宣言全文亦由民鸣君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载之。”^④在该刊15卷上，又一次刊登《共产党宣言》等新书预告。1908年3月15日，《天义报》在第16—19卷合刊上刊载了由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全文。在该合刊上同时还刊载了刘师培署名申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

① 《民报》第2号，《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11页。

② 《民报》第5号，第80页。

③ 《民报》第9号，第80页。

④ 《天义报》第15卷，第468页。

党宣言》所作的译序。该序文扼要叙述了《共产党宣言》诞生情况、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共产主义”之关系，认为前者渐融于后者，但又认为，马克思的“此宣言，则中所征引，而不足以备参考。欲明欧洲资本主义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主臬。此则民鸣君译斯编之旨也。”^①

1908年2月，革命派中的井易幕（陕西蒲城人，1888年生，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陕西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18年被北洋军阀杀害）与陕西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该刊曾在第3—4期连载井易幕署名侠魔写的《二十世纪之新思潮》，简要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就在资产阶级各派纷纷研究、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同时，1907年《近世六十名人》一书由世界社出版，该书在我国第一次登载了马克思于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肖像。

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了煮尘重治作、势伸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文章对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主义宣言》）作了介绍。

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可知，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旧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新的社会道路正在选择的时代。为了找到救亡图存的真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作了各种尝试，进行了各种理论选择。《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传播进来的。可以肯定地说，这部著作对当时各派力量都产生过影响，尤其是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各派对它的理解和撷取又各有不同，有的将它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之一，有的则加以批评。就总体而论，对《宣言》的翻译和理解还很不准确，例如多把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相混同。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底庆祝歌德胜利的演讲中，李大钊就提到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刻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指出，此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不能抱有幻想；在一战中真正胜利的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② 这才是20世纪的新潮流，是中国的希望。

实际上，李大钊研究和宣传《共产党宣言》要更早些。1917年冬，他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此，还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他还组织了秘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迷惑敌人，把马克思说成与马尔萨斯相似的“马尔格士”，把研究会叫做“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对外称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

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译文和按语都采用白话文，译文更为准确，如按语说：

^① 转引自《〈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杨纪元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② 《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第5号。

“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大的意见……其要者是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动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1919年5月5日至8日，由李大钊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新青年》同时于第6卷第5号转载。文章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首句被译为“一个妖怪，徘徊欧洲——共产主义的妖怪。”

李大钊还在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的第五、六部分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该文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

1919年11月，北京《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载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李泽彭从英文译出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文，译名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据许德珩回忆，译者已将《宣言》全文译出，准备分期发表，但在第一章发表后，因受胡适威胁和利诱，译者收回译稿，《国民》杂志未再刊载。^①

此外，在五四运动前后，还有许多介绍和讨论《共产党宣言》的文章。如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第18期上王光祈（署名若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一文，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以及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1919年8月7日和11日《晨报》连载的署名毅译的《新共产党宣言》一文；1919年11月25日《民国日报》上署名唯译、民友社原著的《俄国的社会思想历史》一文；1919年11月5日《太平洋》第2卷第1号上高一涵的《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一文；1919年11月11日—12月4日《广东中华新报》上杨匏安译述的《马克思主义》一文；1919年12月《建设》杂志第一卷第5期上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1920年1月1日《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上戴季陶译的《马克斯传》；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当时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19年8月19日—21日）^②连续发表了《社会问题》，在该文中不仅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而且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法要依据各国的国情而定，即“至于进行的方法，各国不同，若是很进化的国家，以下条列很适用的。”接着的便是十大纲领。可见，如何运用《共产党宣言》的原理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已进入当时先进中国人的视野之内。

据罗章龙回忆，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研究会还成立了翻译室，他们几个学德文的同学曾译出过不太全的《共产党宣言》并有油印本，此译本的部分译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过。^③现已查明《京汉工人流血记》（1923年）确曾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的文字，例如其序文前页的花框内录有“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下行是“共产党宣言”。遗憾的是此油印本至今未曾查到。^④

总之，《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初在中国的报刊上首次被提到，1920年出版《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历经20多年。在此期间，有两次传播高潮，即辛亥革命前和五四运

① 参见许德珩《纪念五四话北大》，《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② 该刊目前仅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

③ 参见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78年9月4日），载《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313页。

④ 王禹家藏有《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另参见杨纪元《〈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第43页。

动后。这两次高潮的宗旨都是要救亡图存，但又有着根本的差异：在前者，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为主，在后者，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主；在前者，对《宣言》并未真正理解，更未自觉作为革命指南，在后者则理解日深，并开始用《宣言》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在前者传播面小且多在海外，在后者则传播广泛且多在国内；在前者多为文言文且译文多有错误，在后者则多为白话文且译文更为准确；在前者属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在后者则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过渡。因此，正像李大钊所说，五四运动后，中国新纪元的曙光已现，《共产党宣言》的完整中文译本也应时代的要求而出现了。

二、解放前《共产党宣言》几个完整译本的翻译、传播和现今珍藏

从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翻译出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30个春秋。期间，该书有6个完整的中文版本陆续问世，译文质量不断提高，所收序言不断增加，发行数量日益扩大，并从地下逐渐走向公开。这恰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缩影。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所说：“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销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①《宣言》中文版本的传播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曲折到胜利的状况，而且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色。

（一）陈望道译本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因受十月革命影响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应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在途经杭州时受浙江第一师范校长聘请，陈望道任该校语文教员，浙江一师是当时浙江省最高学府，鲁迅、沈钧儒、李叔同、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先后在此任教。陈望道与当时几个青年教师发起了国文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和教学内容的思想性、艺术性，不料遭到省教育厅疯狂反对，并受诽谤和迫害，校长也被撤换。师生因此抗议，又招军警包围，酿成闻名全国的“一师风潮”流血事件。之后，陈望道回到家乡，并进一步认识到改变社会制度的重要性。

正是在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小柴屋内，陈望道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翻译了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那时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应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的约稿，所依据的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分别由《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和《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提供。

1920年3—4月份，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刊载。但他到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也叫共产党，陈独秀是书记。研究会对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很重视，想出版，又无经费。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1卷第246页。

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并商谈中国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知道后非常重视，便资助研究会（即后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或裕里 12 号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不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这里问世了，时间是 1920 年 8 月。

关于陈望道译本第 1 版的出版时间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定论，或认为是 1920 年 4 月，或认为是同年 5 月，根据有四：一是毛泽东曾一再提到他第二次来北京时（1920 年 1—5 月）读过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二是陈望道回忆是同年 3—4 月间；三是据周作人讲 1920 年 6 月 22 日陈望道将所译《共产党宣言》寄赠给他和鲁迅；四是黎锦熙日记写道，他曾在京长街福佑寺的香案上看到过毛泽东住在那里时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可喜的是，这个问题今天已经得到澄清，即陈望道译本第 1 版的出版时间是 1920 年 8 月，而且是 8 月 17 日以前。首先，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 1991 年被发现的俞秀松日记。该日记写道：“1920 年 6 月 27 日，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里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又写道：“28 日，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①这就证明了，该译本的出版时间一定是在 1920 年 7 月以后。其次，同年 8 月 17 号，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讲到，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共产党宣言》。^②这说明，该译本出版时间不会晚于 1920 年 8 月 17 日。其三，陈望道 1975 年 1 月 22 日到北京图书馆参观时，亲自认定水红色封面且书名印错（即印成《共党产宣言》）的《共产党宣言》为最早的版本，并在蓝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即 1920 年 9 月版）上签名：“陈望道，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这就确定了该译本第 1 版的封面，但因北京图书馆的该藏本是残本，没有封底，所以仍难确定出版的月份。其四，上海档案馆存有此版本，1981 年披露，封底注明“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但孤本难证。其五，1975 年山东广饶发现此版本，1981 年经华东石油学院余世诚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胡永钦研究员鉴定，确定为陈望道译本的第 1 版，从而也就确定了出版时间为 1920 年 8 月。

1997 年底以前，学界尚只知道陈望道译本第 1 版仅有 3—4 册，但通过我们近几个月的调研发现，目前至少有 7 册，分别珍藏于北京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山东广饶市博物馆和浙江上虞县档案馆。

陈望道译本第 1 版属竖排版，小 32 开；全书用 3 号铅字刊印；封面是水红色，中央印有大幅马克思半身肖像（亦即《近世六十名人》一书中的肖像），肖像上端依次印有四排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肖像下方有“马格斯”三字；封底除印有出版时间、原著者、翻译者外，还印有“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定价大洋一角”。

1920 年 8 月，该书第一版出版后，因发现将书名印错，故立即印出第 2 版，将书名改为《共产党宣言》，并将水红色改为蓝色。因此现藏 8 月本实际是两个版本。8 月版印数很少，只有千余册，很快就销售一空。9 月，研究会便又作第二次印刷，仍为蓝色封面，只是封底改为“九月”出版。

^① 见《俞秀松日记》原件，现藏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

^② 资史料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提供。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经出版，便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欢迎，人们纷纷给《星期评论》来信询问该书发行情况。于是沈玄庐编辑在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公开信，介绍了该书的翻译和销售情况。在以后的20年中，该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流传。据邓明以同志讲，单是平民书社从1926年1月至5月就翻印了10次；北伐战争期间，该译本曾在军内散发，人手一册。^①为了避开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耳目，该译本的书名、译者名字和出版社名字更换多次。1921年该书出版时，译者改为“陈佛突”；1923年又改为“陈晓风”；1933年又改为“仁子”。书名也不断更换，如1933年本改为《宣言》；有时又叫《马克思恩格斯宣言》等。据不完全统计，该译本有十多种版本，对中国革命影响重大。

（二）华岗译本

1930年，《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完整译本问世，这便是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华岗译本。这是我们党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华兴书局是我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为了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它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包围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华岗译本就是其中之一。

初版的华岗译本采取了伪装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这三个序言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首次与我国读者见面。该译本的后半部还附有《共产党宣言》英文全文，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采用的是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在我国也属首次，更利于《宣言》思想的准确传播。与陈望道译本相比，华岗译本的质量有显著提高，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所以该本发行后销路很好，很快又重版两次。

1930年3月，华兴书局又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了署名潘鸿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该书除收入了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上述三篇序言外，还收入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该书中，《共产党宣言》改名为《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宣言》。1938年5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又以“汉口竟成印务局”名义印刷，署名彭汉文。该本编者对于为什么要用《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宣言》这个题目作了说明：“……从前中文译《共产党宣言》，其实当发表这个宣言的时候，共产党在任何国家都还没有成立。初次‘共产党’名义的诞生，还远在这个宣言的七十年以后，依照原文应该译为《共产主义者宣言》，但为了读者便利及不失原义起见，本书译为《共产主义宣言》……”。可见，这是译者根据187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在莱比锡刊行《宣言》时的题名而译定的。该书序言还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扼要说明，说《宣言》“分析了过去社会主义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之当前的任务，批评了各派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给了共产主义者以理论上与策略上的武装。举凡科学的社会主义之主要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政治经济，都在这本宣言中有了原则上的说明。这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之一部最基本的系统的著作。”并指出：“劳苦群众的知识分子，革命的青年战士，迅速动员其伟大的科学的研究精神，从社会经济进化上，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上，

^① 邓明以《〈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传播到中国来的》，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从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去认识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这是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及战胜资本主义辩护的重要工具。”不难看出，该书的译者和编者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这也反映出我党的理论水平较建党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华岗译本在30年代印刷多次，印数也很多，现今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如北京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等均有珍藏本，但初版已为数不多。

（三）成仿吾、徐冰译本（简称成徐译本）

1938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三个中文全译本出版，这就是在当时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成徐译本。这也是在中国大地上的大片解放区中由我党公开组织翻译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

对成仿吾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了。早在1929年初，他在法国留学时，就曾译过《宣言》。当时他在柏林编辑中共巴黎一柏林支部的《赤光》报，收到了蔡和森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蔡氏要他将《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于是他就用了当时流行的德文《宣言》版本，参考了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宣言》译出来了。之后，他找了中共中央，请一位德共党员将《宣言》译稿带往莫斯科。由于蔡和森此时已调回国，任广东省委书记，不久牺牲，此稿也就石沉大海了。

1938年，成仿吾在延安陕北公学任校长，徐冰在《解放日报》任编辑。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得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他们翻译。于是，他们把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利用业余时间译出。同年8月，该译本首次在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9月，便在武汉和上海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房等出版。

该译本与华岗译本内容一样，收入《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但也有特点，它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新本子，因为1846年2月在伦敦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为德文，故而依照德文版翻译能够更准确地传达《宣言》的思想。其次，1938年由新文化书房出版的成徐译本还第一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幅照片，亦即今天常见的马、恩标准像，这对人们直观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有重大意义。其三，该译本不仅语言更接近于现代汉语，表达更准确，而且除竖排版外，也采用横排版，开始向现代书籍形式过渡。其四，该译本还首次在香港的“中国出版社”出版，初版时间是1947年10月，并由乔冠华（署名乔木）依据英文校订，文尾有《校后记》并有“1947.10.乔木”字样。香港本以“马列主义理论丛书”之一出版，到1949年6月，共出三版。当然，成徐二人合译《宣言》也属首次。

成徐译本在抗战时期传播很广，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在国统区也传播很广，甚至还流传到敌占区。该本印次、印数都较前大有增加；最后一次再版是1953年12月5日，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为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而出的校译版，该版的序言增加到7篇。成徐译本在延安时期曾长期作为我党的干部必读书籍，对提高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巨大作用。

成徐译本的1938年本（包括延安、武汉本）、1939年本、1947年香港本等，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均有珍藏本。

（四）陈瘦石译本

《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在现有学术专著和文章中也几乎没有涉及。最近我们分别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见到两册陈瘦石译本，方知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原因。原来该译本没有注明出版时间、地点等，加之人们对陈瘦石其人了解甚少，故而对该译本几乎没有研究。

陈瘦石译本很有特点：64开，竖排版，封面中央是书名《共产党宣言》，左上部有红星，红星下边是中国共产党党徽，右部是“陈瘦石译”字样；全书用铅字印刷，纸质很劣。

为了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我们首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该译本是否一个独立版本？从它的形式看，很象是中央苏区的版本，那么它是否中央苏区翻印的陈望道版本？陈瘦石是否就是陈望道？通过比较它与陈望道等人的译本译文发现，它的确是一个独立译本，仅从其首尾句的特点就可以看出：陈望道译本的首句是“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尾句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华岗译本的首句是“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尾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徐译本的首句是“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舞动着——共产主义底巨影。”尾句是“一切国家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博古译本首句是“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舞动着——共产主义底幽灵。”尾句是“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莫斯科纪念版首句是“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怪影。”尾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唯有陈瘦石译本很特殊，首句是“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尾句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同时也可确定陈瘦石不是陈望道化名。

当我们在北京图书馆进一步研究时，发现了这样的线索，即在陈瘦石译本的封底左边印有一排小字“摘自比较经济制度”。于是我们很高兴，立即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宣言》的专家高放教授联系，一同寻找《比较经济制度》一书。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北京图书馆查到了《比较经济制度》上卷，后又通过电话与上海图书馆联系，在祝均雷先生的帮助下在上海图书馆查到了该书下卷。该书属陈瘦石译，下卷附录中确有《共产党宣言》全文。

现已查明，《比较经济制度》的原著者是洛克斯和霍德。洛克斯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顿学院教授，霍德为该院副教授。1938年8月二人合作写完此书，同年由哈普尔公司出版。此书是为大学同学写的课本，属经济学基础理论教材，全书共七篇，此外还有八个附录，第一个附录文件便是《共产党宣言》。

该书的中文译本于“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即194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版，是“中山文库”丛书之一，由设在重庆白象街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全书分两卷，上卷含四篇，下卷含三篇。书前有王文山序。序文写道：“瘦石兄译这本书，费时一年有半。……他工作勤勉，态度认真。文笔清丽可诵，正如他在战前译的自由与组织一样。”经进一步查证知，该书译者陈瘦石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908年，192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192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1933年毕业后在资源委员会任秘书，利用业余时间与其弟陈瘦竹（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二人合译的罗素著作《自由与组织》一书于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1976年去世。^①

因此，可以肯定，《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的出版不会早于1943年9月。

^① 高永良主编《无锡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与其他几个译本相比，《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或许算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译者的目的是将它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参考资料，因此《比较经济制度》一书才得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出版（《比较经济制度》封底上印有“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3400号）。然而，该译本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五）博古译本

1942年10月，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原著，中宣部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一篇序言即《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博古校译本。是年，中共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须学习五本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博古译本成为干部必读的书籍。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还珍藏有当年周恩来读过的《共产党宣言》，上有签字：“周恩来，一九四三、十二、卅延安。”

博古译本的特点是，序言增加一篇，共四篇序言，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尤其是出版发行量极大，不仅广泛流传于解放区，还流传于白区、敌占区，仅我们亲眼看到的该译本的翻印本就有几十种，如华东新华书店本、胶东新华书店本、华北新华书店本、（大连）东北书店本、学习出版社本、山东新华书店本、新中国书局本、华东军区海区政治部本、华北军区政治部本、冀鲁豫书店本、大岳新华书店本、中原新华书店本、华中新华书店本、西北新华书店本等等，其发行量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在几百万册，例如仅华东新华书店从1947年到1949年就印行12000册，东北书店1947年9月一次就印行1万册，仅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一年“干部必读书”（12种）就印行300万册，其中《宣言》至少印行20—30万册。

可以说，博古译本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今天，该译本在我国各图书馆、博物馆都还有大量珍藏本。从这些珍藏本中还可以了解到革命战争年代人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的许多信息。例如上海图书馆珍藏的一本博古译本（学习出版社版）上就有老革命者刘英的签名：“刘英，置于邵阳 1949.11.24”。

（六）莫斯科译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语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宣言》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内容包括《宣言》正文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书写的全部七篇序言，还包括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和补充《宣言》观点的说明。可以说，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

该版本的形式也很精致：封面印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列头像，中央有红星一颗，下面印有“百周年纪念版”字样，书名页前印有列宁和斯大林论《共产党宣言》的文字，书名页后有各占一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像。该版本竖排，印刷和纸质均很精致。

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继重印该版。

三、建国前《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和发行组织的历史变迁

在《共产党宣言》每个中文版本的背后，都有着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这里只能将翻

译、出版和发行这部书的组织和人物略述如下。

谈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组织，恐怕首先要说的就是“亢幕义斋”了。1920年3月，在李大钊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研究会”，该会初由北京大学进步师生组成，后发展到唐山、郑州等地，会员也发展到二、三百人。该会的目的是研究马克思学说，为此，会员们集资办起了一个图书室，命名为“亢幕义斋”（即英文 *Communism* 共产主义音译，“斋”即书舍）。并逐渐搜集了英文、德文、法文的马克思著作。为学习和研究这些著作，首先就得翻译之。于是研究会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罗章龙等人在德文组，他们曾根据德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且出过油印本。可以说，亢幕义斋的翻译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组织。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组织要算1929年成立的华兴书局。当时，国民党正向我党实行空前的文化“围剿”，为了反对“围剿”，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党中央于1929年在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示：“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地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华兴书局应运而生，并组织翻译出版了华岗的《宣言》译本。

1938年5月5日，延安正式成立了马列学院，张闻天任院长。马列学院又分两个部，一是培训部，二是编译部。编译部负责马列著作的编辑翻译工作，张闻天兼编译部主任。成仿吾、徐冰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就是在该组织领导下问世的。该编译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尽管过去也有类似组织，但都不是正式的专门机构。

相比之下，《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和发行组织要复杂得多。最早的出版和发行组织就是1920年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是它组织出版和发行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但作为我党正式的出版和发行机构的建立，是在建党之后的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9月1日，我党便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该社设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今30号），由当时担任党的宣传主任的李达亲自主持，并兼任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人民出版社的宗旨就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为此中央还作出具体指示：“中央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于是，李达等人立即作出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迫害和物质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三种，第一种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署名陈佛突（据陈望道回忆，当时为避人耳目，取“望道”的译名首字母 V.T. 而成陈佛突化名）。人民出版社于1922年被北洋军阀政府封闭。

1923年11月，党又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其社址是原小北门民国路报业里口11号，今人民路1025号。该社由毛泽东负责。由于该社经营有方，不久就在国内外建成庞大的发行网，其分社有长沙文化书社、湘潭书店、南昌明星书店、广州国光书店、潮州韩江书店、太原明星书店、安庆新联书店、青岛书店、重庆新署书店、宁波书店、海参崴五一书店、巴黎书报社、香港代销处。随之，还创办了自己的印刷所——国民印刷所，所址是闸北香山路香兴里，后又迁到闸北北站附近中兴路西会文路。该所后改为崇文堂印书局。正是在上海书店，出版了陈望道署名陈晓风的《共产党宣言》，此外还出版了《共产主义ABC问题及辅助》等著作。1926年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封闭后，被迫转到武

汉，在那里办成长江书店。随着北阀军占领杭州等，长江书店又转到上海，改名上海长江书店，仍由毛泽东领导，1927年3月31日—4月13日，在《民国日报》连载开业启示并书店口号“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动”，于4月11日正式公开营业。但紧接着，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上海长江书店也被查封。

1928年，党又在上海成立了地下出版社——无产阶级书店，不久又被查封。1929年党又成立华兴书局。1930年，《共产党宣言》的华岗译本在此问世。1931年华兴书局被国民党破坏，又转办启阳书店，后又更名为春阳书店，继续发行《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31年，党为了扩大理论宣传，在保定成立了党的又一地下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该社的编辑、校对、出版和发行工作均由王禹夫同志一人担任。在党组织和上海华兴书局的帮助下，王禹夫工作极为努力，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出版发行了两套丛书：“人民文化丛书”（又叫“大众文化丛书”）和“左翼文化丛书”。在这里，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也被出版。为避敌人查扣，该社出版的书籍多为伪装本，书名常常是假名，出版社名字也常署名“人民书店”、“北国书社”、“新生书店”、“新光书店”等。王禹夫同志于1996年1月3日在北京去世，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给他的家人留下任何贵重的财物，只为我们民族留下了上万册的革命书籍，当我们看到这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时，心灵无不为之震撼！

30年代，随着我们党地下出版机构被连续破坏，党的出版事业遭到严重损失。于是党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国统区的进步书店，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书店就是我党领导的书店。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创办的。1926年，邹韬奋任《生活周刊》主编，之后，建立了生活出版社，1932年7月又正式成立生活书店。邹韬奋接受了我党的政策，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其店内的徐伯昕经理在抗战时秘密加入共产党；后来共产党人张仲实又任书店编辑部主任。因此在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

新知书店一开始就是受我地下党领导的。1935年夏，钱俊瑞、姜君辰、薛暮桥、孙治方、徐雪寒等文化界进步人士集资创办此店。徐雪寒是我地下党员，又是此店的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新知书店曾在武汉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大量马列著作。这些书稿由延安的凯丰负责编审，编好后通过单线联系交徐雪寒。因此，“中国出版社”能够与延安解放社几乎同时出版成徐译本《共产党宣言》等书籍。

读书生活书店于1936年成立，早期由李公朴、柳湜、艾思奇负责，后由黄洛峰、艾思奇和郑易里负责。它最早出版的《哲学讲话》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1939—1940年，周恩来在重庆邀请三家书店负责人商谈，请他们合作开展发行业务。于是三家书店立即指派马奔赴延安和晋东南，在那里开设了华北书店，后又在盐城建立大众书店等（1948年石家庄的新中国书局也系三家创办）。1941—1944年，三家书店除重庆之外各地分店均被国民党查封。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家书店在重庆合并门市，第一次挂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牌子。解放战争爆发后，三家书店总部迁往香港，在那里继续出版革命书籍，《共产党宣言》香港版本就是它们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的。

1948年10月26日，三家书店最终合并，这就是今天仍存在的“三联书店”。1949年7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作用：“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责任者的作用，……”的确，在今天珍藏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上，都还可以感受到三联书店的当年的雄风。

1938年，党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出版发行工作。部长由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担任。该部决定，用“解放社”名义出版马列著作等书籍，用“新华书局”名义出版一般社会科学读物。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等一般由解放社出版的由来。

1940年中央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机关”，于是延安和全国各根据地陆续建立起新华书店。因此，博古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翻印本便相当多，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

莫斯科外国语书籍出版局也值得一提。1929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列宁选集中译本校订委员会，负责翻译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杂志等。大致同时莫斯科还办起了中文印刷厂。在此基础上，1931年春苏联外国语出版社正式成立。1938年该社改名为外国语书籍出版局，出版中文、西班牙文、德文和东欧各语种的马列著作。在该局工作的中国同志有李立三、陈昌浩、张锐鸣、谢唯真等。该局出版过不少中文版的马列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共产党宣言》的“百周年纪念版”本就是由谢唯真等人在该局翻译出版的。

四、《共产党宣言》珍本保存的传奇

在那白色恐怖、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翻译、出版和发行《共产党宣言》艰难，但保存这部宝书也相当不易。仅目前所知，在仅存的七册《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第1版中，就有两册是许多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其中的磨难撼天震地。一是广饶本的传奇，一是上虞本的故事。

1975年秋，山东省广饶县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征集革命文物中出乎意外地征集到了一册《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1920年8月版），这是当时刘集村一位84岁的老人刘世厚在精心保存了四十多年后才恋恋不舍地献给国家的。这件事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并引起了学者专家们的注意。不久，华东石油学院社科室的余世诚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胡永钦研究员和东营市政协文委办公室、广饶县博物馆的有关人员组成联合考察组，赴广饶刘集村和济南、上海、北京等地，对该市的版本、传播、保存情况和科学价值作了全面考察和评价，方使其故事为人们所知。

山东济南是我国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最早的地方之一。1920年初夏，陪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联系建党的翻译杨明斋就是山东人，也是最早在苏联参与共产国际工作的仅有几个中国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最早在山东建成共产主义小组，二人也就成为我党“一大”代表。1921年夏，王尽美、邓恩铭从上海归来，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不久便建立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研究、学习的主要文献就是《共产党宣言》。广饶现存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就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间流传下来的。

在这本书扉页的右下角有一朱印“葆臣”。据1923年《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登记，“葆臣”就是济南早期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张葆臣，他还是马列著作发行工作的负责人。在党团员学习活动中，张葆臣这本《共产党宣言》转到了另一名早期女党员刘雨婵手中。刘雨

她的故乡是刘集村，1926年她回乡时将此书和其他马列书籍交给了刘集党支部。

刘集党支部于1925年春建立，大革命时，刘良才任支部书记。他经常给党员宣讲革命道理，依据的主要教材就是此本《共产党宣言》。同志们亲切地把这本书上的马克思（像）叫做“大胡子”，并说，照大胡子说的去做，没错。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不久，刘良才成为县委书记，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不仅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列为禁书，而且对共产党员大肆搜捕、屠杀。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不得不销毁党的文件和学习材料，但这本《共产党宣言》始终未舍得销毁，硬是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下来。1931年2月，刘良才被调往外县工作，临行前他将这部书转交给刘集支委刘考文。1932年8月，广饶党组织被破坏，刘考文预感有危险，便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引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果然刘考文等被捕，刘良才也惨遭杀害，广饶党的活动陷入低潮。

刘世厚不负先烈重望，将这本宝书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十分用心地保存着。他用油纸将它严严实实地包好，再装进竹筒里，时而埋在床铺底下，时而藏在屋山墙上的雀窝里，躲过了敌人一次次的搜查。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三次“扫荡”刘集村，全村房舍几乎被烧光，但这本宝书在刘世厚保护下却安然无恙。1941年1月18日，日伪军千余人进攻刘集村，83人惨遭杀害，5000多间房屋被烧毁，酿成闻名的“刘集惨案”。当时刘世厚本已逃出村子，但当火光冲天时，他又冒险潜回家里，在烈火中爬上屋山墙，从雀窝中抢救出这本宝书。解放战争时期，刘世厚仍到处藏匿此书。

全国解放后，刘世厚才放下心来，使历经磨难的这部宝书重见天日。即使如此，他也爱书如宝，不让家人乱看乱动，只是谈及这些故事时才拿出来细细让人观赏，然后又小心翼翼地用那块老蓝布将它包好，放进小匣子里，再将小匣子放入一口大箱子里。在老人的心中，这部书比什么都珍贵，因为珍藏它和学习它，刘良才等五位先辈献出了生命，而在战火中牺牲的群众更是不可胜数。1979年，刘世厚老人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动人故事却传遍了广饶，那本与他共命运的《共产党宣言》今天仍珍藏在广饶县博物馆内，成为稀世珍品。

1991年7月1日，在党诞生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浙江省上虞县一位老人将她珍藏多年的一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第1版）捐献给国家，这位老人就是革命先辈夏掸臣的夫人。这本书的后面同样有着动人的故事。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学社以进步青年为培养对象，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都曾是它的学生。学社一方面开设外语，主要是俄语，以便让学生到苏联去留学，同时也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陈望道等人是该社的组织者和教师，当然也要给学生讲授刚出版的陈译本《共产党宣言》。

同年，曾在浙江一师读书的学生华林，也因“一师风潮”受冲击退学而来到上海。华林在其老师陈望道的帮助下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在这里，他听到了陈望道讲授《共产党宣言》并得到该书的初版。不久，浙江一师的另一位学生叶天底也到了上海，并见到华林。华林见叶天底思想进步，便将这本《共产党宣言》赠送给他。叶天底不负朋友重望，与俞秀松一起，历尽艰难，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1924年到1925年间，叶天底因病回故乡上虞休养，后在上虞中学任教，并创办中共上虞党支部。这时，他见到中学时代的同学夏掸臣，知夏掸臣为人忠厚，且满怀救国救民的志向，便将自己珍藏的《共产党宣言》一书转于他看。

1928年，叶天底牺牲，夏祥臣就将烈士遗留下来的这本书珍藏下来。其间所经磨难也无法计数。夏祥臣去世后将这本宝书传给夫人。他的夫人又献给了党的70周年生日。今天，这本宝书被珍藏在上虞县档案馆里。

五、《共产党宣言》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第二次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和共产主义的书，其中有三本书特别铭刻在他的心中，使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讲到：“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 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组织湖南学生等各界进行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读了《共产党宣言》，收益颇深，不仅开始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解决中国当时的革命实践问题。

周恩来也是我党最早接受《共产党宣言》影响的人之一。1919年，他还在日本留学时，就通过日本的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了解了《宣言》一书，1920年10月赴法留学，和当时先行留法的蔡和森等人一起继续学习《宣言》，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2月，周恩来等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7月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总支部先后出版了《少年》、《赤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宣传过《共产党宣言》。

前不久我们在上海采访了曾与周恩来同志等一起留学法国的郑超麟先生，他虽已98岁高龄，但对当时学习《宣言》的情形还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当时他跟蔡和森、尹宽在一起，后来也与周恩来在一起，还跟邓小平在一个工厂工作过。蔡和森通过尹宽给他看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尹宽还提醒他：读《共产党宣言》应当与自己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不要像站在高山上一样只看别人斗争。后来，他们还经常开辩论会，周恩来作总支部书记时，跟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斗争很激烈，有时甚至还打架。可见，《宣言》在当时留学生中影响很大。

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6人于1920年夏抵上海，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系统学习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1年他们历经艰难，从上海出发到日本，又经海参崴到莫斯科，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那里他们又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

朱德于1922年9月到法国，10月抵德国，11月由周恩来介绍入党。他曾回忆道：正是在柏林支部，“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③ 此外，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也都是通过读《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彭德怀讲得很具有代表性：“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

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②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5年9月13日）。

③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0、179页。

病，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①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的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深情地说：“我的入门教师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②

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在上海交大读书时，曾打着手电筒在晚上读《共产党宣言》，并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而新中国的建立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拓了广闊的道路，同时也为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新中国建立后，全国人民掀起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热潮，为了适应学习的需要，解放社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北京版。它是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共产党宣言》的“百周年纪念版”的中文版翻印的。

1949年11月解放社根据“百周年纪念版”翻印的《宣言》是新中国诞生后出版并在全国发行的第一个版本，同时，将马克思恩格斯为各种版写的七篇序言编在一起发表，这在我国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史上尚属首次。1951年1月解放社又将该译本作为“干部必读”出版了单行本。同年4月该版又改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布面精装本，作为第三版。1951年10月起又出版了平装本，从1949年至1953年期间，除了印行32开本外，曾陆续出小32开的普及本，作为第4版，印次达十次之多。此外，北京时代出版社还依据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三版于1954年7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俄华对照本。直到1957年2月《宣言》重印时，才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所收《共产党宣言》已修订过的译文作了部分改动。重印时版面也由竖排改为横排。至此，从新中国建立后至1958年以前，全国各地流传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基本上是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百周年纪念版”及后来作了修订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的译本翻印的，直到1958年8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出版以后，《共产党宣言》才有了新的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的《共产党宣言》是由中央编译局重新译校的。

中央编译局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53年1月成立的。它的任务是“有计划、有系统的翻译马列著作”。从此，中央编译局成为全国翻译马列著作的中心，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进入了一个集中力量、统一领导、有计划、有规模开展起来的新阶段。同时，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承担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1954年初，编译局开始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单篇著作。1955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工作。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据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进行翻译的。1958年8月，收有《共产党宣言》一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共产党宣言》就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译文。一年之后，即1959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宣言》单行本，作为第五版。这是一个新版本，其特点是，《宣言》的正文和注释均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的新译文排印；正文前有七篇序言，序言的译文则仍按旧版排印；书后有注释5条，是新增加的，在此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24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以前的各版只有边注和脚注，书后没有注释。这个版本在国内流传达五年之久，印量也较大。1963年4月人民出版社根据新译文出版了64开本的精装和平装两种袖珍本。1964年5月为了方便老年读者阅读，又出版了16开本三号仿宋字的大字本。1965年12月，由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制，人民出版社出版12开本的直排线装宣纸本（分两册），书后附有校后记。此外，文字改革出版社于1958年11月出版了《宣言》汉语拼音注音本。1964年9月，中央编译局又根据德国柏林秋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德文原文本对《宣言》重新作了校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第六版。这一版的《宣言》正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译文的基础上，根据德文原文，参照英文、法文、俄文各版译文和国内出版的各种中译本，采取集体译校的方式，集思广益，逐字逐句的讨论，字斟句酌地研究校订的。德文版同经恩格斯校订过的1888年英文版有重要出入的地方，都用“译者注”注明。正文前的七篇序言也是重新译校的。书后的注释增加到29条。这一版本的译文较以前的版本有很大的改进，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我国流传甚广的比较稳定的版本。从1964年至1974年间既出版过平装本，也出版过精装本，印次较多，印量也很大。197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个版本重印了大字本。民族出版社也先后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五种文字出版了《宣言》的少数民族文本。盲文出版社还出版了《宣言》盲文版。197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又将该版《宣言》的正文及七篇序言全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出版。1978年11月，在《宣言》发表一百三十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成仿吾根据葡文重新译校的另一个版本。1992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版的《宣言》，该版的译文是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的译文基础上重新作了校订。该版的译文最初是在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所编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中发表。1995年6月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译局对《选集》各卷所收的文章的译文重新作了校订。1997年8月人民出版社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一卷中的《宣言》的新译文出版了单行本，并作为马列著作的系列书《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之一种出版发行。这是《共产党宣言》迄今在我国出版的最新的版本。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这部辉煌著作发表1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纪念版和珍藏版。该版辑收了1848年2月出版的德文第一版全文和1995年的经过修订的最新译文的中文版，并附有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藏的世界各国《宣言》版本的封面20余幅。书前的两幅马克思恩格斯肖像采用已故国画大师蒋兆和所绘，且是首次发表。《宣言》珍藏版的封面及函套选用珍贵的金丝楠木镶嵌紫铜文字及优质羊皮制作，装帧精细，印刷精良，是具有收藏价值的版本。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这部光辉著作在中国经历了从翻译片断到翻译全文，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为多种民族语言，从伪装本、手抄本到纪念版、珍藏版的艰难曲折、可歌可泣的过程。《宣言》的伟大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作者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兴耕研究员为本文的撰写给予指导、修订并提供了陈瘦石生平、《共产党宣言》电视片摄制组的其他同志罗燕明、冯雷、孙宽平提供了建议和有关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我党领导人论《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党宣言》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0页。

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写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87页。

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举行。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经由公开宣

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17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经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同盟在1847年到1852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作狂人呓语，看作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9—210页。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之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同盟除了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在本国大约有30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单个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只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理，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阶级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

果。”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是得到了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 40 年以后，它已经成为欧洲——以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 年）（1884 年 2 月中—3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80—181 页。

自从 1848 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寸一寸地不忘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首要的伟大目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只是把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利益看作分期偿付的债款。因此他们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作是沿着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党人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作是最终目的。

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894 年 1 月 26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3—454 页。

在今年 6 月 22 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您责备我说，我维护了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而您恰和我相反，认为重要的是根本消灭阶级差别。这个修正，使我莫名其妙。

您非常清楚，在“共产党宣言”第 16 页上（1848 年二月革命之前发表的）写道：“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您知道，还在 1848 年 2 月之前我在“哲学的贫困”这本书里在反对蒲鲁东的时候也维护了这样的观点。

最后，在您批评的那篇文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3 期第 32 页）里我写道：“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就是宣布不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卡·马克思：《致“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1850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下同）第 7 卷，第 378—379 页。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那末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快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等人（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2—384页。

如上所述，我们自己也把国家占有地租看做其他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种。这些措施，

如《宣言》也指出的，充满了内在的矛盾，这是必然的。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81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192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的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接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恩格斯：《致革·范一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0页。

达到这种结果，把各种独立的部队联合成一支具有临时纲领——不管这个纲领如何不够，但只要它真正是工人的纲领就行——的全国性的工人大军，这就是在美国须要完成的下一个巨大的步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制定无愧乎这个运动的纲领，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做许多事情，只要它愿意像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只占工人阶级少数的时候那样行动就行。这个策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话陈述的：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理，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胜利。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在同一旗帜下的统一的军队一样在战斗着。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91—392页。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

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超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极大，他们由于对论战中所作的正面阐述感兴趣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对象的同杜林观点的论战。

恩格斯：《反杜林论》2版序（1885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7页。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258页。

《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

共同纲领。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4页。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249页。

随着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决，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第一个时期的帷幕便降下了。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但它从1836年起持续到了1852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散居国外，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经开展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里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0页。

在这次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
110

的事实还是：“20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至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进行的进一步的片面化，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notre maître à nous tous*。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纲领，才能够在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隆工人中间占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定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社会主义者”，可是遭到了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最激烈的反对。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隆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7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洪峰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如果说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那么在西班牙一直忠实地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这个小小的核心正在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党，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无政府主义前辈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语族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族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87年第2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134页。

使运动扩大，和诸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象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莫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德国人象我们在1845—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

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理威茨夫人（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5—576页。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的措施。在德国谁真正为废除长子继承权和其他封建残余而斗争，为废除官僚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而斗争，为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和对集会结社权的限制而斗争，那我就会支持谁。如果我们德国的进步党或者你们丹麦的农民党是真正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些受到俾斯麦或埃斯特卢普的威胁就溜之大吉的可怜空谈家，那末，我决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同他们一起采取任何暂时的共同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当我们的代表投票赞成（他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时，这也就是一种共同行动。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这样做：直接对我们的好处或对国家的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进行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线。您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阐明，我们在1848年，在国际中，到处都遵循了这种政策。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1—322页。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繁重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促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历来是

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豪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够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6—518页。

拉萨尔彻底毁坏了自己的运动，但是，当然这并不妨碍他重新再干。这头蠢驴现在真该从《宣言》里好好学一学，在这种时候应该怎样对待资产阶级。

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63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370页。

拉法格给我寄来了他用法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我们应当看一下。我今天就把译稿邮寄给你。这件事目前不必着急。我决不愿让拉法格在这件事情上遭受不必要的失败。如果这部著作迟早要在法国出版，那末其中某些部分，如关于德国社会主义或者“真正的”社会主义部分，则需要压缩成几行，因为这些东西在那里引不起任何兴趣。

马克思：1869年4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282页。

最后，给你寄去一本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俄译本。我在《工人报》和其他报上看到，由巴枯宁继承的《钟声》出版社还有这个译本；因此我向日内瓦函购了六本。这对我们也总是有意义的。

的。

马克思：1870年4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478页。

澳大利亚也受到搅扰。首先是直接由于黄金的影响和停止澳大利亚的任何其他出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商品输入的增加，再就是由于此地每星期有五千过剩人口离境到那里去。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是在《宣言》中没有预见到的两个场所：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了新的大市场。这是必须注意到的。

恩格斯：1852年8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115页。

列宁论《共产党宣言》

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的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列 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主义》（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10—1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310页。

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26卷，第50页。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外（德国的庸人们对于在国外谈论革命的斗争方法感到吃惊！），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进行革命，直接和公开地谈到使用暴力，并且声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革命目的、革命任务和革命斗争方法。1848年的革命证明，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事变采取了正确的策略。

列 宁：《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7卷，第49页。

我在革命的刊物上也经常看到那种与出自沙皇检查官之口的相似的“暗示”，这些“暗示”责备我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我在国外向俄国的群众发出革命的号召。这些“暗示”出自沙皇的检查官之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老实说，我曾等待累德堡提出别的论据。累德堡大概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他们有名的《共产党宣言》时，也是从国外向德国工人发出革命的号召！如果没有一些革命者流亡国外，往往就不可能有革命斗争。

列 宁：《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1918年1月27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310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态发展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

马克思首次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

列 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05页。

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有俄译本），后来在伦敦又和弗·恩格斯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它被译成欧洲几乎一切国家的文字及世界上其他一部分国家的文字（俄译本共有大约8种版本，在1905—1906年出版，其中包括铁锤出版社、钟声出版社和阿列克谢耶娃等的版本。大部分被没收。曾用过《共产主义宣言》、《论共产主义》、《社会各阶级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历史哲学》等各种名称；该书及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完整的和最确切的译本，大部分见“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版本）。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84页。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80页。

同志们，我同意拉林同志的说法，更改党的名称和去掉工人党的字样确实会被人利用，但是不必顾虑这一点。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坏事都要顾虑，我们就会变得谨小慎微。要知道我们是在恢复举世皆知的老的优良范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宣言：要修改的并不是下面的内容：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其余各个阶级，包括劳动农民在内只有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这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基本原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论点，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善意的误会，至于那些不怀好意的误会和曲解，你是怎么也管不了的。因此，必须恢复老的优良范例，完全正确的范例，这个范例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它传递了全世界，传递了所有的国家；在我看来，背离这个优良的范例是没有根据的。

列 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58页。

司徒卢威先生说，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是资本主义的急剧崩溃和毁灭。（他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地方”使人有根据这样想，实际上马克思的一切著作都贯串着这种观点。）他的后继者却在为改良而斗争，对40年代的马克思的观点“作了重要的修正”，否定横在资本主义和新制度之间的“鸿沟”，而承认“一系列的过渡”。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是正确的。“马克思的后继者”没有给马克思的观点作任何重要的或不重要的“修正”。争取改良的斗争根本不能证明“修正”，它丝毫没有修正关于鸿沟和急剧崩溃的学说，因为这种斗争具有公开而明确的目的——正是要达到“崩溃”；为此就必须有“一系列的过渡”——从一个斗争时期过渡到另一个斗争时期，从一个斗争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斗争阶段，——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也承认的。他在《宣言》中说，决不能把走向新制度的运动同工人运动（因而也是争取改良的斗争）分开，并在最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措施。

列 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400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批判各种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旧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它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批判和抽象议论上；它证明了它的纲领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适应人民群众即工厂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运动的需要的；它现在需要采取下面这个特别艰巨的但也是特别重要的步骤：给这个运动制定一种适合于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社会民主党不能只是简单地为工人运动服务，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这里用的是卡·考茨基的定义，它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无处可寻的。一方面，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固然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卓越革命家和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

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

列 宁：《为〈工人报〉写的文章（1899年不早于10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166—167页。

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成为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1883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列 宁：《论〈宣言书〉》（1899年底或1900年初），《列宁全集》第4卷，第273页。

我们准备按第二种设想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期待这个方针明确的机关报，既能够完全适用于（我们在下面就要谈到）反映不同的观点，又完全适用于撰稿人之间进行同志式的论战。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这已经反映在《共产党宣言》和西歌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中），并且主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不断地发展这些思想，坚决反对伯恩施坦首先提出而且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机会主义的修正。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促进这一斗争，指出斗争的必然的最终目的，分析决定斗争方法的条件。“工人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分离开来，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代表所有国家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决不应当盲目崇拜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方工人运动的某一个阶段。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有责任支持反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削者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坚决反对削弱或抹杀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的一切企图，社会民主党是实行社会革命的政党，它无情地敌视维护现代社会制度的一切阶级。我们认为，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历史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成为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应当实现俄国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向它提出的、俄国革命运动的光荣的活动家给它留下的任务。只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只有日益深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扩大政治宣传和鼓动，社会民主党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们将根据上述观点（这个观点，“劳动解放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以及宣言《解说》，即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俄国的工人事业》（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论证），已经不止一次地作过详细的阐述和论证，这里只是最概括地谈了一下），来阐明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将力求把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抗议的一切表现同上述思想联系起来。

列 宁：《〈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1900年3月底—4月初），《列宁全集》第4卷，第288—289页。

社会民主派或工人民主派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同时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其所以是老问题，是因为从社会民主派刚一产生的时候起这一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就已经阐明

了。其所以永远是新问题，是因为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每一步，都会使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流派发生特别的、独特的结合。

列 宁：《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1905年1月11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65页。

那些对建立非党工人组织表示同情或者哪怕对这种愿望漠不关心的工人同志，应当向敌人学习！请回想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变成阶级，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团结日益加强，也是由于他们的觉悟日益提高。……工人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这一切，你们就会相信，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打倒非党性！非党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口号。

列 宁：《向敌人学习》（1905年11月18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8—109页。

我们能够（并且必须）肯定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我们只应当有条件地指出它的革命性。只有这样的表述，才能准确地符合马克思学说的整个精神。例如，《共产党宣言》直接指出：“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如果说’！），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不用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中，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理论家始终不渝地承认这个原理（例如，恩格斯在1894年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驳斥法国人的土地纲领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当小农没有离开自己的立场时，他们不是我们的，他们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那些人去磨练他们吧，他们愈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欺骗，就愈会靠近我们），并且直到现在为止的历史，直到我们亲爱的朋友，即“批评家”先生们为止的历史，都以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理论。

列 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902年3月14日前），《列宁全集》第6卷，第215页。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其余的阶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和实际成为革命阶级。有些人把这个真理“说成是”某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教条，并且企图要天真的读者相信，似乎这个教条的“全部基础就是确信公开的政治斗争遥遥无期”，试问，对这样的人该怎样看待呢？

为了反对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学说，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这就暴露了他们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

列 宁：《革命冒险主义》（1901年8月1日和9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376页。

草案前进了一大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原则的叙述比以前更加明确。进步还表现在各项原

则的内容上——从民粹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革命党的批判已经有了成果；批判迫使他们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和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观点。这样一来，旧的、民粹派的、模糊不清的民主主义的观点的特征就表现得更加明显。有人可能会责备我们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社会革命党的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的社会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我们要提醒这些人，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分析过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不仅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并不排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本质。

列 宁：《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1905年1月11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76页。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各该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

列 宁：《约·革·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7—198页。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记住工人们常常忘记的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人民摆脱压迫，并不需要马上消灭阶级；应该由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工人掌握政权。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这是你们大多数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以前写成并在世界各国以各种语言流传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读到过的真理。到处显示出这样的真理：为了战胜资本家，要使有组织的城市工厂工人在同剥削制度作斗争的时期，当人们还愚昧无知，还不相信新制度的时候，成为统治阶级。

列 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1918年6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424页。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指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过头话”，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和考茨基

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20页。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885年德文版，第182页）。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第37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22页。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第4版，第98—99页）。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

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27页。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推翻“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列 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35页。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说出来，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对这点资产者也“同意”，因为工人反正都在斗争，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们利剑的锋芒磨去），——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

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6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1—24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这是在1872年），认为必须特别提醒工人注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叛徒考茨基写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本小册子，对工人隐瞒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本小册子受到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的热烈赞扬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的人就是这样赞扬的。

列 宁：《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384页。

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60—61页。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因为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61—62页。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可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24年7—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75—76页。

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

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同一个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济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

列 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78—79页。

请注意，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即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实际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1卷，第147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从评述（和控诉）俄国资本主义写起，然后再强调运动的国际性质，这一运动，用《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就形式来说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运动。

列 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1902年1—3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200—203页。

《共产党宣言》说，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同时又指出，我们对民族和祖国的承认，是有限度和有条件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因而也是资产阶级祖国的必要形式。机会主义者歪曲这一真理，把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是正确的东西搬到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而在谈到这个时代，谈到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为摧毁封建主义而是为摧毁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任务时，《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指出：“工人没有祖国”。不难理解，为什么机会主义者害怕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真理，甚至在多数场合害怕公开地探讨这一真理。社会主义运动在祖国这个旧框架内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创造人类社会生活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在这样的形式下，任何一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合理要求和进步愿望，都将在消除现有民族壁垒的条件下，通过国际统一而第一次得到满足。现代资产阶级试图以“保卫祖国”的虚伪借口来分裂和离间工人。对此，觉悟的工人将要作出的回答是：进行连续不断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推翻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建立起各国工人的统一。

列 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1914年10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44页。

“工人没有祖国”——这就是说：（a）他们的经济地位（雇佣劳动制）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

的；(β)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的；(γ)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的；(δ)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

是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当任务是要推翻异族的压迫时，也不应当战斗呢？应当还是不应当？

殖民地争取解放的战争呢？

爱尔兰反对英格兰的战争呢？

难道起义（民族的）不是保卫祖国吗？

列 宁：《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1月20日），《列宁全集》第47卷，第458页。

《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没有祖国。

这是对的。但是，那里不仅仅指出这一点。那里还指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些不同。如果只抓住第一个原理（工人没有祖国），而忘记了它同第二个原理（工人组织成为民族的阶级，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的联系，这将是天大的错误。

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联系就是，在民主运动中（在这样的时期，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拒绝支持这个运动（因而，也不能拒绝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恩格斯在1859年（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这本小册子的末尾直接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直接号召德国人进行民族战争）。1891年，鉴于法国（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反对德国的战争当时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直接承认要“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头脑不清呢？不是的。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91年真的应该在反对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会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战争。

列 宁：《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786页。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绩，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列 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97页。

我党领导人论《共产党宣言》

这个阶级竞争说，是 Karl Marx 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将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从来社会的历史都在阶级对立中进行。”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太古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凡过去的历史，社会的经济构造，都建设在阶级对立之上。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6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指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党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文集》（下），第55页。

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党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第61页。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共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激励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第64—65页。

照现在的情形讲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很有分别。当一八四八年一月时候，昂格思（Engels）与马克思同作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了。其后一八八八年用英文发刊，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言。昂格思说，在一八四七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智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年12月15—17日）》，《李大钊文集》（下），第505页。

德国底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政党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洛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1921年1月）》，《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18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说：“（一）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二）颠覆有产阶级底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使他们踏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格斯底主张，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说：“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民众阶级在他们国里争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脱出一切国家的界限，替无产阶级全体指示共通的利害。“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的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格斯所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彩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1921年1月）》，《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186—18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新版《共产党宣言》译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

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明确地说，这指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引者注)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翻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清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3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7页。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

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通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毛泽东：1939年底与曹志的谈话，《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第242—24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

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个方针一直到全国胜利都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束缚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如此。第二国际一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第二国际违背这一方针，崇拜自发论，一切听其自然。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联共布党的领导下，先打倒沙皇，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后打倒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第180—1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第2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第226页。

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①,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及注释(1949年3月13日),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26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2—151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共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藏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第252—25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① 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的十二本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斯宾(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的真理颠扑不破。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这十一二年来，我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马克思主义从形成、发展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七年了。从一八四二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左派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算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在这七十五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像十月革命在苏联那样取得全国的胜利。但马克思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很大。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贡献概括为两条：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一是发现剩余价值。唯物史观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是怎样发财的，工人是怎样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怎么样。这两条是高度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起战斗的，而且许多著作是合写的，如《共产党宣言》等。由恩格斯讲马克思的贡献，讲得最清楚。

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第240—241页。

我们从1938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

陈云：《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陈云文选》第3卷，第361页。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的探索。近几年国际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引人深思。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左凤荣 葛 宁摘编）

国际共运人物论《共产党宣言》

胡振良

“《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年的历史中，它的命运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无论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还是被运动推上前台的同路人，对《共产党宣言》都极为重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要的文献都有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涉及对《宣言》历史的说明，内容的把握，原则的阐述，地位的认识，以及对待的态度和运用的方法。研究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有关论述，对于学习《宣言》的内容，把握《宣言》的实质，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价值。如果说《宣言》是一面伟大旗帜，国际工人运动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那么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就是队伍的旗手。旗手对旗帜的认识有代表性，研究它对认识旗帜和运动本身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以下我们根据现有材料，大致按历史线索，概括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有关论述。选材主要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它”活动家的有关论述和情况，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论述，我们只是在个别地方有所涉及（该内容本书有专章进行介绍）。

一、《宣言》问世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驱队”对它的“热烈欢迎”

“当我在1847年听到卡尔·马克思的演说、读懂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我才明白，仅凭个人的热情和善良的意志是不足以改造人类社会的……我抛弃了狂热和幻想，明确了目的，获得了知识……”①

“《宣言》是现代工人运动的基石，是它的纲领，就象后来《资本论》是它的科学一样。”“他们写下了《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学说和策略的基本要点。”“如果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再没有写别的，如果他们被革命所吞噬（革命前夕，他们高瞻远瞩，呼喊着把《宣言》带给世界），他们也还是不朽的。”②

1850年英国宪章运动著名左翼领导者之一乔治·哈尼主办的《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了《宣言》的英译本，哈尼为其写了序言，第一次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作者，把《宣言》称作“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

① 《一八四八年前后——一个老共产主义者的回忆》费·列斯纳，见《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第2页。

② 《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威·李卜克内西，见《我崇拜的人》，第18页。

件”。①

二、巴枯宁对《宣言》的翻译和拉萨尔对《宣言》实用主义的借用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最多只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②（作为主张阻止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巴枯宁翻译《宣言》的目的是为民族派提供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因此，《宣言》俄文版的出版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工人纲领》借用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内容。但是它恰好没有《共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把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唯心的东西和唯物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给渴望科学指导的工人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③

普列汉诺夫说：“它（拉萨尔的《工人纲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共产党宣言》借用来的。这说明其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占优势的原因。”

梅林说“《工人纲领》是反映俄国状况的《共产党宣言》”。④

马克思说，《工人纲领》“无非是把《宣言》和其它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上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⑤

三、“《宣言》重新走上前台，成为世界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共产党宣言》的古典形式本身确实使它在世界文献中占有一个巩固的地位，”“它在一面极小而又一尘不染的明镜中反映了作者们的新世界观。”“《共产党宣言》的根本真理是不可动摇的，甚至它的错误也是富有教益的，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全部世界历史都响彻着《宣言》结尾处提出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⑥

“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阅读到《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语。”“《宣言》

及其作者们的其它著作开辟了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文献史上的新时代——无情地批判现时劳资关系以及与任何乌托邦不的、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的时代。”⑦

《纪念〈共产党宣言〉》写于1895年4—5月。拉布里奥拉在这里指出了《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说明《宣言》的出版“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他阐明了《宣言》产生的原因、背景和过程，认为《宣言》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宣言》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过程；他指出《宣言》的“中枢”是它完全贯穿著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科学地论证了“新的社会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使人民确信共产主义能“结束或解决当前的阶级斗争”；他还用《宣言》问世后的50年的历史补充了《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当时在意大利存在的各种流派。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是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杰出的理论家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拉布里奥拉曾把他的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寄给恩格斯，恩格斯读后称赞他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在德译本的序言中说“作为《宣言》的作者之一的恩格斯有许多问题不便谈，拉布里奥拉都恰如其分地着重指出了。不过他观察方法有所不同。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来再现这一理论的”。“《宣言》要渗透到每个有觉悟的工人的血肉里去。拉布里奥拉作为一位可信赖的导师，在这方面是能够

① 参见康捷尔编《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第4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0页。

③ 《拉萨尔传》第123页。

④ 转引自张文焕《拉萨尔评传》，第113、11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0—321页。

⑥ 梅林著《马克思传》，第189—90页。

⑦ 转引自米·约夫楚克等著《普列汉诺夫传》，第74、75页。

为他们服务的。”“他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之一，将永远名垂国际社会主义史册。”^①

四、世纪之交，伯恩施坦对《宣言》基本原则的修正

70年代伯恩施坦在对杜林“坦率地表示信奉社会主义”十分赞赏的同时，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只包含着“一些概括性的论断”；这些论断“已不能满足运动目前达到的水平的要求。”^②

从1896年到1898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组文章，他以探讨问题细节为根据，否定基本原理和最终目标，他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即使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文献，实际上也是“一个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辩护的纪念性作品”。^③

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98）上为自己辩解，伯恩施坦写了《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面声明》一文，该文围绕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观点的修正展开。首先，认为《宣言》中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时间上的估计是错误的，因而，对其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达到的形态也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预见；其次，《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分析也是错误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增殖没有引起社会的两极化的尖锐对立，而是产生了大量的中等阶层”“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巨大的政治灾难的必然性和机会则越来越减少”；他坚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跨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当前的运动。^④

1991年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指出，它所要批判的是基本理论；第二、第三和第四章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修正，末章阐述他的理论、策略和斗争手

段。^⑤

五、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对伯恩施坦修正的批判

奥古斯特·倍倍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如果伯恩施坦的修正成功，“原则成了问题，策略也就成为问题，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工人的立场也就成了问题，那就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了”。^⑥

为了认清问题的本质，开展斗争，倍倍尔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宣言》，他提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极好的著作，是社会主义的福音，必须不止一次地，不，不止一次阅读，以求甚解”。^⑦

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倍倍尔作为主要报告人作了《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报告。倍倍尔认为垄断的形成没有缓和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如果不进行斗争，既不能取得成就，也根本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工人阶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必须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⑧

罗莎·卢森堡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同伯恩施坦的论战。1898年9月21—28日她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第1组论文，对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连载的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论文进行了批判。1898年10月卢森堡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伯恩施坦。1899年4月4

① 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49、153页。

② 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发展的过程》，第14页。

③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245页。

④ 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8—42页。

⑤ 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

⑥ 《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105页。

⑦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记录》转引自《倍倍尔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⑧ 《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216页。

日到 8 日她针对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的第二组论文，进一步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本质，捍卫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原理。

考茨基也一定程度地参加了对伯恩施坦的批判。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证的这条原理（无产阶级解放必须实现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必须夺取政权），使社会民主党有别于上一世纪前半期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关于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和布朗基有相似之处的。”但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为公有制的经济可能性；”“只有当无产阶级已变为人数众多的阶级。……又很好地组织，并透晓阶级状况、国家本质，无产阶级才能夺取和保持政权。”而这些条件的发展是不可阻挡地发展着必然。他指出“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这个世界观已为世界社会主义所接受。我们时代国际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世界观之上。”“但是这个世界现在它胜利前进的道路上也曾受到社会民主党一些人的怀疑和批评。尽管如此，实际上事情却是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道路发展的。”“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错了，他们把革命看得过于相近。”有些同志则从预期的革命未到来这个事实做出“在改变了的条件下，革命已经根本不可指望；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结论”。问题的实质是要改变我们的基础，改变我们的策略。^①

六、本世纪上半叶共产党人对《宣言》原则的坚持和发展，其它社会主义派别对《宣言》地位的肯定

“七十二年以前，共产党就已经向全世界

宣布了自己的纲领，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预言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写的宣言。”“共产主义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曲折的道路，除了蓬蓬勃勃的高潮之外，也有过低潮时期；除了成功之外，也有过严重的失败。但运动基本上是循着《共产党宣言》预示的道路前进的。”^②

《宣言》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确立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它诞生以来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者。毛泽东 1938 年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③ 解放后，毛主席说自己每年都要把《共产党宣言》读几遍（范若愚《无产阶级将获得整个世界——〈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30 周年》）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④

“英国工党植根于英国的历史中……大陆上的社会主义更直接地导源于马克思，我们自己的思想从来就不同于大陆上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们在无数方面也一直蒙受到了《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的影响”“两位作者是最先承认必须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运用理论的人，但甚至连他们提出的详细纲领也是我们深感兴趣的。”“我们的许多主张和要求，都是《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要求，谁能怀疑我们和《宣言》的作者有着共同的理想呢？”^⑤

“《共产党宣言》早已过了需要加以颂扬的阶段。每一个研究社会的严肃的学者都承认它是有史以来许多杰出的政治文件之一；

① 参见《考茨基言论》第 96—103 页。

② 参见《共产国际宣言》1919 年 3 月。

③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31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⑤ 《共产党宣言》见拉斯基《〈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第 3 页。

它发生的影响可以和 1776 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 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相比拟。”

“它表达了一种历史哲学，分析批判了种种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强烈地号召起来采取革命行动。”“它的目的是要使工人阶级意识到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要把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对这人使命感觉到的深刻的迫切感传达到工人阶级。”

“《共产党宣言》取得了卓越的地位，成为一部同它写成后一百年来一直在热烈进行着的争论直接有关的经典著作”。“俄国革命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严重地否定了《宣言》的精神，而《宣言》的作者会相信‘工党政府能实现它所以要执政的伟大目标。’”^①

七、马克思逝世百年纪念之际，各国共产党论《宣言》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已经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这一学说总的说来，对于共产党人和对于一切想通过和平方式真正地变革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党人来说，今天仍然继续有效。”^②

前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指出，“《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以天才的洞察力非常充分而又完整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影响力之大，阐述的形式之完美，令人赞叹不已。《宣言》的创作永久地奠定了工人阶级革命学说的牢不可破的基础，完全有理由把《宣言》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歌中之歌。”

“《共产党宣言》以政治文献的形式，清楚地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历史的、科学的分析。马克思在阶级斗争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于阶级社会这种完全的否定的、批判性的分析是前所未有的，以人们心灵发出最热烈的呼唤。”（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

此外，金正日在讲到“主体思想”，安德罗波夫在讲到改革、所有制，卡德尔在讲到“南

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南非共产党在讲到民族解放运动，瑞典左翼党人在讲到争取和平斗争时都讲到《共产党宣言》的思想。^③

八、世纪末对《宣言》的思考

原俄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鲍里斯·斯拉温教授在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思考时指出“《共产党宣言》否定私有制，这种否定被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然而，这种否定仅仅在战略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就具体历史而言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消灭私有制时，意思是扬弃私有制。也就是说，他们把私有制问题置于历史基础之上。”^④

德国《民主主义导论》（1996）作者把《宣言》关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 把“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则。^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地探索。”^⑦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

① 《工党宣言》见拉斯基《《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第 25、53、75 和 86 页。

②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商务印书馆，第 210 页。

③ 参见《外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④ 见《国外理论动态》1998 年第 3 期，第 2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4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3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⑦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页。

前苏联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

朱 可 辛

《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前苏联学者对它的评价是很高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新纪元的一个新起点。有学者甚至认为，虽然在科学和社会思想方面，有不少著作在历史上、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但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一本科学著作，在其对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对人类的智慧、心灵和事业的影响的力量和深度方面，能与《共产党宣言》相比；正是《共产党宣言》导致了世界观、社会观方面最深刻的革命，它是新的科学的宇宙观包括作为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的开端。《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个以系统化的形式详细地研究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文件。还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个最崇高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件。它是为劳动人民，为他们的解放，为他们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写的。但同时，学者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不仅仅是也不简单地是理论上的文件，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政党的第一个纲领。由于宣言的诞生，空想社会主义的时代结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开始了。

前苏联学者在对《共产党宣言》做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非常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一、关于《共产党宣言》在前苏联的出版和传播情况

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宣言》出版和传播的历史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发展以及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所达到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水平、组织性和自觉性的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宣言》的出版和传播同无产阶级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宣言》读者的社会范围日益广泛，就会经常出版它的新版本；而随着工人运动的低落、反动派的压制，《宣言》的再版和传播就会陷入不利的处境。此外，不同的《宣言》版本也能反映出工人运动的水平。

有学者认为，历史已经证明，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几乎总是从翻译和出版《宣言》开始的。例如，把《宣言》译成俄文的是当时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领导者格·弗·普列汉诺夫。

但《宣言》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却是1869年秋在日内瓦出现的，没有译者姓名。这个译本有一系列曲解《宣言》思想的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推断，它的译者是巴枯宁。这个译本由于在寄往俄国时被扣留，因此没有广泛传播。

普列汉诺夫的译本出版于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写了序言，并对它做了高度评价。以阿尔吉诺夫、索科洛夫等人为首的莫斯科大学生小组于1882年秋天所建立的秘密的译者和出版者协会，对出版和传播《宣言》起了重大作用。

有学者经过详细考证，统计出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宣言》在俄国以胶印、油印和石印的方式出版了30次以上。此外还有许多手抄本，在一些小组中至少学习了12份手抄本《宣言》。列在手抄本之中的，有列宁完成的译本。十月革命前《宣言》的这些俄文版本，是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上的令人兴奋的文件，也是俄国革命家与沙皇的书刊检查机关和警察斗争的证明。

1903年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之后，《宣言》不仅用俄文出版过，而且曾广泛地用俄国其它民族语言出版过。如有乌克兰文（1902年版）、立陶宛文（1904年版）以及拉脱维亚文、亚美尼亚文的（1904年版）。

1905—1906年间，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俄国《宣言》得以合法出版，但很多版本都加了其它的标题，如阿列谢叶夫的译本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陶勃曼的译本是《历史哲学》，还有的版本是《现代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译本有许多缺点，对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专门创立了由列宁领导的前进出版社。列宁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都曾致力于《宣言》的翻译。

有学者考证，在俄国革命前出版的最好的《宣言》译本是1906年知识出版社出版

的弗·弗·沃罗斯基的译本。在1917—1919年它多次再版，并在三十年代再版《宣言》时作为校订的基础。十月革命后，《宣言》出版的份数是惊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出版的数量更加增加了，它的各种新译本出现了。据全苏图书馆的资料，截止到1973年1月1日在俄国总共用74种文字出版了2434万零1千份《宣言》。

有学者断言，《宣言》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出版和传播的历史正是证明了它的思想是有永垂不朽的力量和生命力。

由于《宣言》是一个历史性文献，因此对它进行注解就非常重要。曾任前苏共马列研究院负责人的梁赞诺夫认为，虽然《宣言》的整个基本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丝毫也未过时”，但正如其他一切历史文献一样，它也具有它那个时代的特征。

十月革命后在前苏联流行的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对《宣言》所作的注释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安德烈所作的注释。但梁赞诺夫认为拉布里奥拉的注释由于写得过于简缩和抽象，故有些地方比《宣言》本身还要难懂。而安德烈的注释则内容浮浅，有些地方平淡无味至极。鉴于此，他亲自为《宣言》写了本注释，这一版本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前苏联广为流行。

梁赞诺夫对《宣言》包括引言及正文四章共作了63个注解，内容丰富、详尽，而且非常生动。由于《宣言》中所谈的很多现象都已成了历史，梁赞诺夫在注解中补充了大量的事实，并引用了许多统计数字，其中有些数据是当时最新的统计。此外，梁赞诺夫在注解中还注意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以印证他们在《宣言》中的论点。同时，他也对《宣言》中的一些历史局限作了说明。如他指出《宣言》中对于各种反对党的分类现在只具有历史的意义，把这种分类

机械地搬到现代来是不正确的。

二、理论内容及逻辑结构 形成过程的研究

1. 关于《宣言》理论内容的形成

有学者认为，《宣言》内容的酝酿至成文大约经历了五年时间：

从1842年约至1843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从1843年春天起，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前兆和基础的形成过程开始了。主要的标志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思想，这是未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始原理；《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了科学地说明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第一次尝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原理随后在《神圣家族》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在质的方面的新阶段开始于1845年春。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的第一次概述；而1845年秋—1846年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则弄清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第一次在一般形式上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在一般特征上研究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此后，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找到了这一原理更准确的表达方式，它随后在《宣言》里被再现出来。

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弄清问题”，立即着手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准备条件。提出党纲的科学根据已经形成。

这个为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全过程，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三个发展时期：

(1) 1847年6月初，恩格斯：《共产主

义信条草案》。

(2) 1847年10月末，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3) 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照和比较这三个纲领性文献，就可以看到《宣言》内容形成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有学者在研究了《宣言》中的具体原理，如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意识的阶级性等基本原理的形成过程后断言，《宣言》的内容几乎所有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理论观点的发展成果。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这样一些理论著作中早有表述，甚至可以逐字逐句的比较。

2. 关于《宣言》逻辑结构的形成

①有学者认为《宣言》的结构直接来自《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这三个文献的章节是有某种一致性，略去一些细节，这种一致性甚至可以用表格表示出来：

| | | | | | |
|------|------|------|-------|-----|----|
| 《草案》 | 1—6 | 7—12 | 13—22 | — | — |
| 《原理》 | 透彻了解 | 1—3 | 14—23 | 24 | 35 |
| 《宣言》 | — | I | II | III | IV |

注：阿兹伯数字表示第几个问题，罗马数字表示《宣言》第九章。

这张表格表明，作为最一般的特点，所有三个文献在结构方面是彼此相符的。共同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宣言》之中，第一部分，现在是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来评述的（《宣言》第一章）；接着研究社会行将到来的改造和作为这种改造的最终结果的共产主义（第二章）。并不是最初的《草案》的所有条款都列入了《原理》的内容，但是《原理》的全部基本内容都被无条件地运用到了《宣言》之中。

关于《草案》的前六条则被彻底改造了。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些少数条款里，恩格斯曾不得不对“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幼稚的观点作出一些让步。

②关于《宣言》的一般体系，前后之间的逻辑结构、理论章节的特殊性。

在《宣言》第一章中对共产主义革命必然性的论证，“理所当然地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作为第一章基础的——无论是它的理论概念，还是它的逻辑结构——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成果：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揭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等等。

关于《宣言》第二章论战部分提出的用以反驳对共产主义的责难的四点反批评。有学者认为提出这四点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是为某种内在的逻辑所制约。前三点：财产、家庭和民族、祖国是与社会关系的三种类型：生产（财产）关系，家庭关系、民族关系相吻合；它们是作为三种不同水平或范围的关系而被思考的：在社会范围内、家庭范围内以及国家之间。第四点合乎规律地随之而生，因为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于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决定思想上层建筑。

财产—家庭—民族—意识，这种逻辑联系正与《宣言》作者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相吻合。依据它，社会结构理论从许多环节中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

三、对基本原理的论证

1. 正面论证及运用

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出发，认为《宣言》的出现，使社会科学的领域发生了一次革命的变革，对各种科学的研究赋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如在国家与法的研究方面，《宣言》中提供了辩证研究的典范。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的方法深刻而广泛地

对国家与法进行了分析，揭露了国家与法的阶级本质，并指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应有的态度。

还有学者认为《宣言》在显示它是辩证地考察现实社会进程的典范时，还充满了发展的思想——了解现实的唯一钥匙。如《宣言》中对经济、社会和思想意识的现象都是在发展中进行考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的阶级对抗也是从发展的观点进行分析的。因此，“在《宣言》所奠定的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从工人阶级的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工人阶级，是解决国际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许多重要的历史和理论问题的关键”。^①

有学者认为，历史已经像《宣言》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了。自《宣言》问世以来的这些年，正是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和胜利的年代，是在生活中使这些思想具体化而孜孜不倦地劳动的年代，是首先在苏联一个国家，然后在其他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创立社会主义的年代。经过这些年，科学的假说变成了理论，而理论具体化为实际。共产主义已经不是像当初那样在欧洲游荡的幽灵，现实社会主义生存着，并显示了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的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有学者认为，《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直接或间接地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基本方面：无阶级的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的消失、人的状况。同时，也指出了建立它的基本道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具体到苏联，就是要实行生产集约化、加快科技进步的速度以及给绝大多数人们的创造性、主动精神、健全的竞争开辟自由发挥的可能。现在，《宣言》预言的新的历史

^① A·A·勒金：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投机，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3期。

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并已被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改造的实践所证明。

2. 关于对《宣言》批评的反驳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运用的批判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方法论具有永久的价值：即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任何一种理论的阶级内容出发，揭示它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考察它是否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相符到什么程度。

有学者对当代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故意歪曲和否定《宣言》思想的理论进行了批驳。认为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关于这点，《宣言》中已做了批判。在当代，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虽然出现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说法，但其社会实质依旧。如右的修正主义者们全都否定《宣言》的核心思想，即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而用以知识分子为首的“新的历史联盟”代替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用抽象的人道主义代替阶级斗争学说等等。这正暴露了他们的阶级本质。

有学者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用“中产阶级”等概念来否定《宣言》中关于工人阶级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的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划分不是以“阶级”为依据的，“中产阶级”是多种至少是三种集团的聚合体。资产阶级学者这种社会阶层的构想，只不过想使工人阶级或者作为独立的社会集团从根本上消失，达到所谓“资产阶级化”。而实际情况证明这种臆测是站不住脚的，目前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仍是《宣言》中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固有趋势的直接发展。

有学者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宣言》中阶级斗争理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包括对美国学者J·罗克费尔的《第二次美

国革命》、G·凯尔维特和C·奈门的《分裂的历史、新左派与新资本主义》、D·德伦年的《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及T·伦杰尔《“共产党宣言”及卡·马克思和费·恩格斯》等书中的观点进行反驳。主要的论题是“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否正在熄灭和消失”。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是从歪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以及降低阶级斗争的意义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际是颠倒是非，及回避问题的某些方面。

还有学者对一些虽然承认“阶级斗争”概念的合理性，但却对它进行歪曲、阉割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包括对法国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如E·普谢《阶级斗争和社会》）的把阶级斗争仅仅归结为为了获得物质福利而使用暴力的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对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把一切阶级斗争归结为人反对同类本身“斗争本能”的表现进行批判，认为这种利用从生物学借来的论据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社会过程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统治阶级散布这类概念有其社会利益上的动因。

总之，学者们认为，《宣言》的全部基本思想，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它进行歪曲的企图实际上正是证明了它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

主要参考文献

- 1.《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注解，[前苏]果普诺夫，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2.《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38期。
- 3.《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 [前苏]叶·米·谢米里亨《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期。

近年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界 专家学者论《共产党宣言》

中国科社学会学术部

为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特从近年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界部分专家学者讲解和研究《共产党宣言》的论著中，分专题摘取一些较有代表性和最新的论述，以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共产党宣言》这本书

1848 年 2 月 24 日，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德文本（以下简称《宣言》）在伦敦出版。它当初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问世的。

共产党的建立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工业无产阶级是以蒸汽化为标志的现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产儿。16 世纪西欧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私人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新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步发展起来。到 1765 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加速发展起来，从此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使几千年传统分散手工劳动的农业文明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现代化不仅首先指工业化、机械化，而且还包括商品化、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城市化、知识化等，使世界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也造成了社会劳资两个阶级的两极分化，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两极分化，给广大劳动者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因此工人阶级形成之后就开始工人运动，并成为新的社会运动。如何解决工人贫困的问题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就有众多仁人志士提出种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案，然而长期处于空想阶段。到 19 世纪 40 年代，由于蒸汽化的社会生产力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广泛发展，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经济斗争到有组织的发展，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经济学等多门科学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已有可能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志同道合的德国青年思想先锋，陆续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初步阐述了新世界观。这时，在伦敦活动的主要由德国工人组成的正义者同盟这个革命团体，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盛情邀请他们加入同盟。1847 年 6 月在伦敦召开了同盟改组大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宗旨，决定改变组织名称，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式建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会上讨论了恩格斯拟就的名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纲领草稿，会后发给各支部征求意见。恩格斯于 10 月底又写了纲领第二稿《共产主义原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认真研讨了党纲向

题，并且委托党的思想领袖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份正式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施政方针和奋斗目标的党纲。他们呕心沥血，反复磋商，于1848年1月完成，2月发表。这就是《宣言》一书的由来。

在这本约2.5万字的文献中，他们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科学世界观，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种种弊病，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规律性，指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解放斗争的道路、任务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批判了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捍卫了共产主义的科学原则。《宣言》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列宁语）。它堪称袖珍版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和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宣言》中所昭示的真理，半世纪以来，它已经传遍了全世界，而且还将世代相传。它开辟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具有永恒的价值。

高 放：《传递世界的福音》，《人民日报》1998年4月4日。作者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最早的共产党党纲——从1847年春天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力投入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工作。这一年的冬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准备“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这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的第一篇序言中把《共产党宣言》称作“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因此，《共产党宣言》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早的党纲。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写了万千的著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列宁却把《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列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列宁认为，《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序言最多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前后共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篇序言。前两篇是他们合写的，后五篇是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单独写的。恩格斯在马克思离世以后的第一篇序言中沉痛地说：“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在这七篇序言中，《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本人论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背景和经验，基本思想和任务，以及如何运用书中的基本原理等重要问题；同时，还对《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的补充。这样，就使得《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同正文构成了一个严密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传播最多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2月发表的时候，就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等六种文字公布于世。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写第一篇序言时，除了德文版翻印了十二次，英文有三种新译本外，又增加了波兰文本和俄文本。1877年，恩格斯曾说《共产党宣言》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1885年，恩格斯又说“它已遍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到了1888年，恩格斯则总结说：“《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

的共同纲领。”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中国人民最早见到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1920年8月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这是《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中文发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921年的新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把《宣言》中的口号抄录在贺年卡的背后。陈望道和小组成员纷纷上街散发。人们见到了贺年片，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共产党宣言》。他们欢呼：“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上海来了！”

周锡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简介》，《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二、《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工人阶级中深深扎根，在实践中的巨大发展，必然引起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全部资产阶级科学的极大仇视和憎恨。频繁剧烈的围剿和攻击，一次次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推翻、被消灭，使得“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旅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列宁语）。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马克思主义已被驳倒、已被消灭，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这就从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攻击和围剿都掩盖不了科学真理的光辉。

苏东剧变后，资产阶级兴高采烈，宣称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气数已尽，马克思主义失败了、没用了、消失了。针对这种国际性的思潮，邓小平1992年春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高屋建瓴、拨开迷雾、坚定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须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些掷地有声的论断，鼓舞和激励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坚定信念，在实践中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而奋斗。

但是，不容回避的现实表明，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由于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理想要求之间的反差比较显著，因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很可能我们将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同这种思潮周旋与较量，需要花相当大的精力才能排除其干扰。为了回敬“过时论”的种种喧嚣，并帮助那些认识模糊的人们清醒，有必要阐明对待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为1872年德文版写了一篇序言。

他们不加避讳地指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第三章里“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第四章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的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

1884—1885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等文章中，谈及同盟和《宣言》时说过：“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使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自《宣言》发表那时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教导，已经成为150年来的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和创新；马列著作中的个别原理、结论和提法，会因条件的变化而不适用、过时和失效，这是不可避免的、无须讳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则是完全正确、普遍适用、至今仍然有效的科学真理，是各国工人政党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指南；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一定要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相结合。

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个别原理、论断和提法，不给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留下可乘之隙。邓小平在1979年3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说过：“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不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就是要坚持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由继承者们丰富和发展了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真理性和平普遍适用性；就是要求我们努力掌握科学理论体系、掌握基本原理及其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指导实践。

坚持和运用、继承和发展是辩证的统一。邓小平说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废除静止地孤立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离开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来读马克思主义，没有出路，也没有意义。要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科学地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深刻地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深远意义。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就要认真贯彻十五大的精神，全面准确地把握《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至今还是正确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各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

合。总之，要突出“一脉相承”和“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精神，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同弘扬《共产党宣言》科学真理的光辉统一起来。

吴雄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科学社会主义》1998年第1期，署名“本刊评论员”。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三、《共产党宣言》与“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

“两个必然”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斗争的过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决不会”是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发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显而易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得出上述两个结论的。在这里他们是侧重从社会发展规律性上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列宁称之为彻底的发展论）认为，不把握事物发展（包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趋势和结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总是坚持用这种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马克思曾经把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抽象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自然经济和人对人的依附阶段。第二是商品经济和人对物的依赖阶段。第三是产品经济和自由人的联合劳动阶段。马克思所说的这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曾提出著名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中轴线”原理。他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偶然性，但是只要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就会清楚地看出它最终是沿着历史的“中轴线”方向发展的。这条“中轴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的是运用这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对基本矛盾，随着这对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自身产生的尖锐矛盾，因此，它将被新的、更高级形态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决不是什么“永恒的社会形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分析是无懈可击的。正如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的，马克思“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列宁认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还认为，把握事物发展（包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仅仅到此还不够，还需要把握其发展的特殊性。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上看，如果不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就无法理解它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的偶然性，无法理解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一生中更多地分析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更多地关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由他们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日益

尖锐。他们要解决的迫切任务是实现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所决定的。但是，在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他们并不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条路。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思路就是有力的佐证。

严书翰：《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兼析“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必然”要区别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是关于必然性存在的论述；二是关于必然性实现主体、手段和道路的阐述；三是关于必然性实现时间的预测。这三者之间有内容上的联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以混为一谈。

马克思恩格斯作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性结论，不是出于痛恨资本主义的道路义愤，也不是源于向往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和产品占有方式是私人占有，它与生产社会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矛盾依然存在，生产力的发展就一定要打破生产关系的束缚，为自己开辟道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正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上解决了“两个必然”的问题，就是说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从客观上已经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两个必然”的理论已有近150年的历史。这期间，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那么这种变化和发展是否定还是肯定了“两个必然”的科学性呢？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它所决定的各种矛盾有了缓和，生产力得到较大的发展。这是事实。有人据此认为，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使“两个必然”的学说已经难以站住脚了。其实，资本主义这种发展为“两个必然”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明。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对资本属性的反抗，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不断被迫调整生产关系，以便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占有形式和组织管理形式先后发生几次变化，由单个资本发展到股份公司，再到垄断的社会资本，又到资本的国际化，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和变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的范围内进行的，不论它怎样调整和变化，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并没有改变。而且还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也在表明：（1）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2）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实际上都是为否定私有制而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在形式上作出改变，不是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是更加靠近了社会主义，最终将在历史的阶梯上成为社会主义的入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变化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但它却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明显征兆。这说明，“两个必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作出明确论断的同时，也对如何实现“两个必然”

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代表现代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是实现“两个必然”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的阶级斗争，争取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逐步建立自己的统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斗争是实现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手段，排斥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只会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入歧途。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他们强调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手段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来也不排除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争取统治权的可能性。他们还认为，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必须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获得胜利，而一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将被各国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而扼杀。当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后，认为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不一定要走西欧国家的老路，而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也就揭示了实现“两个必然”的阶级主体、一般手段以及多样化的道路。这种揭示和论述是有理有据的，也是科学的。其基本精神和原则，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不可怀疑的真理性。但把他们付诸实践，当然还要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出现两种情况。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想的那样，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这个事实也是符合“两个必然”的趋势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最终结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已经显露出来。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再加上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种矛盾激化，世界局势动荡不安，这就给无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冲破帝国主义阵线的薄弱环节，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条件。这样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一方面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它证明了“两个必然”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两个必然”实现的多样性。

秦刚：《怎样看待和理解“两个必然”》，《理论前沿》1997年第4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四、《共产党宣言》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它们的生产关系却基本上还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显得反而比二战以前来得缓和；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它们的经济危机没有象1929—1933年时那样具有广泛而严重的破坏性，而且那里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像二战以前那样尖锐、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首先是因为在二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采用了一系列调节自身矛盾的新举措的缘故。

随着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大大加强了。这种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各个领域内，调节资本主义的矛盾。

首先，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扩大了国家在规划生产、调节价格方面的

作用，并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对科研的拨款和教育的普及，通过国有企业为私人经济提供补贴和优惠、原材料、动力、市场、投资以及必需的劳力，帮助私人经济解决自己不太可能解决的种种问题等措施，去推进生产力继续发展，新的科技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又在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上不断调节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在二战以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公司法和税收法去鼓励和支持所谓企业对雇员的“财务包含”即“雇员持股计划”的发展。它们把这当作是瓦解工人抵制的一种有效手段，希望通过让工人分享企业利润这种财务上的利害关系，把工人阶级变成拥护利润目标、认同管理、更艰苦地干活的“经济男女”。在美国，据1990年劳动力工业关系调查，劳动力分享所有权方案的覆盖比例，从1984年的占22%增加到1990年的占34%，而如按企业计算，1990年已发展到覆盖约40%的企业。而在美国，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雇员更由1975年的100多万，发展为1985年的1000多万；实行雇员持股计划的公司，则由1986年的4700家发展为1990年10000多家，有人估计现在已达到150000多家，覆盖劳动力2千多万。当然，由于雇员持股计划并不赋予雇员以参与企业的经营和决策权，雇员所持股票和资本家的股票相比，不仅数量悬殊，而且性质迥异，它只相当于雇员的小额储蓄存款。所以，这种雇员持股计划并没有改变资本家对绝大多数企业实行控股的实质，却造成了使一部分雇员成为股东的外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劳资的阶级界限。

在企业中劳工和管理的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大都实行工人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制度。最典型的是原联邦德国在有1000名雇员以上的煤钢企业中推行的劳工—管理“对等共决”制度：在这类企业负责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免和监督的监事会中，一半席位由劳工代表担任，另一半席位由股东代表担任，监事会中的劳工监事还对董事会中的劳工董事的任命有否定权；原联邦德国企业的雇员还通过职工委员会中的代表参与企业的基层管理，它监督一切适用于雇员的法律、规章、保健、安全措施、签订的劳动协议得到遵守。虽然由于法律规定监事会要在表决问题时，由股东代表担任的主席有投第二票的权利，因而这种“对等共决”在实际上并损害企业的管理特权，但雇员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的制度却因为把劳资、劳管关系在表象上变成“社会伙伴关系”而带来了社会稳定效应。据统计，在1970—1994年间，联邦德国总共只发生过罢工36次，由此损失的工作日数量远远低于许多没有实行法定的雇员参与制度的西方国家，以1968—1978年间为例，在美国是1000名工人平均失去工作日545个，英国是446个，日本是139个，而联邦德国只有49个。

在分配关系方面，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其规模和费用极其庞大，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反映了社会要求国家保证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需条件的需要，调节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和周期过程，以及维护再生产的外部条件的需要，所以，国家就通过税收方式，把社会劳动力价值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家手中统一掌握和运用，又通过提供社会福利的方式对这部分价值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制度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造成群众无偿享用各种社会福利的假象，并在阶级内部促使收入均衡化，使之成为阶级对抗的缓冲器而推出来的，但由于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因而又确实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与经济危机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经济危机之所以比战前缓和，是和资产阶级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上，采取一系列调节矛盾的新举措分不开的。

开的。诸如此类的这些新举措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内构成了一种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极力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到改良主义的渠道中去而避免社会爆炸，从而推迟了“两个必然”的实现。

徐秉运：《“两个必然”的思想永放光芒》，《科学社会主义》1998年第1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当代由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飞跃所推动的“全球化”，使列宁所分析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各项特征，都更加深刻和扩大了，并且充分表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世界性特征以及它在全球范围的扩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世界的扩展，必然带来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表现——最大限度地追逐资本主义垄断利润的规律，更加深入地、无所不在地充斥于全世界，支配着全世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以至政治文化活动。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有所不同；但由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之中，实行对外开放，也不能不严重地感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这个问题这里不作专门讨论。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它的展开所带来的恶果都特别突出、特别严重地表现出来。

第一，贫富两极分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国内、国际范围的社会阶级矛盾。虽然资本主义向全世界加速扩展，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格局、它的核心基本上没有变化。一个世纪以前以美英法德意等欧美几大资本主义列强和亚洲的日本（1900年侵华八国联军的基本阵容），虽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不断发生由发展不平衡规律引起的此升彼降的变动，但至今仍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所谓“七国集团”）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部分，控制和剥削全世界极其广大地区。首先在这些富国内部，一方面是以剥削全世界为条件的富裕而引起的腐朽度加深。全社会都陷入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和道德破坏、精神空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导致过度消费和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两极分化严重，富裕阶级和贫困阶级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次，少数富国之间虽然较以往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合作和经济上的互相渗透，但它们之间在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转嫁危机等方面，特别是在争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方面，竞争和斗争也更为激烈和多样化。尤为重要的是，少数发达国家同整个不发达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了。少数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通过援助、贷款、贸易和直接投资等渠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新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剥削，固然造成这些国家对他们经济上的依赖和政治上的依附，造成南北之间更严重的贫富分化。从30年代到90年代，富国和贫国的收入差距，从30倍增加到150倍。

第二，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也扩展到全球范围，出现了新的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无计划性以及由它造成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严重浪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本性。在一个企业、行业内部甚至某一国家的一定范围内，资本主义虽然在经济技术发展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此有所克服，加强了计划性，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办法不过是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现在，这就表现为全球范围更大的盲目性、无计划性和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近来西方报刊上也日益增多地发出了不样的声调。

第三，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全球化，还引起或者加深了各种更为广泛的复杂的矛盾和危机。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区性和不同民族或国家内的问题。在富国即少数发达国家内部，除了高消费、高浪费和整个社会生活的腐朽性以外，还有民族、种族矛盾、排外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复活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萧条和失业增加的情况下会更严重地发展。在穷国即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由此派生的问题和矛盾，如东欧、中亚特别是中东地区，民族和宗教矛盾现在就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固然有其历史的渊源和地域特点，但无一不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相联系。中东的复杂矛盾都有美国在插手，美国所以花费如此精力又源于这里丰富的石油，这是尽人皆知的。

另一类是全球性问题。首先是资源的浪费以至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渐枯竭。这种情况直接源于富国的高消费和资源浪费。例如，美国人像流水般地消耗来自中东的石油，美国每个人因用纸等需要，一生所消耗的木材大约为 80 颗树木，美国一个婴儿的物资浪费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 30 个婴儿。试问，全球的资源能容纳几个如此消费的美国？由此可见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以美国为榜样进行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是多么荒唐可笑！其次是公害横行，生态环境恶化。罪魁祸首仍是少数富国。例如，已经污染地球环境几百年的美国，至今仍是最大的废气排放国，温室效应的最大制造者。而在各种讨论治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富国们都逃避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对刚刚实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却提出苛刻的指责和要求。这不仅是民族自私问题，归根到底仍是垄断资本不愿放松（更不要说停止）对高额利润的追逐。因为正是追求剩余价值、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是谋求健康稳定的发展和全人类的共同富裕，才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绝大多数国家竞相发展技术和经济的根本目的。《共产党宣言》里讲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时的一句话：“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当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同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扩展到全世界的最后阶段时，我们可以套用宣言的说法：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全人类同归于尽。

卢之超：《〈共产党宣言〉与当代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1998 年第 1 期。作者系全国政协研究员。

五、《共产党宣言》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宣言》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这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呢？是一部潮起潮落、跌宕起伏的变动不居的历史。在 1848 年 2 月《宣言》初次发表之时，它还不是一件如现在有人想象的那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在西欧社会公众的眼中，它不过是一个秘密小团体发出的微弱呼声，在世界其他地区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宣言》发表 72 年以后才有中文版问世。这种情形，恩格斯在《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曾经描述过，指出《宣言》诞生之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悠悠岁月，随着世事沧桑巨变，它时而走上前台，成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时而推向幕后，甚至“似乎从此要被人遗忘了”（均系恩格斯语）。推而广之，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这样。本来是博大精深，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伟大学说，有时却被曲解为封闭的、排他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理

论；本来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善于从实践中汲取力量，最富于创造性的学说，有时却被曲解为脱离实际的、僵死的教条；本来是站在时代前列，发挥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的理论武器，有时却被曲解为落伍的、过时的、束缚思想行动的精神枷锁。

《宣言》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昭示我们，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要有一种例如郑板桥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精神。这就涉及共产党人对待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的态度。刘奇同志说得很好：“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有一件事是终身不变的。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即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这一条变了，“就叫动摇、变节或叛变，那是党员最大的耻辱。有了这一点不变，然后其他一切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千变万化，不变是变动的标准和尺度。”

《宣言》的目的和意义，不在于绘制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蓝图，而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只要稍微认真地阅读《宣言》全文，便可发现它除了在第二章结尾说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此外，再也没有对未来新社会进行过具体的描述。不仅如此，随后在论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两位作者对于空想家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计划”，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他们的这些主张“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由此可见，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及其理论形态的角度来阐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着重点。科学共产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的区别即在于此。换言之，科学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它把共产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置于变革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实践和认识之中。这种实践和认识是同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世界进程同时发展的。《宣言》问世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逐渐从西欧一隅扩展和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使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共产主义运动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阶段；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由于其基本原理同不同时代特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表现出有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然而，无论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都已成为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光辉篇章，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伟大动力。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运动，早在我们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已经发展到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新的历史阶段。由此可见，在当代世界，不关注共产主义运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便无法洞察人类社会的现状和前景。这一点就连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托夫勒先生也不讳言，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就等于半个文盲。”

因此，共产主义信念并不是虚无缥缈、高不可攀的“自在之物”。它既是崇高的、宏伟的，又是具体的、实在的，是体现在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体现在现实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之中的。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就是坚持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未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运动不断向前推进的结果。

张式谷：《重温〈宣言〉，再论共产主义理想》，《科学社会主义》
1998年第2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六、《共产党宣言》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在1842—1844年间，通过革命实践，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合理的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又将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人类历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宣言》并不是哲学著作，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预测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作。学习《宣言》，首先要注意学习和领会这本著作中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也就是思想路线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宇宙观即世界观。毛泽东指出，自从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从被动转入主动，中国革命面貌就为之一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宣言》中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反之，“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可以说，社会主义怎样搞，走什么发展道路，首先是个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重新探索和开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关系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终极原因。《宣言》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由于对《宣言》上述论述重视不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偏差，曾有过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失误，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竟批起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才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力有个方向问题，即为谁发展生产力。《宣言》指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既是生产力标准，也是人民利益标准。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近20年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

《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提出以民主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新构想，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我们党领导广大群众通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缺乏全面理解，只把它看成是手段，不视为目的，满足于实质上高于资产阶级民主，长期忽视民主法制建设，致使一个人说了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我们不再把民主只看成是手段，而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我们在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切实推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阶级感情或道德原则出发，而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看成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

我们党坚持了《宣言》的思想，建国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为适应现有生产力的状况，又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始终注意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保持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当前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既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又是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过去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失误，不是《宣言》的过错，而是我们教条式的理解。一是《宣言》指出实现公有制有个过程，我们对这个过程理解得过死；二是《宣言》强调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我们将其普遍化，消灭一切私有制，实行纯粹的公有制，不允许其它经济成分存在，甚至把小生产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掉。须知，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纯粹的现象是没有的。任何社会都不会那么纯而又纯，除了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外，还会有前一社会形态所有制的残余和后一社会形态所有制的萌芽。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它的初级阶段也是如此。所以，实践中的失误，不能一味推给前人，责任主要在自己。十五大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和公有制实践形式多样化的观点，是对《宣言》中关于公有制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海陆交通的发达，不仅破坏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封建割据状态，而且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互相信赖所代替了。从此，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如此。这是使资本主义在它统治的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上述论述的准确性，被一百多年的实践所进一步证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并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各国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断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与激烈；二是新科技革命趋势席卷全球，高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大潮迅猛兴起，它将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一场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而不能闭关自守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也就是开放的社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基本国策的主要依据。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邓小平指出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我们这样做，不是离开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以赢得对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以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出发，在论述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时深刻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论述未来社会时又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而且要坚持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统治思想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体系，又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我们党坚持了《宣言》的思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随着改革的深化，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现在已是经济多元、利益多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不能多元化，不能搞理论多元、文化多元主义，而必须坚持一元。

用先进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他们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一个联合体，即后来所说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中国共产党就是根据《宣言》的思想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重大成就。在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执政、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比喻为一项“伟大的工程”。邓小平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建设好。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在跨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的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赵 喇：《〈共产党宣言〉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纪念〈宣言〉发表 150 周年》，《科学社会主义》1998 年第 2 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是否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呢？《宣言》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同时《宣言》又提出，如何运用这一原则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宣言》并没有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要一律立即完全消灭私有制。我们正是遵循《宣言》的这一要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当然，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决不会认为私有制是永存的。在社会主义进入更高的阶段以后，私营经济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不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恰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另一种情况是主张不断缩小公有制经济，无限地发展、扩大私有制经济。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要搞私有化。但由于不便公开讲，有的人便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为其搞私有化制造舆论。例如，有人提出，要超越“姓公”和“姓私”的争论，就是说让人们不要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这真是妙论。众所周知，公有制和私有制是泾渭分明的。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党的十五大何必还要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呢？要知道，这“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就包括私有制经济在内，十五大的这一提法本身就已经把公有制和私有、“姓公”和“姓私”严格区别开来。我们决不能抹杀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也不能允许有人通过抹杀二者的区别来掩盖其搞私有化的企图。又如，有人提出，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更是高见。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私有化，或者说搞私有化也是社会主义了。天晓得这种私有化的“社会主义”是哪一家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些人会把私营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们的根据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不能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从认识上说，有的人这样看是由于他们把不同的概念混淆了，没弄清地位、作用和性质的区别，把地位和作用当成性质了。很显然，十五大的提法指的是，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指私营经济的性质。从思想上说，有的人这样讲是有意制造混乱，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有和私有的界限，为他们搞私有化制造舆论。

总之，在关于私有制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理解和运用《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思想，既要坚持最终要消灭私有制，又要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和鼓励私有制经济有一定发展。否认在现阶段有必要允许和

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是错误的；主张无限制地发展私营经济，鼓吹搞私有化，也是错误的。

曲春邦：《<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和我国当今的实践》，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七、关于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1872年《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肯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强调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们要求不要机械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要把一般原理同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结论，制定新原理。《宣言》发表150年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不断丰富发展，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给它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在同实际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原有理论的典范。他们在《宣言》中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之后，不断根据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提出新思想和新原理。他们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不断革命、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得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在同拉萨尔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对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阐发，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个过渡时期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善于结合实际不断创新，而且勇于修正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毋庸讳言，《宣言》是时代的产物，有些论断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例如，《宣言》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据此作出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估计。但1848年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事实证明他们的估计不符合实际。他们很快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估计。恩格斯在晚年还就此作自我批评。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变化着的实际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使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增补新内容，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

列宁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结合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俄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他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出了新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具备适当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帝国主义链条就可能在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他阐明了不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多样性和经济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提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为了尽快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他制定了新经济政策，

提出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把市场作为改造旧的经济结构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杠杆，提倡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些新思想、新理论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所以有如此多的理论创新，在于他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实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我们党没有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词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一切从本本出发、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的特点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些光辉思想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宣言》发表 150 年来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同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当前，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指引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完成这个宏伟任务中必将获得新的发展。

顾佛勇：《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求是》1998 年第 4 期。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一再教导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靠本本所能解决问题的。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

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实践中自觉运用、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庄严历史责任。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把《宣言》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必须考虑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例如，《宣言》中说“消灭私有制”，这无疑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根据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来决定如何对待私有制的问题。我们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地追求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大二公”。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十五大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些决策是对《宣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今年全世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都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满怀信心地迈向 21 世纪。

李兴耕：《全面把握〈宣言〉的基本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1998 年第 1 期。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历史更是生动地证明了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教条主义则曾经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革命才取得的。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非常曲折的道路。其间交替出现的挫折和胜利都同我党是否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相关。

在建国初期的七年中，我党实行了“学习苏联”的基本方针，但这种学习并不是照搬，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分析地学习。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同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联邦制、苏维埃制度、一党制。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有力的权力制约体制和机制等与苏联体制类似的毛病，但我国的体制比苏联体制有弹性，能够承受政治风浪的冲击，再生能力、自愈能力都比较强。

而在经济体制和文化建设上，“学习苏联”虽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存在局部的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使我们今天面临着国企改革的艰巨的任务。

1956、1957 年，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苏为鉴，实际上开始提出了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

可惜，当党面临着工作重心转移而需要特别谨慎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逐渐骄傲起来了，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直到发生十年“文革”这种全局性、长时间“左”倾的严重错误，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里的问题是：从理论到实践坚持同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的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模式的弊病，对斯大林的错误已经有了一定认识的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在其晚年还犯了类似的他本人曾经批评过、反对过的错误呢？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总的说来，是因为他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在 20 年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伴随着一场思想路线方面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问题在于：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还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固守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是扭曲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们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

问题很清楚，如果我们党不排除这些纠缠而用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去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业就不可能会有今日的新局面。

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个半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使人坚信，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黄宗良：《最好的纪念：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后记

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积极配合全党正在兴起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精心设计、组织编撰出版了这一期《科学社会主义》特刊。

本期特刊体现了今年 3 月 20 日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联合召开的纪念《共产党宣言》150 周年研讨会的理论成果。

本期特刊编撰工作是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江流教授领导下，由严书翰、康绍邦、刘俊杰具体承担的。中央党校吴雄丞、汤有伦教授具体指导了本期特刊的编撰工作。胡振良、青连斌、刘海涛、吴运民、陈冬生、左凤荣、葛宁、朱可辛、谭荣邦、孔柠、李玉、丁捷和程福生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本期特刊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向他们和这些单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1998 年 4 月 25 日